

中華書局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印刷發行
(月刊雜誌)

2845

東北文壇

贈閱

121-5
(1945)
創刊共5

創刊號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藏

東北文學叢刊

第一集十二冊

I 獄中記

長篇小說
但娣著

II 夫婦

長篇小說
張文華著

III 誘惑

短篇小說
韋長明著

IV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短篇小說
舍黎著

V 懸崖

短篇小說
但娣著

VI 夜航

短篇小說
藍苓著

VII 春天一株草

詩集
韋長明著

VIII 露華集

詩集
沈重著

IX 勝利之歌

詩集
張文華著

X 流雲集

散文集
朱堤著

XI 未定草

散文集
葉櫻著

XII 螢

散文集
方季良著

R
824.5
137.3

詩叢刊

A列6 100—200頁

I	七月	韋長明	既刊
II	靈草	方季良	既刊
III	海風集	張文華	近刊
III	泥濘	金羽	近刊
V	露華集	沈重	近刊
VI	海藻集	田兵	近刊
VII	涉渡集	韋長明	未刊
VIII	金字塔	勵河	未刊
IX	航海	朱媿	未刊
X	無題	舍黎	未刊
XI	江山	韋長明	未刊
XII	晨夢集	張文華	未刊

東北文學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第一卷第一期（通卷第一號）

封面

董鳳

發刊詞

編輯人

卷頭詩

祖國

吳桐……（二）

小說

血族

但娣……（四）

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朱媿……（三九）

呂乾娘身邊底人們

舍黎……（五四）

泡沫

藍苓……（六八）



誘惑

詩

韋長明

(三五)

勝利之歌

張文華

(三五)

你揉碎了我底夢

金羽

(四八)

種子

沈重

(六四)

黃塵

散文

田兵

(八〇)

勿忘草

藍苓

(三二)

彌補

乙梅

(五二)

世界作家介紹

羽茜·阿三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五三)

編輯後記

編輯人

南京圖書館藏



643739
南京圖書館藏

東北文學發刊之辭

爲了不耐晨光到來之際的沉悶的昏睡，乃有人敲起洪壯的鐘聲；爲了要突破眼前的充斥於文學界的混沌狀態，我們纔發刊了「東北文學」。

東北文學是爲呼應建設中國文學的巨濤，而作爲同運動的一支軍旅而產生的。在「文學」之上雖冠以「東北」，但並非意味着割據的或是門閥的。反之，正欲以此一份微弱的力量，來參預創建中國文學的大業。

在它沒有出刊之前，我們已充分知悉了，這未必是一條很好走的路，也許是泥濘而又崎嶇；但我們要排除萬難而開拓着這條路走向前去的決心，却始終無任何變更。

在此，我們願鄭重來披陳的，乃是本刊既不是爲某部份人壟斷的同人社誌，它也不是爲某個團體專屬的宣傳刊物。它廣汎的有待於從各角落各方面擲以協力，而是東北愛好文學，並在爲文學獻身而工作的，同路者的總集體；它的發展和拓進都有待於深湛了解我們的同路者抽出熱情的援手。

我們深惡徒事架空的文學理論，但我們也絕不反對與創作相輔並進的正確的道標；我們並不以淺腐的幾篇創作便爲滿足，但我們却相信唯有赤裸的獻出來真實的作品，才能有助於我們的工作。

是的，我們的希冀也許是過於高遠，用以推進這希冀的力量也許還太綿薄，但我們願群策群力，以最大的努力做一點渺小的工作，這就是我們有信心；抱着這信心向前走下去的脚步，這就是我們的勇氣。爲了，我們不能甘於現實的沉悶，我們要挺起身來，鼓起勇氣，奔向我們要走的路途。

同路者：勿須猶豫也不必躊躇，伸出熱情的援手來吧！

學文此東

期一第 卷一第



行刊司公書圖民國

祖 國

吳

桐

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巨漢
所背負的歷史有五千年
他的身上既不知道疲倦
他的心裡也不曉得厭煩
他只是在瞪着兩隻大眼
有時候仰望頭上的青天
有時候俯看腳下的山川
嘴裡却從來不會發一言
就是有賊人來掠奪疆邊
他也悠悠然竟裝着不管
但生了氣時便抬起大脚

把東瀛的小鳥一下踢翻

現在好如由夢中醒來一般

他抖擻掉了渾身的懶

雖然步伐是有些遲慢

却邁開大脚一直地向前

這巨漢我們非常喜歡

他的身體永遠那樣強健

他的心裡雖然愛好和平

却也有一顆英勇的魂膽

你看那東方的曙光已現

彩霞在映照着他的臉

他如今一定會鼓舞一番

使這世界更光輝更燦爛

血 族

但 弟

隔離病院的門前，停着一輛汽車。

哥哥扶着妹妹從病室中走出，妹妹蒼白的臉，和一双無光的眼睛，她病弱得那麼可憐，不住的在石子路上打着幌。

哥哥滿面的風塵，因為他是從遙遠的地方趕來的。

兄弟默默地走向門外，在汽車前停住了腳步。

車夫正在修理一件車上的機關，他一邊扭動着發動機，一邊向登進車

箱的兄妹說：

「真是命大，幾個進過病院的都是死着出來的。」

哥哥聽了聽病弱的妹妹，心中十分喜悅，也異常的難過。

汽車夫修理好了發動機，就將車子開馳向前面的一條大路上。

在哥哥苦笑的臉上浮動着苦澀的微笑：

「連他也這樣的說呢，你活過來真是幸運呀！」

妹妹靠着車背子，她感到有些寒冷，因為她病得太久了的緣故，嬌耐

住一點風寒了。

「我有些受不了，這風太硬了。」

妹妹望着那掉了玻璃的窗子顛聲的向哥哥說。

哥哥伸出一隻粗黑的大手，將自己的破大衣脫了下來替妹妹披上了。

妹妹向窗外望去，她看見街上的行人，全都是那麼的健康，新鮮，

朗，喜氣揚揚的走着絲子。

「人們都是那麼的快活！」

「唔……」

他彷彿沒有聽見妹妹在說什麼似的哼了一聲，便在膝蓋上展開了一

破布似裏，那裡面裝着一些煮熟的土豆，遞給病弱的妹妹了。

「吃點吧！」

「不，我什麼都不想吃。」

「半夜三點鐘就從八百壩出發了。」

哥哥低着頭貪戀的吞食。

「瘦子好嗎？」

「孩子一天把牠快累死了，照從前瘦多了，也老了！」

「小茉莉好嗎？」

「沒有奶吃。」

「茉莉的哥哥不是因為沒有奶吃死了嗎？這一個可別馬虎了。」

「不馬虎又能怎的呢？」

汽車門的一聲在車站門前便停下了。

哥哥掏五元票子，他道歉的向車夫說：

「太對不起了，沒有更多的錢了，不然就多給你幾個啦。」

哥哥扶着妹妹走下車向票房子走去，哥哥用手扒拉着擁擠的人群喊着

說：

「借借光，借光，」

妹妹踉蹌的跟在哥哥的後面走向三等候車室了。坐位也沒有，哥哥就

把包裹放在地下，替妹妹做了一個坐位。妹妹無力的依着牆壁坐下了。

「妳坐着等一等我去買票。」

她因為病得太久了，極度的衰弱，她覺得頭有些發昏了。她依着牆壁

緊閉着眼睛，她想六個月了，也許是沒有人關心她已病得這樣了吧？思想

使她感到了無限的憂傷……。

哥哥買來票，就依着一個角落裡坐下了。煩悶的燃起一隻紙煙。

X X X

候車室的壁鐘到了三點。候車室的「大機」放送了。

「X X行的列車，請到三號出口排起來！不久就要剪票，請注意！」

往X X行的列車……。

哥哥扶着妹妹走出候車室。

出口口處擁擠着許多背着司囊的旅客群，亂哄哄的吵個不止。

妹妹被擁擠的幾乎要跌倒了，她顫聲的喊：

「別擠我呀！我有病。」

「這位老太太借借光，她有病，給他讓個位置不好嗎？」

「老太太，我病了。」

妹妹也懇求般的說。

「病了嗎，看樣子是病了呢，顏色這樣的不好，就站在這吧！」

老太太讓開了一個位置給妹妹了。

「小妹！妳把包子放在地下，站不住，坐着等車吧！」

妹妹便無力的坐下了。

「這姑娘病得把頭髮都脫落了呢！」

「是的！她長了一場大病，差不多死了呢！我將從醫院將她接出來

的！」

「打算往哪去呢！」

「回X X去。」

「不要擠呀，我有病。」

大隊裡又擁擠了許多人，使妹妹喘不上氣了。

「姑娘，你得站起來呀，不然一會就被擠出去了。」

妹妹便站了起來，哥哥看一看時間還早，就走利賣店去了。她想替

妹妹買點水菓在火車上吃，但是掏衣袋，只有三塊錢了，他又空着手走回來。

開始剪票了，大隊騾動着。

「小妹，出了票口，我先跑上去找坐，你慢慢走，小心別跌倒了。」

大隊擁出了出札口，便都向停着的列車跑去。

妹妹一個人慢慢的落在後邊了。

× × ×

妹妹趕登上車，在一個車箱中，他找到了哥哥，他們便坐在靠北邊的一列車箱中了。

妹妹無力的依着車窗在休息，她感到異常的疲倦。

哥哥將包裹放在車架上，他有些熱了，敞開制服，於是黑雲的脫掉

紐扣的襯衣就露了出來。

車箱對面的朝鮮人也熱了，就將窗子打開了。

風吹進來。

妹妹用手擋着她的前額，向哥哥說：

「三哥！我有些受不了這裏。」

哥哥就把坐位換過來了。

車在綠色的原野中穿行着。

哥哥看着妹妹那難受的樣子，向她說：

「小妹！你倒一會吧！」

妹妹的痛骨格被硬的車板隔得有些發痛，於是即便在哥哥的身後躺下了。

× × ×

昏昏時候，就落起小雨來。

火車怒吼的進了××站驛。

哥哥伏向妹妹說：

「小妹！我先下車去騎馬車，你慢慢的下吧，小心別跌倒了。」

車停在站驛了，人們喧嘩的擁擠的下了車。

妹妹落在人群的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移動着。

那時下站的人幾乎都走盡了，她移出了出札口。

雨已住了，她無力的掩緊衣襟在風中打着寒顫。

男人，女人許多從後邊走來的都趕過她的前面了。夜霧迷漫着，候馬

車的地方站了許多人，她在人群中找不到哥哥，只好衰弱的坐在一角處

裡休息。

許久，哥，從三輪車的行列走出來，向妹々搖着手喊：

「小妹！我在這裡呢！」

妹々走過去。

「已經沒有車了，這是同事找的車，讓給我們坐了。」

哥々就將妹々介紹給一位站在車旁的青年了。

「這是家妹，我今天才從醫院接出來的，她病了半年多。」

妹々向那青年說：

「太對不起了！」

「那兒的話呢！」

妹々坐上了三輪車，哥々喊：

「把這錢拿去！」

妹々握着三元錢，向哥々說：

「你怎麼辦呢？」

「我走着回去。」

妹々の三輪車向前面的一條大路馳去。

哥々落在後邊，疲憊的跋涉在泥濘的夜道上。

妹々の車在夜街上馳跑着，那全是去年走過的熟悉的舊道，每個角落

都給她莫大的感傷，她用眼睛望着那些舊街道自語：

「我又活了，又從新的見到這些了。」

松花江的波濤，臨江的街房……。

她瞧着自己，自己消瘦的樣子。用一隻瘦手摸了一下她憔悴的髮

絲……

車子走到八百端的時候，她便聽到那墮野驕着的一片蛙聲……。

「已經是夏天了嗎？」

老車夫喃喃的答：

「五月啦！小姐，還有多遠路呀？」

「這條路子我很熟，但是我却看不清這是那兒了。」

「前面便是火車站了，再走々便是柴市了。」

「過去火車站，那排紅房子的近旁就是了。」

x x x x

「站下吧！」

車停在一個長滿蘆葦的門外。門前面有潺潺的流水。一座灰色的灰磚

小屋，彷彿沒有居住一樣寧靜的無一點氣息，也沒有燈光……。

院落裡響着一片寂々の蟲聲……。

妹々走下車子，向裡面喊：

「三嫂，你睡了嗎？」

嫂嫂摸着孩子，並沒有睡，她聽到了妹々の聲音，推開孩子說：

「妹兒，老姑回來了！」

她走下去替妹々開了門：

「妹々，你好了嗎？」

「我又活過來了。」

屋子黑々的，她嫂子看不見對面的臉像。

「怎麼沒有點燈呢？」

「老也沒有倒出錢接電燈。」

嫂子燃一隻火柴，點了一盞豆油燈，屋子便放亮了。

妹々爬向炕上，看見了小茉莉，那孩子癱着屁股爬着，仰着頭凝視着

新回來的妹々。

「嫂子！快給我倒出一個地方吧！我有些耐不了。」

嫂子在炕頭上將破褥子鋪好，妹々便躺在上頭了。

在幽暗的燈光下，妹々和嫂子相望着。

嫂子伏向妹々の枕旁驚疑的說：

「怎麼瘦成這樣子了呀？」

「嫂子！我差點兒喂了狗呢！」

「已經不像妳了呀！」

「我想：我不會再和你們見面了，就那樣和人鬧沒有說一句話的死

了！」

妹々用疲倦無光的眼睛瞧了瞧嫂子。

「三嫂！妳再靠近一點，我看，妳。」

許久她又說：

「妳怎麼這樣老了呢？」

「怎能不老呢？生活把我弄完了。」

「小茉莉也長得那麼大啦，茉莉妳過來，妳認識姑々不？」

小茉莉看着病得可怕的姑々，含着眼淚彷彿想哭了。

嫂子拖着破鞋，拿着油燈走到厨室去，她在黑暗的厨室裡伸出兩隻凸

露青筋的手，拿着斧子劈着柴，在鍋底燃着了。

x x x

「驚呀！把門開！」

門開了，哥々走進來，他疲倦的向嫂子說：

「小妹回來了嗎？」

「一個多鐘頭前便回來了，她在輪着呢。」

x x x

飯好了，嫂子輕悄的搖着妹々的一隻骨頭的手：

「小妹！起來喝點稀粥吧！」

妹々朦朧的醒了。

哥々吃着高粱米紅飯。

妹々吃着黃色的粟米。

「只要病好了，比什麼都強。」

哥哥和嫂子都這樣的瞧着病得可憐的妹妹嘆息着

X X X

夜裡，孩子哭，嫂子便醒了。

妹妹並沒有睡去，她很久便在失着眠。

「孩子怎麼的了！」

「孩子胃不好，夜裏就肚子痛！妳還沒睡嗎？」

「沒有！嫂子，我一想到爸爸我就難過。」

「想爸爸做什麼呀？」

「爸爸不是也病了嗎？」

「誰告訴妳的！」

「三哥告訴我的。」

「妳三哥頂不好了，我還囑咐他別告訴妹妹，因為妹妹病將好。」

X X X

夜是那麽長，妹妹覺得身子很難過，不住的在呻吟着，一隻貓從牆頭

上跳向地下去了。

X X X

早晨晨光從玻璃窗透進來，妹妹醒了。那時大哥都醒了。

「小妹！妳好了嗎？」

「很好，我算知道了，還是家裏好，下半夜睡得很好。」

孩子不住的哭泣着。

「小茉莉！姑奶奶有病妳不許鬧呀！」

哥哥就將小茉莉背了出去，不一會又從外面背進來。

「小茉莉！妳好好的，爸爸得回小雞了。」

哥哥因為生活，他買來十隻小雞，預備下蛋好賣掉換些青菜吃。哥哥

邊喂着那棉花團似的小雞，高興的說：

「六個月就會下蛋了。」

X X X

哥哥喂完了雞，便戴着油污的帽子上班了。

嫂子在替孩子洗臉。

妹妹向嫂子說：

「盧先生結婚了嗎？」

「聽說訂婚了。」

「六個月什麼都變了。」

「妳是不是有些後悔了。」

「沒有，我決不會輕意就結婚的，而且那時我決對不能結婚。」

「真是錯過一個好機會呢。家產，人品什麼都很好。」

「那並不是我所希望的。」

「驚慌！把門打開呀！」

哥哥端着個大木箱子，裏面裝滿浮出的小雞，唧唧的叫着。走進屋子，他把箱子放置在炕上。嫂子望着那木箱子吃驚的問：

「你瘋了嗎？」

「又買來一百，這小東西，到秋天就給我們下蛋了呀！」

「你等着吧！」

「這就是一筆大財呀！」

她一邊擺弄着木箱子中的小雞，一邊嘰嘰咕咕的自語着：

「這就是公雞，這就是母雞，我一看就認的，凸凹就會看出來的。」

嫂子看着那些雞，不高興起來了，她就討厭給她找麻煩的工作，因此

臉不滿的悶悶生着氣。

「什麼公的，母的，我問你，你買來那些給人餵了嗎？」

「除來的。」

「動不動就除，我看你拿什麼給。」

「拿什麼給，也不能拿你給去。」

「你說什麼，難為你說出口來。」

哥哥小心翼翼的瞧了許久那白色棉花團似的小雞，看一看表已經下午

一時了。他又抓起帽子戴在滿是灰塵的頭髮上，走出去了。

哥哥走後，嫂子就不住的叨咕着：

「窮光蛋竟想發財。」

妹妹坐了一會有些挺不住，就又給在破箱子上下了

小雞不住的在箱子中唧唧的叫着。

X X X

一百個小雞使哥哥忙亂起來，哥哥把整個的精神注意在他的一百個小雞上了。很早的他便從被窩抓出來給小雞弄食了。

每天他忙得很遲才肯休息。

妹妹向哥哥說：

「什麼時候了，還不上班呀？」

「我得把小雞喂完了才能去。」

每天哥哥喂完了雞，就將木箱子從屋內搬到院中的窗前的土台去。臨

走的時候他總是一樣的囑咐着嫂子：

「你要好好的看着這些雞！」

X X X

每天午間哥哥爲了那些小雞得從會社跑了回來。

嫂子問他：

「你餓不？」

他總是擦着頭說：

「我沒有功夫吃了！」

哥々從街上，買來一本養雞法，每天，上班下班都將那本厚書放在衣袋中。睡覺的時候，就把它放在枕旁，守着睡着了。

X X X

日子滑過去許多，小雞一天一天的長大了。唧々的叫聲也大了起來。那聲音使妹々異常的煩惱。

「嫂子，把小雞拿一邊去吧！我心有些發焦。」

「不行啊！你哥々說養雞法上說這是氣浮出來的小雞，最怕着涼的。」

妹々一點也沒有辦法。

妹々躺在炕上，她想了許多好吃的，但是她知道哥々は沒有錢，自己也沒有錢。

每天，哥々很早的起來到鴨架去取回來兩個鴨蛋，每天當他拿着蛋，從外面走回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高興的喊：

「這鴨子真添乎人，一天一個大蛋。」

他拿回來蛋就向嫂子說：

「把這蛋煮了給小妹妹吃吧，她是需要養分的。」

嫂子每天就把蛋給妹々煮上，妹々每天辛酸的吃着那鴨蛋，自己吃半個，分給小侄女半個。」

血 族

X X X

小雞一天一天的大了，然而每天就有死亡的發生了。

哥々開始對那些死亡的小雞有些難過了。但他總是在安慰自己說：

「死的，都是些先天不健康的，一定是蛋黃沒有吸上去的緣故。」

向嫂子喊：

「我說的一點也不錯，果真是沒有吸上蛋黃的呀！」

「你瞧着吧！死了這幾匹算什麼呀？」

「我一定叫他剩下九十多隻。」

「九十多嗎？瞧着吧，五十就是好的。」

嫂子習慣了，無論哥々在說什麼，她總是想駁倒他，彷彿是仇人一樣在反對着。

X X X

連天的陰雨。

小雞便無法拿到外面去了。都留在屋子的地下，潮濕的土地，使那些怕冷的小雞凍着。子集成了一團，唧々的叫個不止。

哥々一從那上回來，就看見那些雞中，有的閉着眼睛，不愛去動肉雞了。他有些焦急，抱怨起嫂子來：

「你死了嗎？這些小雞都怎麼打起糞來了！」

「誰知道他怎的了，誰也不是神仙。」

「妳給他們什麼吃的了？」

「你不是告訴給糲子米嗎？」

「那麼到底是怎的了呢？」

晚上就從雞群中拿出來兩個死了的小雞。

× × × × ×

小雞的死亡，使哥，十分的苦惱。整天的計算那些死亡的數目了。嫂子不願聽他的計算，常常的一當哥用手計算死亡的數目時，她便照樣的

說：

「叨鬼呢！」

但是哥總是用E指數着說：

「兩隻是在雨那天死的，一隻是那天夜裡死的，再加上前幾天死的四隻，這一共是七隻。不對呀，怎麼還少一隻呢？」

妹，便向他說：

「你算上那隻爛屍眼死的了嗎？」

「對了，對了，我想起來了，這都是吃包米麵的緣故。明天還是喫糲子米吧！」

「你給我留着那點糲子米吧，孩子還吃呢！」

× × × × ×

哥和嫂子爲了糲子米口角起來了。

嫂子將糲子米藏到後屋的缸裡了。

哥早晨起來去雞的時候，大聲的向嫂子喊：

「糲子米那去了呀？」

嫂子打馬虎的對她說：

「那裡去了，都跟你小雞嗎？」

「胡說，我記得還有半小口袋呢！」

說着就氣喘喘來了。

妹，的臉還沒有太好，她覺得有些不耐煩了。但是她却找不到另外的二個養雞的地方。因此她不斷的勸哥說：

「不要爲小雞吵嘴了，多麼不值得呀！」

日子滑過着，小雞漸漸的長出了翅膀，都張着翅膀從木箱中跳了出來。跑散了滿屋，唧唧的叫着。

「不要踏了小雞呀！」

哥，整天的喊着，嫂子煩燥的常常背着哥向妹，叨着：

「都踏死了才好呢，誰有那麼大的時間一天老看着！」

× × × × ×

一天，茉莉就在地下踏死了一隻白色的雞。

哥，憤怒的伸出巴掌給了茉莉一個耳光。從那天起，茉莉就不敢在地

下走路了。

她活活的哭叫着。

「媽媽！媽媽！妳來抱孩孩呀！孩孩踏死小雞呀！」

嫂子實在不耐煩這些雞了。但是她有時也在想：

「如果六個月能下蛋的話，就會有蛋吃了。」

× × ×

哥哥爲了雞的房舍問題憂愁着，他整天的和嫂子商量，和妹妹商量。

「得給小雞搭架了！」

「用什麼搭呀？要不我就反對這地了，沒有地方還想發外財。」

哥哥用了種々の方法找了些木材，他開始變成一個木工了。在院子中

釘鏢着。同院的老頭子向他說：

「那怎麼能行呢？木頭也不够長呀！」

「老爺子你瞧着吧！一定會成的。」

× × ×

小茉莉在屋子裡，將臉貼着窗玻璃喊：

「爸爸！吃飯了，爸爸飯涼了呀！」

哥哥彷彿什麼都沒有聽見，他彎着腰不住的鏢着，出了許多汗水。

飯都涼了的時候，他才從外邊走回屋去。

嫂子就抱怨他：

「傻子一樣，問你飯不餓呀，就好像沒有知覺一樣，哼呀哼呀的。」

× × ×

夜裡哥哥就常常的講起來造成的雞舍了。

「把門向東開好呢？向西開好呢？」

嫂子覺得那些小雞留在屋子中太討厭了，所以她也十分希望雞架早日

完成，她邊拍着孩子邊說：

「不管那邊都好，你趕快搭吧！」

× × ×

幾天後，雞欄搭起來了。他們將小雞都放進雞欄去。嫂子向妹妹說：

「這下子可好啦，可把人麻煩死了！」

× × ×

一天，新生農園的伙計來要雞錢了。

那時，大家都在吃飯，哥哥也正在吃飯，哥哥的眼睛充滿沮喪的光，

臉上浮動着一種無可奈何的苦笑向伙計說：

「你回去告訴你們場長一聲吧！晚上我還去，給帶去。」

伙計走後，他悽喪的放下了筷子，嫂子向哥哥說：

「你說一會送過去，你借錢來了嗎？」

「到那裡去借呀？」

「沒有借，你說那話做什麼？」

「妳少管閑事。」

哥々急燥的抓起破油污的帽子走出去。

妹々向嫂子說：

「怎麼辦呢？哥々多餘買那些小雞。」

「活該！叫他受去吧！」

X X X

午間，哥々又從班上回來喂小雞。他走進雞欄去，向屋裡賊

「鶯鶯！把雞食拿來呀！」

嫂子宛如沒有聽見似的，仍然的坐着不動，燃着一支煙。

「鶯鶯！妳變了嗎？拿雞食來呀。」

嫂子仍然不動，她安然的吐出一個煙圈來。

妹々向嫂子說：

「嫂子！哥々叫妳把雞食拿去呢！」

嫂子仍然不動。

哥々走進來了，他氣憤的撕打起來嫂子。

「他媽的，我知道你，妳算沒心思過日子。」

嫂子尖聲的哭起來了。

「三哥，你這是何苦來的呢？」

哥々用力的踢着嫂子：

「妳他媽的不願意過，給我滾出去，我這裡不養活豬。」

門前已經擁擠了許多拉架的隣人。妹々蒼白的站在一隅。

「這是何苦來的呢？算了吧！算了吧！」

哥々付了手，他又抓起帽子一邊走出，一邊向嫂子說：

「今天把妳的大衣給我當了去，不當我拿刀殺了妳。」

哥々走出後，嫂子氣喘的一邊響着鼻子，一邊咒罵着。

妹々苦惱的睡去了。

X X X

從歡喜嶺村子裡張老孀來了，她瞧着妹々說：

「呀！老丫頭怎麼病成這樣了呢？我一點也不敢認了。」

「瘦了嗎！我這還胖多了呢，差一點沒有死了呀！」

「給妳老妹子做點好吃的吧！傷寒病都饒呀！」

「那有什麼可吃的呀！」

張老孀走了，妹々就想了好多好吃的，她閉着眼睛，於是那些山珍海

味都浮在眼前了，在誘惑着她。

X X X

小雞漸漸的長大了，小雞沒有什麼可喂的，只好將雜貨麵弄熟了喂，

於是那些雞，便有的爛屁股的了。

哥々下班回來，伏在木橋外，呆々的向雞欄裡望着，他發現了幾隻打

愈了。

次日，那些打稔的小雞就死了一匹。

過了兩日打稔的接連的都死了。

小雞的死亡，彷彿帶給哥哥無限災難一樣，他整日的煩燥，煩惱的不住的在院中走動着。他想不出什麼好的方法來，於是到他家的高橋的雞房去了。

他看見高橋的雞，都長得那麼肥大，那麼光潤……

高橋的太太背着孩子從屋裡走出來，向哥哥說：

「早呀！」

「你早啊！你們的小雞都喂些什麼呀？」

「我們喂的是魚粉，你們喂什麼呢？」

「我們喂的是熟雜貨麵，可是小雞都拉稀了呢！」

「那個大大的不行啊！熟的吃了小雞會拉稀的。」

X X X

哥哥從高橋的家走回來，就把雞吃熟雜貨麵拉稀的事講給了嫂子。

「不許弄熟的了，喂生的吧！」

從那以後就喂生的了。

然而塗滿了一地碎粉，小雞拾不起來的。

嫂子一看見那地上的白粉就生氣般的說：

「敗家子的！」

X X X

雜貨麵是領來預備給孩子做餅干的吃的，但是都喂小雞了。

每天，孩子向媽媽說：

「媽！我餓了，我要吃餅干。」

「那有餅干了，雜貨麵都叫你爸爸喂小雞了。」

孩子就常含着眼淚叨念着：

「爸爸不好，爸爸愛小雞不愛我了。」

一天爸爸聽見了。爸爸也很難過，爸爸說：

「爸爸真不好，爸爸太窮了。」

「爸爸每天出去給人當馬呀！爸爸是馬呀！」

妹妹聽見哥哥的話，她十分難過，當她一看見哥哥苦勞得那麼蒼老了，她默默的想：

「我快點好了，就好了，出去賺點錢呀！」

X X X

一日，哥哥出發了，哥哥到遠地方去看望病的父親，他臨走的時候，只是告訴嫂子：

「要好々看着小雞哪！」

嫂子很生氣，她喃喃的自語着：

「說東就是東，說西就是西。沒有鎖還想走。」

妹々說：

「因為爸爸病了！」

「可是他回去，能當什麼呢？」

「不能當什麼，那是做兒子的責任呀！」

「責任！嚙走一個錢也沒留下，過什麼呀？」

哥々走了，雞就在哥々走的第二天死了一隻，第三天就丟掉了兩隻。

妹々一向是厭煩着那些騷亂的動物的，但她一想起了苦勞的哥々就不安起來。於是妹々便代替哥々看守那群雞了，黎明一過了她就走到雞厩去餵那群雞了。她一邁進雞厩的時候，那些雞就圍着她唧唧的叫了起來。

雞沒有什麼可吃的了，妹々就伏着隣家的窗玻璃說：

「大妹子！我們到野地摘些野菜去呀！」

因為大妹子家也養小雞，她們常是到野地去採取窮民菜的。

六月的太陽暴烈的照着妹々，她有些發昏了。

X X X

雞的翅膀一天比一天大了，柵欄已關不住它們了，強壯的就從木柵中飛躍出來，跑散了滿院。

妹々耐心的將飛出來的雞都用杆子趕了進去。

在傍晚，妹々和嫂孀子將小雞又裝向那個大木箱去的時候，她們就發

覺少了三隻。

被捉去，向嫂孀子說：

「已經發了大隻了，哥々回來一定會發脾氣的。」

「發就發吧！」

妹々擔心着哥々，因此妹々整天的守坐在雞欄的外面，手中拿着一根

長桿，她等待着雞飛出來，就用桿子打了進去。

這樣的看雞工作，一天過去了，三天過去了，妹々便開始對這種無聊的工作厭煩而焦惱了。而且妹々是一個異常珍惜時間的女孩子，那時她已經恢復了讀書的健康了。但是，她什麼也不能讀，整天的看守着那一群白色的雞。

她懊惱而焦燥的自語：

「我變成雞官了，誰也不是看雞的。」

但是她爲了怕雞損失，便忍耐的整天的看守在雞欄的外面。

X X X

嫂孀因爲快臨產了，她就整日的坐在炕上，替沒降生的小寶々做襪子，衣衫之類的針線。

妹々有些倦累了，使沒有恢復健康的身體又衰弱起來，因此她又無力的躺在屋中了。

木欄中的鷄，都張着翅子躍過木欄，飛出來了。

自由的跑動着，滿院中，後園，它們開散的跑着，幾隻鷄就越過了門檻，向街道跑去。

一匹狗便啣走了一隻白色的大鷄。

那匹狗啣着鷄，從大道跑過了。靠街的房子裡走出一些人來，大家聽

着：

「老陳家的鷄叫狗啣去了呀！」

妹々隨着喧嘩聲吃驚的從屋中跑了出來。

「妳們的大白鷄叫狗啣跑了，是一隻黑色大狗呀！」

隣家的女人一面用手比畫着，一面向她說。

妹々向街頭望去，那隻狗早已看不見了。

X X X

妹々憂愁的又坐在鷄欄的門外了。

但是次日妹々又病了。

於是那些鷄又躍過了鷄欄，跑散了滿院，滿堂屋地。水缸中有鷄淹死了。

屎窟中有鷄淹死了。

街上的那匹黑狗常來啣鷄了。

鷄走到後園的林子裡去，尋覓蟲子吃，黃皮子臭到鷄的香氣，於是將那些鷄很快的捉去吸了血。

妹々餓了五天，又從床上走下來，將那些無人照管的鷄籠集木欄去，她數了數目，知道鷄已損失十七隻了。

她含着眼淚，一邊繙織着，一邊看守在那鷄欄外。

X X X

哥々從家鄉回來了，他背着行囊走進院的時候，他看見看守在雞欄外的妹々，不安的問：

「爲什麼坐在這兒呀？」

「這些小鷄翅膀長大了，一門往出飛。」

「飛就讓它飛吧！」

「飛出來，就會叫狗啣掉了。這街上出來一匹狼狗，常到這裡來吃小鷄。」

「」

「我們的小鷄，也被狗啣掉了嗎？」

「是的！」

哥々急忙的走近鷄欄去，看那些鷄都長得很大，張着翅膀在砂場上盤旋着，決鬥着。他就有些高興起來，他看鷄欄被妹々收拾得十分乾淨，而

自家鄉的父親已經退院了，他便沒有計較死幾匹了。向妹妹說：

「父親退院了。」

妹妹聽見父親退院了，她激動得快活的幾乎流出眼淚了，她跟在哥哥的後面走進屋去。

「哥哥，父親好了，我們大家都高興點活吧！」

「唔！」

哥哥將行囊放在炕上，就又走出去看雞了。

嫂子向妹妹說：

「雞官回來了，這次該妳休息了！」

妹妹並沒有高興，他擔心着去看雞的哥哥的發怒。

「嫂子！怎麼辦，一會哥哥知道死了那麼多的雞一定會發脾氣的。」

「不要緊，讓我來說說，發他就發。」

哥哥看了許久，就急忙的走回來向嫂子問：

「小雞少了幾個？」

「有十五六個吧！」

哥哥聽到這個數目立時的暴躁的吵了起來：

「你們都死了嗎？」

「這四隻手，四隻眼睛，都在看守着，死了，那麼有什麼辦法呢？」

「都叫狗吃了嗎？」

有的陰天受寒抽風死了，有的爛屁股死了，還有的撻拉撻拉膀子就死了，狗只吃了一匹。黃皮子在夜裡也來吃了……

嫂子一邊說着，一邊做着戲。

哥哥十分生氣，不，他十分可惜那些失掉了的雞，他在地下走來走去嘆着氣。

後來就又走到外面去，走進雞欄中去。

「咕……」

他開始叫着那些雞，他在地下播些米粒。

於是那群雞就都集聚在他的周圍了。他用手開始數着那群雞。

「一二三四…… 七八…… 十六……」

雞吃着吃着就都跑亂了。

「她媽的，又跑亂了。」

他只好又從新的數了。

妹妹看見哥哥在數雞，她便向哥哥說：

「三哥！那怎麼會數過來呢？」

「這得非練習數不可，然後好知道丟了沒有？」

「太可笑了，這麼多的雞，而且雞又不是睡着的，一門亂跑。」

然而彷彿哥哥沒有聽見妹妹的話一樣，他蹲下身去，隨着那些亂動的雞轉着身子左右的數着，他數着數着雞又跑亂了。

嫂子看見他那個頭腦的轉動的的樣子，他就尖聲的笑了起來：

「大傻瓜！真是頭腦的大傻瓜，那麼多的雞能數過來嗎？」

哥哥仍然沒有意識到有誰在旁邊笑他，他繼續不斷的在「一五」的數着。

那群白色的雞總是亂跑，於是哥哥的眼睛有些發花了。

後來，妹妹和哥哥商量着，就把能飛出來的雞染上了紅色，於是雞棚裡，就變成了紅頭的雞，和紅背脊的雞和紅尾巴的雞了。

從那以後便分出了大號的中號的小號的雞了。

起初跑出來只有那大號的。

於是哥哥和妹妹就把大號的翅膀剪去了，使它們再也飛不出來。

妹妹和嫂子都放心了，去做自己的工作。

X X X

一日，哥哥站在木棚外，凝視着棚內的雞群，他在跑動着的雞群中，

忽然他發見了那些脫毛的雞了。全部是從鵝瓜禿脫，漸漸的翅膀的根部也脫掉了，屁股也脫落了。

哥哥十分奇怪。整天的在叨念着。

「這都是什麼原因呢？毛都脫落了！」

這種病的現象，先發生在小號的雞群中，一天比一天數目多了起來。

竟有一匹全身都脫落毛了。因此大家就給它起了一個外號叫作：

「小光定。」

一天落大雨，在雞群中，忽然小光定就不見了。後來雨停了就發現小光定在一個角落裡了。

哥哥把小光定從木棚底下提了出來，他喃喃的說：

「小光定到底死了！」

哥哥就把它埋在地下了。

X X X

哥哥又到隣家的高橋家去看雞了，高橋家的雞長得那麼美麗肥大，他真有些羨慕着。

「我們的雞都脫起毛來了，這是什麼病呢？」

「噢！你不懂嗎？那是缺少動物質食料的關係。」

X X X

後來，哥哥就把那木棚的門打開了。

於是成群的雞都飛奔了出來，唧唧的，張着翅膀，在院中飛跑着，在後園子中飛跑着，在木柴底下找着蟲子，在菜園中尋着蟲子，在屎窟吃着

蛆蟲……

院子是用秫稈柵的低矮的籬柵，因此小雞就從沒有門的籬柵鑽出去了，跑到曠場去，跑到林子裡去了……

傍晚哥哥從班上回來，就看見雞欄裡都跑空落了。他向妹妹說

「你一天作什麼呢，不看雞呀！」

他的聲調充滿了抱怨的味道。

妹妹雖然恢復了，但還是那麼弱，她總不能很快的恢復了健康，她聽

到了哥哥的話，心中覺得十分的難過。

X X X

到晚上收雞的時候，雞就少了兩個，哥哥喃喃的咒罵着：

「難道都死了嗎？難道都是吃糧不管事的嗎？我這裡不養活豬的！」

哥哥的抱怨深深刺痛了妹妹的心，她覺得十分難過。

妹妹整天裡希望強健起來，希望自己去勞作。

但是妹妹還沒有恢復，她的腿子總是打着靛。整日的留在家裡，他望

着天際的白雲，她感到了無限的寂寞，她在黃昏垂下的時候，想自己的

遭遇，想起一些遠離開的朋友們，她感到了無限的悲哀，因此她向嫂子

說：

「給我一隻煙吸呀！」

嫂子向她說：

「吸什麼煙呢，煙這麼貴。」

妹妹就不向嫂子要煙了，她整天的在沙地上寫着自己的名字，自己的

時，消磨她的寂寞了。

嫂子把煙藏了起來，妹妹沒有雪花膏使用了，嫂子把雪花膏也藏了起

來，妹妹的皮鞋該打油了，她打開箱去找鞋油，但鞋油也被嫂子藏起來

了。

妹妹的心中充滿了辛酸，她想離開這裡了，但是她一點錢也沒有。

季節已經是盛夏時候了，曠野裡盛開了許多芬芳的花朵。街上喊着一

些叫賣聲：

「西瓜甜脆！」

妹妹想吃一個西瓜，但是沒有，於是妹妹只好走到園子裡去拔些大蔥

走回來吃了。

X X X

妹妹靠着牆壁，沉默着，她想再健康一點就離開哥哥的家了。

一天從家中父親來信了，父親在家十分掛念着遠方的女兒。希望女兒

早些歸去，兒女也十分想看看久病的父親。晚上她向哥哥說：

「我想回家去。」

「唔……」

妹妹等哥哥放薪，她總向哥哥索取路費，她終於盼到哥哥放薪的時候

了，哥哥將薪水交給妹妹說：

「不許隨便花了。」

夜裏，嫂子和哥哥又談起妹妹來了。

「小妹有意思要回家去。」

「回去也好，可以省下一個人的担負了。」

X X X

妹妹雖然想回去，但她無法回去，只好又留在哥哥的家裏了。

一天她出去抱柴，就被大木柴將腳扎傷了。

妹妹帶着一隻傷腳在廚房中燒飯。

家中來了一個女客人，她就向嫂子說

「她是這家的老媽子嗎？」

妹妹說：

「對了！你們不想雇老媽子嗎？」

那時哥哥正在替小雞切白菜。

哥哥說：

「那是我的妹妹。」

「聽！我認錯了，我以為你們雇的老媽子呢！」

妹妹含着眼淚，什麼也沒有說，她又去燒飯。

X X X

季節由夏近秋了。家家都忙亂的搭着冬天的雞舍了。

哥哥看着那些將脫毛的很多，然而沒脫毛的却長得很好，哥哥就將將

雞舍。

脫毛的賣出去。但是哥哥總不肯小價錢售賣。

嫂子已經近臨產三個月了。

她天天向丈夫說：

「雞官！我告訴你！」

嫂子因為哥哥天天守着那群雞，於是便給哥哥起了個外號叫做雞官

了，起名的時候，哥哥一聽這話就刺他，他就生氣般向嫂子罵：「他媽

的！」然而長了，哥哥就將這外號自然的當作了自己的名子一樣了。

哥哥聽見嫂子在叫他，他便答應着：

「告訴我什麼呀？」

「你得預備雞蛋了。」

哥哥看了看嫂子的凸出的肚子，伸出一隻粗而有力的大手指，算了算

日子：

「那時我們的雞舍會生出很好的蛋了。」

「那能那麼快呢？」

「這是洋雞，洋雞六個月就會下蛋的，那時有五十隻雞的話，一天可

保收四十個蛋，一個蛋九毛錢的話，一天總可收入三十元哪！好了！一年

二年我就會發很好的財了。」

夜晚，哥哥和妹妹嫂子，都走到大道上去檢磚頭去了，預備給小雞蓋

哥々將拾來的磚頭都落在雞棚的一個角落裡，他想等待着假日來建
造。

一天忽然落起雨來了，颳着暴風，於是那座高々的磚頭堆都坍塌了
來。將躲在那下面的雞全都壓死了。

妹々走出來，她看見了那些死在磚下的雞，她吃驚的向屋子裡的嫂
子

喊：

「嫂子！小雞都壓死了呀！」

x x x

哥々回來了，他發見了被磚壓死了那許多的雞。他暴怒般的向妻子

罵：

「你們都死透了嗎？我這不是養活活豬的。」

妹々聽見了這些，彷彿有什麼壓迫在她的心中一樣，氣悶悶的說不出

什麼。

嫂子叨咕着：

「也不看看我是什麼身子，這麼大肚子！」

哥々看着妻子的凸出的肚子，他就把氣轉向妹々的身上了。他覺得妹

妹也太不照顧家事了。於是他更氣憤了。

他不住的抓着蓬長的頭髮粗聲的喊：

「他媽的，都死了，我這不是養活活豬的。」

x x x

這種沉悶的隔膜，憂鬱了整個的家，許多日子消失了。

一天，吃完晚飯，哥々在雞棚外，看望他的餘下來的雞，就走進院來
兩個陌生的朝鮮青年，走進雞棚。向哥々問：

「這些雞賣不賣呢？」

哥々搖着頭說：

「不賣，不賣！」

兩個朝鮮青年就伏向雞棚去：

「你們這雞舍太糟了，你看々我們那雞舍，那簡直比你們還強一百

「你們養多少雞呢？」

「一隻也沒有，只是把雞舍先蓋好了，然後想買雞。」

「哈哈……這個時候正是快下蛋了，誰肯賣掉呢？」

哥々一邊說着，一邊心裡想把那些脫毛的不出息的都趁早賣掉吧！於

是他說：

「我很愛雞，我也知道別一個愛雞的人的心情。好在我的雞很多，看

了面子我倒可以勻給你幾隻，不過我可不是賣雞的。」

於是那兩個朝鮮青年低聲的商量了一會，就向哥々說：

「那廉勻給我們些吧！」

哥哥走進木棚去，他向地下撒了些米粒。

「咕咕……」的叫了起來。

於是那些雞都擠擁到一團了。

兩個青年伏在木棚上向哥哥說：

「要那個，那個頂大的幾個。」

哥哥笑了：

「頂大的，不賣，賣就拿小的，而且十五元一個。」

兩個青年又商量了好久：

「好吧！你抓吧！」

哥哥將小的捉了六個。於是被捉住的六隻雞嗚嗚的叫個不止，就被那

兩個青年拿走了。

哥哥拿着九十元走進屋去向妻說：

「我賣了六隻雞本錢就都回來了。」

嫂子將錢收了過去。哥哥就高興的想了許多事，後來他又想到賣雞的

事上了。

「我應該把光定的雞都賣了就好了。那他們小子是不認貨的，唉！我

把瞎眼睛的也賣了，把鬍子也賣了，裏邊就是大馬賊的精神，但是大馬賊

是公雞呀！不會下蛋的。」

妹子伏着窗子望着天際的白雲，他感到濃重的鄉愁。

X X X

妹子終於想出了法子，她把衣服找出來包上一個包子送到臨江門去與當了，很早，她便挾着包子，走出去了，她的腳還沒有好，因此走路十分吃力。

她走向臨江門去。

但是她走了一天，傍晚的時候氣憤的走回來了。仍然挾着她拿出的包

裏。嫂子向她問：

「怎麼又拿回來了呢？」

「只給我二十元，二十元够什麼呀？」

她想了一夜。

X X X

哥哥把錢放在手中，他在想買些什麼呢，什麼能得一點利呢。

X X X

次日，妹子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起，從早晨就走出去了。

她從臨江門往北走，走向德盛門去了。

因為嫂子告訴她德盛門的當舖最多。

晚上她回到家時候，天已很晚了。

X X X

次日的早晨她就離開了哥哥的家。

那時哥々還在雞窩中喂着第一次雞食。小雞唧々的成群的叫着，跑着。

妹々走到木柵去看了看那群雞，就向哥々說：

「哥々！我要走了。」

「噢！」

哥々一邊笑着，一邊捉住了一匹雞，那匹雞的腿被頭拌住了。

X X X

哥々將那些雞養大了，但是哥々已經變得那麼老了。他走到親戚家去弄雞食去的時候，親戚就對他那麼急的蒼老而感到驚奇：

「你怎麼操勞成這個樣子了呵？」

「人都是在生活中老了呵！」

在十月的一天。妹々又回來了，從遙遠的家鄉。她走進院時，她便看見院落已不像夏天那樣空曠了，堆滿了許多柴草，幾隻田鴨在門前擺去走動着。

白色的雞飛散了滿院，墜落在窗台上，柴草堆上。

小茉莉在門前玩弄着一匹要死了的瘦貓。她看見便喊起「姑姑」來。

她又向媽々喊：

「媽媽，我姑々回來了呀！」

媽々沒有回聲，姑々走近了茉莉，彎下身去，向她那柔嫩的雙頰親着嘴不住的說：

「茉莉想姑了沒有？」

「想姑了！」

姑々撫摸着茉莉的頭髮：

「你媽在哪呢？」

「媽々喂豬呢！爸爸買豬來了！」茉莉用小手指向後院，妹々走向後院，她看見嫂子穿着哥々的一件肥大的毛衣，破落的袖子捲到肘部，肚子

更凸高了起來，頭髮蓬鬆的，和一個鄉下的女人一樣，坐在柴草堆上在洗

補一件破衣服。

妹々看見嫂子便喊了起來：

「三嫂！怎麼坐在這兒呀？」

「呀！妹回來了呀！才下車嗎？」

「怎麼在這兒呢？」

「妹三哥又買了些豬，我在這看豬呢！」

「猜着它做什麼呀！」

「傻姑々，不看就都跑掉了哪！」

「三哥呢？」

「你三哥去追豬去了！」

妹々走向豬圈去，她看見那裡有三隻黑色的豬在喘着，用鼻子掘着泥土。

妹々看見那些豬，她覺得十分討厭，因為她認為豬是最污穢而最懶惰的東西。

許久，哥々就從柵欄後趕着兩匹豬回來了。

哥々の臉和老頭子一樣塞滿風塵埃，和莊家人一樣的污穢。他用一個長桿子趕着一邊喊：

「圈！圈！圈！」

「三哥！」

哥々擡起頭來，她才看見妹々：

「唔！小妹回來了！」然後他又：

「圈！圈！圈！趕呀！你們趕一趕呀！」

「圈！圈！圈！」

然後他向妹々說：

「家裡都好嗎？」

「都好！父親來了，到長泰開教育委員會來了，明天到這裡來。」

「到這裡來嗎？那太好了。」然後他又喊起來了：

「圈！圈！圈！」

豬頭固的不肯進去，哥々用一隻木棒打着那豬的屁股：

「他媽的，進去！」

豬就從木柵外攪了進去。」

哥々把豬圈進木柵後，他看見了弄他一手的屎殼。

「他媽的！」

X X X

夜裡的時候，屋子裡仍然沒有電燈燃着，暗黑的。大家都躺下了。哥々和妹々談着。

「怎麼還不來呢？」

「也許今天晚上會到的。」

「父親這次來，妳叫父親拿出錢來，我好給父親買點腸子。」

妹々許久沒有回答，因為她知道父親沒有那麼多的錢。哥々又向妹々

說：

「這裡腸子很好呢！」

許久妹々說：

「怕父親也沒帶來多少錢。」

哥々有些氣惱了：

「我更沒有錢呀！」

妹々沒有回答什麼，她只見父親是新從病牀中走出來的。

許久，哥々睡了。妹妹也睡了。

外面是寧靜的夜，雞窩的雞集成了一團閉着眼睛睡了。豬圈中的豬也互相擁臥着睡了。鴨子將頸子插在翅中也睡了。

靜的。

一條石道，浴在朦朧的月光中，一個影子，背着行囊走着。那就是父親了，父親趕着夜車走來的，車站已經沒有往遠處的車了。父親就徒步趕着兒子走來的。一個年邁的老人，他的臉還有些蒼白和水腫，眼睛閃着衰弱的光芒……。但他想在今夜，就會看見自己的兒子，和兒子的孩子們了。雖然他有些疲乏，但他仍然很高興的在夜道上趕着路。

X X X

他在一座無聲息的靜的平房前站住了。老人走近那無燈光的緊閉着的窗子，用棍子敲着窗扉喊：

「國棟！國棟睡了嗎？」

屋子黑々的，炕上全都在睡着。

「國棟！開門！」

老人仍然在敲着。那時妹妹醒了，她聽見是父親的聲音，她醒哥々。

「哥々！三哥！父親來了。」

哥々仍舊打着鼾睡睡着，因為他白日太苦勞的緣故。

嫂子和被吵醒了，她問哥々，於是屋子中就轉出來回答聲：

「是了，聽見了。」

嫂子上衣服，她燃着一盞幽暗的油燈，於是屋子裡就發亮了。

哥々出去開門，父親走進來了。

父親將行囊放在炕上，就去看孫女小茉莉去了。茉莉正在那裡做梦，

祖父就伏下身去親了一個嘴。

「這丫頭出息這麼大了。」

於是父親和孩子們就談得無邊才睡去。

X X X

次日，哥々和嫂子和起來很早，哥々走出去，先把雞放出來了。於是那些雞就開始歡要在院子中，張着翅子在菜園中尋找着蟲類。

他又走向豬去，豬彷彿是餓了，在吱吱的呻吟，不住的用鼻

子翻着地，將地翻成了許多深的坑。

X X X

嫂子在廚房中忙亂着。

妹々因為想陪着父親說話，發留在屋子中打掃，沒有到廚房去。

孫女撫摸着爺々の鬚髮，爺々便向孫女囑咐的玩起來了。

X X X

哥々去弄豬食，他把一些野菜和糠混在一起，放進鍋裡去了，他又去砍木柴。他將柴點起來，一直等到鍋開了，他將豬食用木杓向木桶中，

提着手向豬厩去，然而豬已全都跑出去了。他向院中喊：

「來來來來來來！」

「警察！來看豬那去了呀！」

但是豬却没有在院中，他氣惱着，他從那時更恨妹了

「死了！怎麼不病死了！」

他喃喃的罵着妹，就走出院子，跑到後邊的園子去

「來來來來來！」

杜老哥正彎着腰在大地中鋤地，他向杜老哥問：

「杜老哥！你看見我們豬跑過來沒有？」

「豬！我沒有理會豬呀！」

哥又通過菜園子走向一條大道，他遇到了高橋太太。他向高橋太太

問：

「高橋歐庫桑！豬的看見沒有？」

「那邊的跑了的有。」

她用手指向北方。

哥又問：

「拐彎的不用？」

「不用！」

哥照着高橋太太的指示，他便奔向歡喜嶺去了。

他一邊跋涉在凸凹的荒地，一邊恨着妹。

他在很遠的山坡下找了他的四匹豬，他慢慢的將豬趕了回來。趕進了

院，他氣惱着將豬趕進圈了。

X X

他走進廚房去，那時嫂子已經把飯做好，父親在吃着早飯，哥看見

妹還沒有走出去喂雞或到廚房去做飯，也十分的高興，就喃喃的自語：

「混蛋！怎麼不病死了。」

他的聲音很低，只有他自己可以聽見他說的什麼。

他從廚房走進屋去，妹就替他打了臉水，他憤怒的洗着臉，將水潑

了滿地。

妹將自己碗中的肉塊埋在哥碗中的碗中了，她想哥吃比自己吃了好

的多。

哥一邊洗着臉，一邊叨咕着：

「人家畢業都受家中援助，咱們什麼援助也沒有。」

妹知道哥的話是說給她聽的，也是說給父親聽的。她很生氣，因

為在事實上父親幫助哥的最多。但她什麼也沒說，低着頭撫弄着衣襟。

父親聽見也什麼沒有說，只是將筷子放下不再吃了。

哥很窘的就把話題轉了。

「老陳家有錢，就他媽的不給咱們花。」

『這是什麼話，人家有錢是人家自己的。』

哥々就氣悶的去吃飯。他喃喃的說：

『他媽的！我一天就給你們當奴隸了！』

『……………』

『一天喂豬打狗的！』

妹々覺得這話真不願耳，她便說：

『喂豬打狗的，那是你們過日子呀！』

『我們過日子，說得好。』

『那不是你們自己日子嗎？』

『混蛋！你沒有吃飯，你在這裡喝西北風活著拉嗎？』

『就吃三個月飯，你吃抱屈了嗎？』

『當然了！我也不是養活活豬的！』

『我早就知道你抱屈了，別說我是得了病，就不得了病，你當哥々の

也應該有撫養的義務！』

『義務！養活豬的義務嗎？』

父親氣憤的向哥々喊：

『混蛋！你還受過高等教育嗎？』

父親是一位正義的老教育家，他對於兒子的這種樣子十分的失望。

『我知道我吃了人家飯就該受人家氣的，住三個月，可是這三個月怎

樣過的，你們自己也會知道。』

『自己會知道，養活老太太一樣。』

『你們向々你們良心吧！我那天不替你們做活，飯也不是白吃的。』

她說着就傷心的流下淚來了。

『混蛋，我非打死你不解！』

哥々拿着碗向妹子打去。

那時隣人也都走集來了。但是哥々一邊罵着一邊打向妹々。妹々便負

傷了。她的一隻手流了血。

哥々仍舊地打向妹々，他在隣人群中掙着，那些隣人解勸着說：

『你是哥々，慢說妹々沒有不對的地方，就是有的話，還有你父親

呢，而且當哥々の只有勸說並沒有打的權利呀！』

『我沒有那樣的妹妹，趁早給我滾！』

父親給了兒子兩個耳光：

『是的，你是我的爹，我算管不了你啦！』

X X X

哥々被隣人拉了出去。

父親向哭泣着的女兒說：

『收拾收拾走吧！都是我不好，我要知道哥々像你這樣，我無論如何

也不能叫妳上這來養病呀！』

女兒怕父親難過，向父親說：

「父親！沒有什麼，我知道哥哥是給生活壓成這個樣子的。」

「玲！我們要飯，也不能在這呀！」

X X X

哥哥站在豬圈外看着那些豬氣惱的想：

「有飯喂口活豬，也不能給玲吃！」

他站了許久，又走到雞欄去，那群雞就唧唧的向他叫了起來，但是他

的心焦亂極了。

X X X

門外走進一輛車子。

「馬車站下！馬車！」

父親叫來車子，父女就上了車子，離開哥哥的家走向車站了。

X X X

車子涌過了許多街道向站上馳去。

父親悲傷的向女兒說：

「玲！你說我老了還是上廟去呢？還是上道德會去呢？」

「父親不要說那樣的話吧！」

女兒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一路上父女都是悲哀的。

但是父親總想安慰着不幸的女兒，他向女兒說：

「無論對你怎樣，他總是自己的血族，是不該往心裡去的。」

妹妹看着自己受傷的手，心中很難過。但是她擔心着不幸的父親，於是她說：

是她說：

「我瞭解哥哥，我也瞭解他的一切！唉！他全是被生活給壓成那樣的苦澀了。」

X X X

馬車到了車站的時候，離開車還很早，女兒就在站前的賣店替父親買了些高粱糖，買了些地瓜，和黃米麵餅子。

在車站上候車，父親坐在椅子上，女兒替着父親剝着地瓜皮。

在父親身旁坐着一個婦人，她向父親說：

「這老爺子，真有福呢！有這樣的一個好女兒。」

父親冷笑的苦笑：

「有福！可不是有福，有個豆腐。」

X X X

妹妹想也許一會三哥會趕來向父親陪罪。

但是車開了，三哥並沒有起來。父女就很快地離開了X X的車站。

X X X

到長春，已經是夜了。父女就停留在一個旅館裡。

夜，漸夕的深了。父親坐在幽暗的燈下，他低垂着頭。他想到病後的刺激，想到了老邁的暮年，他向女兒說：

「我今年已到了退職的年歲了。可是到那裡去呢？靠什麼生活呢？」

「……………」

這話深夕的刺痛了女兒的心，她用一雙哀傷的眼睛望了望傷痛的父親。

父親又向女兒說：

「我，這一生把希望全交給你三哥了，記得他在中夢的時候，我拉着他到曠野去，我流着淚向他說：爹就盼望你一個人了。可是現在他長大就把那話忘了。現在能想到我的只有你，可是你不定那天就把我也忘了。」

女兒低下頭去想了許久，她向父親說：

「爸！我一定不結婚了！我來養活爸媽。」

「不要胡說，你一天不結婚，當父母的一天不放心。而且女人是要歸宿的，怎能不結婚呢？」

那一夜父親沒有睡覺。他宛如秋深的蘆葦，他感到了暮年的無限的淒涼……

X X X

次日，很早就着星子，女兒就把父親送走了，父親是北行回家，女兒就留在長春就職。

在要離開車的時候，父親向女兒說：

「沒有錢的時候給我打電話吧！」

女兒低着頭說：

「錢够了，我沒有什麼可花的。」

父親說：

「凡事要小心！」

女兒向父親說：

「是的！不要掛心我，回去好好的保養着身體吧！不要再病了！」

X X X

她回到旅舍去，她就一個人低頭伏在桌子上哭了。

她想了許多身世的不幸。過去的，未來的，那茫茫的未來的天路。

她正哭泣着的時候，有誰在敲門了。

她走近門旁，去開了門扉，走進來的是哥哥。

哥哥惶惶的向妹妹問：

「爹走了嗎？」

「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今天早車。」

「我來得太晚了，我以爲父親會留在這裏的。」

「留在這有什麼用？」

「父親生氣了嗎？」

「父親傷心極了。」

哥々捉着自己的頭髮，他難過的說：

「我大不是人了！」

他就伏在桌子上也哭了。

「父親會原諒你的！」

「那麼妳原諒我嗎？」

「當然了！我懂得這全是生活將哥々變得這樣的。」

「我太不是人了！」

哥々望着妹々那隻受傷的手，一種痛苦堵塞住他的聲音，他又低下

去……。

一代劇人梅特林克

羽 茜

梅特林克，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于比利時之甘市。青年期發表小品「嬰兒殺戮」及詩集「溫室」，而稍被知名。遂于一八八九年發表劇本「瑪蓮娜」一變從來之自然主義式的戲劇，以奇異的對話法，及編織在劇中的死之恐怖，或對命運之神秘等，惹起當時批評家們之奇異之感。而到「密爾波」之莎翁以上的讚詞之後，一無名文士遂一躍而起。之後，又發表「闖入者」「群盲」「八王女」，「伯列阿斯與梅利殘特」，「但他濟爾之死」，「室內」等，彼之所謂「靜劇」數篇。

此外尚有論文集「貧人之寶物」及「智慧與運命」。中年又有戲曲「蒙娜·般娜」，「討瓦賽爾」，「青鳥」等。

由于「瑪蓮娜」之發表，受到密爾波的讚賞之後，梅特林克遂被稱爲比利時之莎翁了。

漢譯本有「梅特林克戲曲集」及「青鳥」等。

勿忘草

(外一題)

藍 苓

打開了藍皮的日記冊，有一枚壓得平平的樹葉般的東西，輕快地飄落了。我把牠拾起來，那是一枚生着玲瓏的橢圓形葉子的花朵，是比一粒高粱還要細小的花朵。呵！勿忘草呵！我很快的想起了這小草的名字，我很快地想了一個友人。

去年夏天，在病院裏，度過了兩個苦惱的日子，有兩個小學時代曾經教過的學生，現在做了看護，她們常常地來看我，由於她們，我認識了一個叫作璽的她們的同伴。璽是一個愛文學的少女，意外的相遇，使我們都感到了莫大的欣喜。她在外科服務，每天的工作是相當忙碌的。但是一有時間，她便會急急地來看我。

她靜靜而有著服務於人類的熱情，當她的年齡較小的同伴爲了勞苦而抱怨的時候，常會受到她熱情的波瀾與感動。夜星燈光顯的女性呵！

手術的第二天，她來看我，我的意識尚不大清醒。時常在談話裡，說着醫術。但我還彷彿記得她憂戚地立在病牀邊那苦楚關切的面色。

當我漸漸好起來的時候，她抱給我一疊厚大的書和新聞紙。她說：病院

的生活是寂寞的，假如這些書不能防礙你的健康的話，拿它們略解你的沈寂吧！於是她便匆匆地去了。望着那輕捷的穿着白衣的身影，我感到了天使的聖潔。

有一次，我們散步於寂寞的公園，在榛藪的花棚內，我們討論着不同樣式和不同顏色的盆。在說話裡，我告訴他與安的大草原下，有着許多可愛的野花開着。

『在那些花裡，你會看見過一些極小的小花嗎？』她這樣問我。『好像沒有看見過。』我說。

『也許你看見過而不會注意，它們實在小得容易被人忽略的。但我却非常喜歡這種小花的，可惜我不知道牠們的名稱。』她的眼瞳裡流動着異常天真的喜悅。

退院後，不久我的健康恢復了，便回到興安去。但我們却不斷的有信往還着。

秋天，我接到她一封信，她病了。她患着極嚴重的肋膜炎，病的苦

痛，使她非常頹喪。她曾在信中寫着這樣的話：

我彷彿看到了不幸的死的暗影，也許我的病是不要緊的。但我却抑制不住那恐怖的感覺。呵！雖然我珍惜着短暫的二十一個年華。……在信裡，她附了這枝夾得很平整的有着紅色小花的野草。她說這便是我會向你送過的微小的花草呵！在偶然的機會裡我得知了她的名字：勿忘草。勿忘草，多麼滿意的名字啊！你知道我把它寄你的意思嗎？當你看見她的時候，你該想到你渺小的友人，實在，我是和這枝小草一樣的渺小呵！

此後，便再也不會得到過她的信息。她死了。『呵，她會死了麼？她真的死了嗎？』我向着傳達消息給我的人痴呆的重複的說着。

一個人的生命，是這樣脆弱的嗎？許多日，我被這意念苦惱着。

今年春天，又有人告訴我環另外的消息。她已經結了婚，在勤勉地做着家庭主婦。我希望後面的消息是確實的。

小心地把那枝顏色稍帶暗淡了的勿忘草放進日記冊裏去，我在為我的友人祝福着。

夜 雨

夜來了，雨還是綿綿地落着。棚頂上已經有了四五處漏水的地方。兩個洗面盆是不夠分配的，只好找幾樣別的可以裝水的東西，來接取那污穢的雨滴。燃着了煤油燈，傾聽着窗外的雨聲，和室內的漏雨聲。一種鬱悶

的寂寞感，使桶和我都變得沉默了。失去了談話，讀書或工作的興趣。

要知道下這樣的雨，該早一點找人修理房子就好了。望着滴水的紙糊，懊惱的說。

『……』我沒有回答桶說的話，呆視着洗着玻璃窗子的水流，我感到失望的焦燥。

『這纏綿的雨，恐怕是一時不會停止的了。』我想。

外屋已經無處可睡，只好遷到裡屋去。但裡屋也只能騰出勉強容納個人的狹窄地方。

悶的氣氛使我們都早地感到了倦意，九點多鐘便都無聊地睡下了。

天陰霾得很，隨了母親，牽着弟和妹，走着遼遠的道路。母親沉默着彷彿憂傷而又疲倦，道路是崎嶇難行的。好像是遠行歸來，又好像開始走一條悠長的旅程，總之，心都不十分清楚，為什麼要在這陰暗的天氣裡，作着艱難的跋涉。

忽然，暴風吹來了，沙礫迷了我的眼睛。當我睜開眼的時候，母親和弟妹，都不見了。我呼喊着，暴風却咽住了我聲音，隨着大而急的雨點，繁密地落了下來。不久，地上便積了很深的水。我困難地在水裡移動着腳步。頭承受着暴風雨的襲擊，於是我用了最大的力量呼喊着。耳旁有人在喚我的名字。張開眼睛，額上有冰冷的雨水滴了下來。桶正對着根火柴，燃着了煤油燈。

「夢魘了吧？」——我們的頭上也濕了。找個東西接一接雨水罷！「桶」不同的聲音。燈光在漏水的屋棚上劃了個淡黃的圓圈。我發覺燈油已經剩了少半了。不節省一點，明晚是會更困難的。

說。
熬着燈光，我看見潔白的枕套上已經被漏水印了兩片濡濕的痕跡了。於是趕緊繫一繫睡衣的帶子，穿了鞋到外面去尋接雨的器具。找不到相當

的東西，只好把白日裝過水的大的瓦鉢拿進來應用了。

不能再睡了，和桶圍着被子坐着。靜聽着雨水滴在不同的器具裡所發出

「燈油快完了，把燈吹滅罷！」我對桶說。

桶看一看燈油快，地說：「住在這種又漏又沒有電燈的屋子裡，真是個霉極了。」於是他無可奈何的吹熄了燈。眼前立刻黑暗了，外面淅瀝的雨

聲和着室內的滴水聲，振蕩於沈寂的薄寒的深夜裡。桶燃起了一棵紙烟。

法國代表文學家華萊里

羽 茜

華萊里與紀德，同被稱為法國代表文學家，他以完成十九世文學，給現代文學劃一界線而對未來之文學投以莫大的影響。

然而他的作品，全部都可算是斷片，其實也真都是斷片。

「某種不能太明白的偉大遊戲之碎片」。這句話，正可拿來形容他的作品了。

其作品有列于「華利特」者：一為一九二四，二為一九二九，三為一九三六，其中竟把他的傑作包括淨盡。此外關於藝術的各篇論文及「現代世界觀望」等都包含在內。

尚有列于「蒂斯特氏」內者，列于「隨想」內者，列于「公式演說」內者等。

其象徵詩「水仙辭」，為世界聞名，我國有梁宗岱先生之漢譯本，原著者名譯為保羅·梵樂西。

勝利之歌

張文華

不必想那過去的酸辛
也不必想那未來的快樂
如今我們戰勝了仇敵
只管高唱着勝利之歌

當向我們降服的一刻
那仇敵還有甚麼可說
他們也許失却了魂魄
他們也許掙扎着神佛

但我們所應該記憶的
是已往對我們的壓迫
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
這名言一點兒也不錯

在十四年短短的期間
我們同胞的血會流成河
在十四年短短的期間
我們同胞的淚知有幾多

誰能忘掉那姦淫殺戮
誰能忘掉那掙取掠奪
他們蔑視我們的存在
他們不顧我們的生活

好像失掉慈母的孤兒
身和心竟全無着落
我們不想生依然在生
把日子一天一天挨過

也不許向誰去訴說

我們只渴望自己的區國

會理我們的寒冷飢餓

我們只切盼自己的同胞

會給我們一滴水一團麵

果然不負我們的祈求

有多少志士全流了血

果然沒忘却這無數孤兒

終於把我們救出水火

想那中原也踏上鐵蹄

我們的心真好如刀割

想那醜禽在華夏掠過

我們咬着牙竟無可奈何

我們想飛却沒有翅膀

我們想着眼睛也被人遮

心裡雖有千言萬語

就這樣在黑暗的地獄裡

過着人間最陰慘的生活

他們每天在討論計算

如何將我們更加勒索

只一粒米便得坐監犯科

只一塊肉毒打也逃不過

誰人的日子也不會平安

更何況爲勞役而被捉

被捉去修軍路鑿礦山

永莫想有家可以歸得

任管妻兒在哭泣悲傷

也不會得到釋放的許可

那田地裡更不用去說

耕種的被捉得沒有幾個

也有懷着幼兒的婦女
也有拿着拐棍的老婆

好容易盼到了秋天

却又盡量地全去出倚

自己的米糧自己不能去吃
自己的麥粉也觸不到唇

更何況到冬天無衣可穿

連女人都幾乎是全裸

你會否見老人在抖擻

你會否見孩兒在哆嗦

可是我們的仇敵却不同

他們的婦女身着綺羅

他們的老人興致勃勃

他們的孩兒健壯活潑

他們把我們當成奴隸

他們自己在不住享樂
他們口呼着親善協和
手裏拿着刀前來宰割

我們始終是忍耐沈默

心中只期待自己的祖國

如今果然獲到了勝利

使我們感激得淚如滂沱

啊 勝利了終於勝利了

使我們從地獄中逃脫

我們感謝祖國的勇士

但願將手來緊緊相握

你們也許會喜歡吧

當見到弟兄又已復活

你們也許會掉淚吧

當見到我們枯黃的顏色

啊 過去真好如一個夢

夢中曾有幾許風波

但如今那迷夢已醒

黎明的曙光將世界照徹

來 我們不管男女老若

日一齊來引頸高歌

勝利了 我們終於勝利了

正義決不是惡魔的俘虜

你且看國旗鮮艷的顏色

你看那青天是如何遼闊

你看那白日是如何熱烈

呵 唱吧 勝利之歌

知識最廣博的歌德

羽 茜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十二時，歌德降生在瑪因河畔之佛蘭克府。及長其知識極其廣泛，如法律學，自然科學，哲學等等，無不精絕。其畢生之大作為世人早已聞名的「浮士德」。自二十四歲起稿，至八十二歲時始告完成，我國已有郭沫若先生之漢譯本。但其第二部尚未得完。此外更有「少年維特之煩惱」（小說），「愛姑蒙特」（劇），「麥斯諦爾的學徒時代」（長篇），「詩與真實」（自敘傳），「西東詩篇」（詩）等，其中尤以詩歌為著，如「獻給月亮」，「旅人之夜歌」，「瑪麗昂巴特的悲歌」，均為一誦三嘆之佳作。彼于死之數日前，曾遙望着西沉的斜日，感慨頗深的說：

「啊，就這沉下去的刹那，都是這樣偉大呀！」

這正可拿來形容他自己的臨終，真是最恰當也沒有了。歌德死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朱 媿

天才黑下來。

隔壁的小銀子的娘又在扯着乾枯的嗓子唱起來了。和着低啞的五絃琴，像敲動一面破鑼似的，讓人聽着說不出是什麼感覺，祇疑惑不是人的音韻，尤其不是女人的音韻。

唱過了淫靡的「桃花庵」這一段據說是得意拿手的小調之後，緊接着就是大改作風的喊也「天涯歌」來。

簡直讓我看不下書去，推開放在面前的果戈里的『密爾格拉得』，我用手指塞上了我的耳朵，聲音却奇蹟地從四面八方直向我耳朵里鑽，使我不能不咒咀起我的環境來，我很後悔我沒有遵守了古有明訓的「擇隣」之道。

穿過紗窗子，吹進來五月的風。

天涯呀

海角

喬呀喬知音

小妹妹唱歌

郎奏琴

耶呀

咱們倆是一條心

咬着小字眼，吵啞的聲調里故意透着情趣；還磨等唱完，有兩個粗獷的男子的聲音喊『好來。聽着兩個聲音彷彿一個就是小銀子的名義上的爹子瞎子，另外一個或許就是龍會長。

雖然叫做于瞎子，可並不是瞎子。而且，他的眼睛幾乎比我們大一倍那樣凸露着，叫他做瞎子的原因，據說因為他視力總似乎不很佳，就是在街上遇見了他賢內助小銀子的娘和別人一起靠着膀子走，別人問起他來的時候，他也說沒看見。所以別人就給他一個于瞎子的綽號。他呢？他可也自己承認了這個綽號。他怕『沒有綽號不發家』。

另外，龍會長是于瞎子的把兄弟。于瞎子對別人說他和龍會長可以說是

竟逆之交，而龍會長呢？有一次找在分會的屋裏領啤酒的時候，聽見他的粗嗓門正在誇說着他的大姪女小銀子怎樣怎樣風騷，怎樣怎樣和他說笑，撕纏……

果然的，方才拍巴掌叫好的正是龍會長。他又提起粗嗓門極濕存的滑稽的口調：

——小銀子，你唱一個給大叔聽。

——唉，小銀子……

大約子瞎子是有點睜不住了，小銀子竟越來越膽子大，敢違抗起他的把兄弟來。

——我說，小銀子，快唱一個！他媽的，越大了越不識攪舉。看你是個豆芽菜，長來長去水蓬蓬……

倒底是于瞎子的話有力量。一段小過門拉過去之後，小銀子的有點委曲了似的顫抖着的歌聲就隨着五月的夜風飄起來了。

彷彿是「天涯歌」的第三支：

人生呀

誰不

惜呀惜青春

……

小妹妹似線線似針

郎呀

穿在一起不離分

……

噯——呀噯——呀

郎呀

穿在一起不離分

……

于瞎子的屋子里起了一陣轟天的爆笑，笑得有點讓人發毛似的，在笑聲里包藏着一種說不出的野望的覬覦的發露。

沉重地，屋門關閉了一下，小銀子跑到院心去。

噯哩咕噯地，我雖然聽不大清楚，隱隱的小銀子在說：

——什麼人性呢？瞧看看人家，看看自己……

× × ×

我攪這兒來的第二天，認識了小銀子。

都是走在向配給豆腐店去的道上，那正當一個冬天，道上鋪滿了一層薄薄積雪，走着，走着，我聽見我的身後尾隨着一串咯吱咯吱的腳步聲。

我回頭一看，看見了一張俊俏的姑娘子的臉。也許是爲風給凍紅了吧！

紅得很新鮮，也很華麗。

——你是不是新搬來的呀？

我點了點頭。

——那麼，咱們是鄰居啦！

——你在哪兒住？

——我就是住在你的隔壁的呀！

——你叫什麼名字？

——我嗎？我叫小銀子。

從那天我認識了小銀子，在院子里一遇見她，他總是笑迷迷地對我點點

頭，或是說兩句閑話。

後來，媽媽告訴我，小銀子並不是他爹和娘的親女兒，大約是從什麼地

方窮人家買來的，他家里的生活現在就指着他晚間串巷子唱小唱活着。

我也知道了。一到晚上剛要捨開電燈的時候，小銀子就穿上了一套整齊

一點的衣服，在右大襟上戴有一顆紅色的鑲刻着薔薇花的別針，頭上捲起

一堆很大的盤髮，隨着琴師向新天地那邊去賣唱去。

我看見小銀子在院心里等着琴師，我站在房門口問他道：

——小銀子，你上哪兒去呀？

——我上小巷子去。

——你都唱些什麼呢？

——唱什麼？都得隨着人家老爺們的吩咐，人家要唱東，咱們就得唱

東，人家說唱西，咱們就得唱西。有一回他們還硬要我唱什麼「潘巧雲大

鬧什麼的」。我說我不會，就挨了一頓臭罵。

——一晚上掙不少錢吧？

——掙多少錢也不給我花呀……

小銀子低聲的像不敢說高了聲誰聽見似的，還想要開口，那個 僱着

的琴師已經走出來了，小銀子趕緊迎上去就走了。

一直到夜半，才聽見有人輕輕地叩着子齋子的門，大約我想就是小銀子

回來了吧！

這麼深的夜，又是冬天，小銀子該是多麼冷呢？躺在被里我越睡越睡不

着，這時身旁的華也沒有睡着，他聽見我左右轉側着，他問我為什麼還沒

有睡呢？我就把這些告訴了他。

華像沒有在意的，笑了笑說：

——你還是睡吧！人家的事你也擔心，那叫看三國掉眼淚……

——中啦！你別說啦！

我雖然不要華再說下去，可是我自己仔細一想，也是。小銀子有小銀子

的運命，我又替他擔心做什麼呢？這樣人真有點傻氣……

× × ×

到春天，戶外的時間一多，我和小銀子見面的時機也越來越多了。

我做着飯的時候，或是白天我在房門外織毛衣的時候，小銀子就從屋裏跑出來，在我身邊的地上坐下，一邊看着我做活，一邊和我談話。

有一天，跑來坐在我身邊的土地上。

——別在地上坐呀，地氣有多涼呀！

——不涼。你不知道，我什麼也不怕。

噤着，就向我告訴起來她自己的事情；她很不得一下，把她自己都赤裸裸地展示給我的，她告訴我她怎樣在小巷子裏唱小唱，怎樣客人借辭不給錢，怎樣客人賞多了錢窘日子吃醋，怎樣錢自己一分也到不了手……

隨後就談了她的家。

——你知道呀！我爹爹那人看着老實，心里才壞呢！頭些天他趁着我娘上街買鞋去，他就亂七八糟的和我談了好多難聽的話。我不用說也明白吧！可是，我始終不答應他。你說：那叫什麼人哪！可是我娘又要上朝陽鎮了，他說等我娘上朝陽鎮去再和我說，我，我要沒有別的法子時候，我就實可去尋死……

我說什麼呢？我什麼也說不出。

——還有，我娘還勸我下水呢？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非叫他們把我害了不可。我娘呀，你看像挺正經似的，她一到外城去怎麼就能掙那麼些錢回來呀？還不是跟人家男人在一起鬼混嗎？有一回，她喝醉了，她就有滋有味地講起來怎麼和縣長的七少爺一塊兒喝酒，七少爺怎麼會賄賂……

……還叫我爹給他一個大嘴巴，吵了兩天架呢。

我聽着小銀子的話，想着圍繞着她的這幾個人，都是些什麼呢？

小銀子張着大眼睛看着我，我沒有說話，她就連忙把話頭接下去。

——你看見過吧！那個龍會長，我的八竿子搭不上的龍大叔，不怪他們是把兄弟，和我爹皮氣一點也不差。若是我一個人在屋裏的時候，他總是嘻皮笑臉，動手動腳的，不是要帶我出去吃飯，就是要領我去看電影，說這部影片是怎樣怎樣好，上海跳舞怎樣流行，怎樣夜總會，開房間，說得有聲有色的。等我都不理他啦！他就該來利誘啦！答應下回配給布票的時候怎麼能給我想法從中拿出一張藍毛布的衣料，再不，兩雙絲襪子也可以……你說，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這樣來討一個小姑娘的歡心是爲了什麼呀？哼，他當我不知道呢！男人對女人萬種小恩小惠呀，都不是白白的。

聽着小銀子的這一大堆議論不由得我笑了。小銀子却好像沒有發覺我的發笑的緣故，怔怔地看着我，想要再說又說不下去，想問我爲什麼笑也不好意思，就這麼樣怔怔地看着我。

我這回小能不開口了。

——你歲數小，別胡猜亂想吧！

小銀子聽見我說她歲數小，有點不負氣似的。

——我歲數小？歲數小我也都明白呀！小巷子裏的窩窩子們跟我說

過，他們說像我這麼大簡直知大人一樣啦！他們還和我開玩笑呢……

這樣無拘無束的自我剖視，我還是第一次遇見。我底臉微紅地有點感到灼熱，我深恐她再信嘴扯出什麼更難聽的話，我僵一僵手止住了她的話頭：

——你明白就算明白吧！我可不喜歡你再說下去啦！

小銀子以為她必是什麼話惹惱了我，悻悻地站起來溜走了。

× × ×

以後，過了好多日子。

小銀子再不找我閑談了。在院子裏遇見的時候，雖然照舊和我打招呼，然後總是低着頭走過去，看樣子好像有很多心事攪擾得心緒不寧。

我一忙起來，也就把小銀子的事扔開了。

不過，小銀子每天按時刻去串小巷子去是事實，每天半夜以前回到家里來也是事實。因為，他出入的時間都是我工作的時候，我工作的屋子和他的屋子僅隔一張板壁，我若稍一留意就可以聽得出。

是農曆四月十七吧，頭一天剛給華過完了生日，第二天我和媽媽坐在窗前閑話，媽媽有意無意地說：

——還是人家小銀子他娘有章程，快過節啦！人家又上朝陽鎮去啦！頂少也得弄個千八百圓的回來，人家也是個女人……

我突然記得小銀子在春天告訴給我的話，這回他娘又走了，小銀子自己

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可怎麼能挨得過去了？假如，小銀子說的話都是真實的，那麼，小銀子的命運可真不敢讓人信任想像是錯誤的了。

記得一部法國的影片里的女主人公在她生長的宴席上，曾說出過他的感想：

——男性的殘暴是無限的。

現在，這話給與我以極大的感動。特別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的家族里的最高地位的人，若也在對她施以不堪的蹂躪的話，她以什麼方法能希圖幸免這次災難呢？

夜裏，我傾聽隔壁的動靜。

一夜，又一夜。

這夜，我發覺小銀子沒有串小巷子去。琴師來了，又自己走了。由於返覆的響聲着的脚步声，我知道有一個人隔在隔壁的屋內不斷地踱着。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聲音，比往常靜得很，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想，也許我的多慮根本是不對的。

十一點鐘打過去，我已經脫下了我的外邊穿着的衣裳準備去安睡，這時候，嘩的響聲誘誘着我的睡意，我的睡意已竟很濃了。

當我將要邁出這個隣接着隔壁的小屋子，由牆壁的那面傳來了一聲極端恐怖的女人的嘶叫，我的睡意竟完全為這一聲嘶叫給逐得跑開了。我僅穿着一件襯衣貼着牆壁傾聽着，這一聲不太長的嘶叫之後，就是兩個人開始

格鬥似的沉重的跌下去爬起來的聲音，中間偶而來有女人的詛罵，由這詛罵我聽出來正是小銀子。

那麼，小銀子正在抗拒着必然的運命吧！

我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這格鬥雖然還沒有停止，可是，在我的眼前，小銀子的希望一點一點地萎縮了下去，於是，我起了求救的念頭，我跑進了寢室，推醒正睡得很熟的華，我說：

——你給想個法子吧——隔壁，小銀子和于瞎子支撐起來啦！于瞎子這大壞蛋，你說可怎麼辦才能救救小銀子呢？

華睜着眼睛。

——你又在多管閑事。咱們怎麼能干涉人家的家事呢？

我有點急了，搖了搖華的頭；

——不能那麼說呀！這是什麼家事，你不能讓警察來把于瞎子抓去嗎？要不然，小銀子一定要被沾污了的……

華張了張嘴打了一個哈欠，責備着我說：

——你越來越胡鬧了。是打，是教，是什麼，你都不能弄清楚，就要我去搜查犯罪，這真是笑話。我看你小心點別自找碰一鼻子灰吧！

說完話，華上頭又去睡了。我又是氣，又是恨，跑回小屋子再靠牆壁聽一聽，初聽的時候，什麼也聽不見，繼而聽見了極微細的呻吟，喘息，和……

我遭受了最大的痛苦。我跑回床上躺下去，奮怒的感情向我底心上左一次右一次地衝擊着，使我一夜也沒有得到安睡。

X X X

那夜以後，院子裏時常聽到關於小銀子的風傳。

小銀子却不到院子里來了。

我在房門前做晚飯的時候，隔着玻璃窗子有時看見小銀子在屋子裏呆呆地望着，等一看見我在望她，就趕快躲開，甚或把窗簾拉下來。

越於她躲我，我就越想看她。

有一次，晚上，她還沒有串小巷子去，正在院子裏乘涼，我從她的背後走到了她的身邊。

——小銀子！

她轉過身來看見是我，驚訝地：

……

也沒有出聲，點了點頭就想走。我一伸手拉住了她的胳膊，悄聲的：

——你到底怎麼樣呵？

她看了看我，眼睛裏滿滿了淚水。

——我，我認命……！

一湯說用手握着我臉跑回屋子裏去了。

一切的朕兆，都證實了我的構想。

可是，小銀子的事永遠在我心上打轉。也許正因為她對我陪過好多一點掩飾沒有的真誠的話，那些話，現在我才發覺它的可愛。也怪小銀子的命運小銀子自己認得清清楚楚，她是無可奈何才接受了她的命運的。

我盼着小銀子能有一次幸運的好轉。

盼着盼着，幸運終久是不可期冀的吧！代替幸運而來的是不出半月的個晌午，小銀子的娘由外城回來了。

我和媽媽都在院子裏一邊乘涼，一邊沏茶作飯。

小銀子的娘像一條箭似的，三步併作兩步的直衝進了她的屋子。然後，她的屋子裏就起了騷動，似乎是抓住了小銀子，夾雜着小銀子的哀求和哭號之外，小銀子的娘一邊不知道是用什麼發打着小銀子，一邊破口大罵着：

「你這個小賤貨，想不到你也竟敢勾搭上你的老子，欺負到我頭上來了。我可是不受你欺負的呀！走兩撞北的，我還沒有受過誰的欺負呢！欺負我的人還難從他娘胎裏生出來呢……」

傍隔着一面窗子，我們在院子裏聽得清清楚楚的。

「你到底說呀！是怎麼回事？要是你對的話，我就給你個地方。反正我也不是過癮，我還有什麼臉過日子？我的姑娘也來尋老娘的地盤了。」

……
你不說，我今天就打死你！……

小銀子和她的家

……
——你說，若是實在難受啦！街上那一個小伙子還不行，怎麼就非勾搭五六十歲老頭子不可呢？今兒個，我非得問你不可，你到底說不說吧！

……
小銀子祇是一個勁嗚嗚的哭，偶而，為他娘打疼了的時候發一聲驚叫，繼續還是哭個不了。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得出。

不多時候，于瞎子回來了。

好像于瞎子知道小孩子的娘今天會回來，于瞎子進屋，腳接着腳，誰會長嘻皮笑臉地也由後邊進來了。

誰會長一邊屋，拉着他那粗嘎的腔門：

——我說：嫂子女子也不必上火着急啦！這個事，得聽我說呀！小銀子一個小孩子，為他上火萬一急個好歹的不值事……

——我倒不上火呀！可是，他能大叔叔說，世間那有這樣事，作姑爺的來霸她的爹來啦！

——唉，這也不能怪罪我大哥呀！本來嗎？食色性也，是最難渡的。可是，話又說回來啦！小銀子可終久是不對呀！無論如何，不能作出這樣兇偷的事情哪！這，還與將來于氏族中的血統有關哪！

——我也就這麼說呀，你這小賤貨，看我剝你的皮……
大概，小銀子的娘又發起了什麼要打小銀子。

——別生氣啦！放下吧！讓子聽我一句話，女大不可留呀，還是呀，把他想法子送出門去，也省得你爲他操心。

可是……

——可是怕沒有人串巷子賺錢去了嗎？這個，嘿嘿，我倒有一點主意……

那麼，你說呀！……

以下，龍會長和小銀子的娘的耳語，我怎麼仔細聽也聽不清說的是什麼。不過，我記得小銀子說過龍會長怎麼獻過小股勳，那麼，他們於耳語一定是一種於小銀子最不利的一種毒辣的密約。

耳語過去，龍會長和小銀子的娘在痛快的笑了。笑里加雜有無限的陰險和譎詐，小銀子的娘笑止住了，冷冷地對小銀子說：

——這回你該享福啦！還不謝謝你大叔，從今兒晚上你伺候你大叔去吧！

啊！……

一聲驚叫，沉重地，小銀子昏倒在地上。

龍會長一邊依舊笑，熱熱的吩咐子瞎子去給叫馬車，一邊幫着小銀子的娘騰聲騰氣地叫喚着：

——小銀子，小銀子！

x x x

小銀子自從被大昏獸里背走之後，就再沒有回來。

院子里的人都在忙著準備怎樣過五月節，很少有人關心到這件事情的結束，即便是間或有人談到小銀子，也都是偶而的根據，一點不太可信的謠言，有時誇大得根本讓人不大敢相信。譬如說小銀子作了龍會長的姨太太可抖起來啦，龍會長單給他租了一所小洋房，有浴室，有客廳，出門坐汽車，看電影都看得看包箱，沒到五月節把西瓜都吃膩啦……

不過，由於小銀子的娘的口風，漸次地可以聽得出來小銀子怎麼能到龍會長手里去的原由。最初是龍會長用信把于瞎子和小銀子的事連綿帶改的告訴了小銀子的娘，所以小銀子的娘馬上就趕回來了。那次和龍會長的密談結果，是由龍會長再給介紹一個學藝的女孩子來頂小銀子串小巷子賣小唱，另外，龍會長暗地里送給了小銀子的娘三個布票。小銀子的娘把布一領出來，都給同院的人看過了一遍，一個是十三尺半的彩花軟緞，一個是十三尺半的丈青色充毛布，一個是七尺的透着牡丹花的絨紗。

這些，就是小銀子的總估價吧！小銀子的娘說得也很對，小銀子值不了這些東西，不用說別的，就祇一塊十三尺半的彩花軟緞也值五六百圓呀！小銀子，小銀子一個臭驢丫頭能值幾圓錢呢？

五月節的前一天晚上，于瞎子從龍會長那裡回來，也不是和小銀子的娘說什麼來的，小銀子的娘又提高了嗓門子吵嚷起來。

——人死了？話該！你告訴他，趁早把他說那個小丫頭領來，要不然，

時，我才有法子讓他認識我呢！我告他別的不說，我先告他使估布票，這可是有磚有瓦的地方……。

于瞎子低聲下氣的，總算把小銀子的娘的火給壓下去了！趁著吃完飯小銀子的娘沒有注意，夾著破舊了的黑呢帽子跑了出去。

五月節的那天早晨。我在外面剝粽子，不提防有一個比小銀子小有四五歲的小女孩子走到了我的身邊。看著我在剝粽子，好像有點像似的咽著涎水。

——粽子，好吃麼？

——噠。

我隨手給了他一個。他拿過去，一口兩口，貪婪地吃掉了。

——我餓啦！爹娘還沒有給我吃東西呢！

——你是誰家的呀！

我隨手又給了他一個。

——我就在這廬呀！

他指給我小銀子的娘的屋子。不禁不住注意地看了看這個小女孩子；在她的眼睛裏，和小銀子一樣流動著可愛的純潔的光輝，她的臉長得很美。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依舊剝着粽子。

——我叫小蓮。

我又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臉。

說不出爲什麼，我懷着要哭的情緒，逃避開了眼前的叫小蓮的這個小孩子，跑進了房門。

媽媽看著我空手跑進來，奇異地問我說：

——粽子剝完了麼？

——還，還沒有完呢！

答着話，我的眼淚竟不由得順着臉淌了下來。

你揉碎了我的夢

金 羽

遇見你

在昨天

這冷寂得如廢墟的地塋

宛如一隻銀色的幻夢

開始了

在隆冬的尾巴上

有歌 有笑

也有嘆息

年青人的心坎

降臨了春天

沒有了嚴寒

在冰雪掩蓋的凍原

丟棄了灰色的寂寞

那幻念

如詩

如畫

美麗的構圖

是你爲我完成的呵

四月的孟夏

薰風飄來你

一曲孤獨的歌吟

從遼遠的地方

於是我就把夢

奉個交出去

企圖你爲我點綴上

更濃厚的色彩

佳節的早朝

我玩着一束蒲公英

你跑來笑着

你告訴我

是從那有水的地方

跋涉過來的

有霧

看不清你的臉

天真的笑貌

太陽出來的時候

你低着頭跑掉了

從此

你迷茫的影子印上我底夢

我底夢就更沉重

太陽晒着我底夢

白雲欺着我底夢

我把夢投給

仲夏的天風了

八月天有霧

霧濃濃地

濡濕了我底夢

醒得拾不起來

我就把它安放於

中宵的孤霧里

它竟在冷夜中僵枯了

我爲失掉了的嚔泣

嚔泣

一個黃昏

一個黎明

暗暗的街道

你跑來說給我

「這麼重的霧

塞塞了呼吸

可怎麼能挨得下去」

我捉緊了你的手

想看一看

你底眼睛

霧迷了我底視野

我把僵直了的夢遞給你

你悄悄地

一句話也沒有說

被冰冷的兩掌

酸酷的揉碎了

沒有聲息

也沒有哭泣

我守着碎了的夢

像丟掉了我底心臟

月亮照着的白夜

我喊着你的名字

迎着慘白的月光

你帶着影子走來了

凝視着我紅腫的眸子

耳語給我

「夢，可憎的

千古的大冤

它象徵着

一個希望的阻塞

一個新生的迷失

霧不消

眼前是永恒的薄明

我要爛睡一場

你的聲音遠了

我開始咀嚼自己的哀愁

自己的苦索

聽八月的風掠過大野

菊花開的季節

我守着碎了的夢

把思念拋向無遠遼遠：

迢迢地追尋不得

你的步履

你的聲息

聽說你在撲捉

一隻緋色的希望

那花香，那艷麗

在你眼前懸聚久了的

終於

滲透在你的心扉

於是我爲自己掘去了

葬下去碎夢

你還想發掘麼

用你濕存的手

你的依舊的感情

你可不要逃避呵

是你揉碎了我的夢

這就是說

爲你我把碎夢葬埋呵

利 敦 之 戀

阿 三

白爾淮·利敦，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壇上，佔據着第一流的榮耀地位，我們雖然對他的作品與生涯都不甚深悉，而他的戀愛故事却頗爲世界文士所樂道。

他曾經做過十年的國會議員，此後被公認爲男爵，更做了殖民長官而終其一生，我們知道的就只有這一點。而在十九世紀英國文壇上，是被稱爲「長袖文學的標本」的。

利敦是一個宿命的戀愛者，他的一生幾乎全被戀愛所糾纏，這一點和德國的歌德差不多。十三歲時，他就熱戀了一個少女，在森林之陰，在小河側近，時常和他的戀人比於熱情的夢中。

據說，和希臘詩人拜倫有過關係的加魯林女士，也曾和他熱戀過。利敦和他的夫人霍拉女士，兩人間寫了許多情書，顧爲「戀之書信」，並且印成了單行本，廣汎的被英國青年男女所愛讀着。

他生於一八〇〇年，死於一八七四年。

彌 補

乙 梅

我不敢相信，我們所希望的，真的會來得這麼快，這麼容易嗎？

當我們得到了一個給我們帶來希望的消息之後，我和麥握着手，高高地跳了起來，一個十四年來從沒有過的真喜悅，降臨在我們的心中。

「這回我們可拍起頭來了！」

啊！我們終於得到了答覆在今天。

每次，當我們在極度的忍受虐待之時，麥總是要感傷的對我問：

「流淚！我們甚麼時候才能有擡起頭來的一天呢？」

對於這樣一個可怕的無以解決的問題，我能回答甚麼呢？

到此，經過屢次的失望，我連希望也不敢有了。啊！我知道，這種痛苦，是可恥的。但是我終於這樣想了。

啊！那一切都成了過去，是的，過去得太快，也太慢了。

蔚藍的青天，暖日和煦的白日，和隨風舞動着的紅色旗幟，一切都愉快的飄揚着。

「相信吧，魔法已經去得遠了，你已經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有誰永遠向我這樣的喘喘着。

是的，這十幾年來，一直在狂喜中跳躍着。

好像參加了一次大合唱，閉上眼睛也可以想像得出，那一張張榮養不良的臉，一隻隻貧血的手，大家都忘却了自己的可憐，因為這最大的喜悅而歡呼，高唱。

是那魔鬼，抽去了我們的榮養，吸去了我們的血，在不知覺中，他們一天天活色起來，我們一天天貧弱下去。真是狡猾的大盜，竟把我們四千萬個豐盛的生命，給變成了四千萬個貧血者，除了他們，更誰會有這樣的殘忍。

他並且改造了我們人生的原型，尤其是不幸的待教者，在他的魔法魔視，確定了一個緊要的階段。雖然他們的精神是不會動搖，然而，那密密的魔網，它終於造成了一個與我們原型不相一致的怪型給我們。

如今，我們征回來了自由，行動自由，思想自由，可是連我們那完整的原型的原型，但是，向誰去要？

那魔鬼，已經走上了他的末路——豎起了白旗。

啊！我們受了一個多麼大的損失？誰也不會輕易把他忘淨吧？但是，

我們並不悲觀，有破壞，才有建設，但願我們，拿出全力，去彌補我們這

絕大的損失，一切擺在眼前，或是存貯在心裡的慘傷，都是做我們上進的

一個有力的鞭策。但願我們肯埋頭苦幹，光明的日子是屬於我們的。

托爾斯泰和二十八

珂 三

偉大的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在其一生的作品中，給與世界無限的驚訝。他的傑作「戰爭與和平」的原稿，由他的夫人抄了七次，原因是他寫得太潦草了。這和拉斯金一樣，拉斯金在寄給他朋友喀萊爾的信中說：

「因為寫不好字，我覺得很可恥；但是，若能用心的慢慢去寫，也或者可以寫得整齊些，不過我心目中想寫的意思，就要因此而忘却了，簡直無法可想。」

所以，盧騷說：

「思想家 and 創作家，倘如他們的字寫得漂亮，將要不能盡情發露他們橫溢的思想了。」

托爾斯泰生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他最初的作品「少年」的第一卷也是二十八日出版的；他向蘇菲亞小姐求婚，也是二十八日；而他的長男也恰恰生於二十八日；同時他有一個兒子是在二十八日結婚的。當他八十二歲脫離開家庭的時候，在俄國曆書上，也還是二十八日。

爲甚麼「二十八」這個數字和托爾斯泰這麼緊密呢？用運命去解釋，或用科學去解釋，都是不可能的。

托爾斯泰雖然排斥迷信，但他對於「二十八」這個數字却也深深的驚訝。

呂乾娘身邊底人們

舍 黎

當熊大嘴被狼吃的消息，傳到熊家大院時候，這大院吵燥得如同開了鍋一樣；每家煙筒都冒着煙，這煙就像開了鍋的蒸氣，每天都冒個無停息，而每天都要開鍋的。

其於熊大嘴在熊家大院倒不是怎樣出奇的人物，他之所以異於常人的，不過嘴大，說話露風，就是熊大嘴自己也知道他不是熊家大院里的人物，他每天都以為這大院的人們，都是活在他前頭的人物，他活的很不高興。他是吃人的，而狼吃熊大嘴，是應該的事。據說這次吃的倒很乾淨，把肉和皮都吃掉，身上的骨頭被嚼碎，只有個瓜骨了，倒給熊大嘴的后代留一個紀念。

如果打算熊家大院被我們知道，到是值得我們來談起的事，這里住的都是些什麼人呢？誰也數不太清楚，誰也不希數清。我們無妨先來數將一下！我們依文章的層次來數一下。

走進大門，第一家是任道德會的唐真人，真人是最信神佛而又最喜歡燒香的。就是這次熊大嘴被狼吃掉，他說：「熊大嘴在前世，是狼的一轉，

當他是狼的時候，也吃過人，此次吃熊大嘴的狼，也就是在前世被熊大嘴吃了的人的一轉，這是一種報應。」

這一說，不知別人怎樣，馬上把靠近公共便所的呂乾娘說信了。

呂乾娘說：

「可不是！我早看熊大嘴不是好脫生的，當然也不能得好死的。他走道腳沒根。有一天我和他走一個對面，我就有點害怕，因為他的嘴真像狼嘴，如果嘴再大點就要到耳唇了，真是狼脫生的，一點也不錯啊！」

呂乾娘去等把這句話說完，一股臭味衝進她的鼻孔，就快呂乾娘少吸一口新鮮空氣，覺得不大是滋味。總不如自家小孩蹲在自家的坑上拉屎拉多少也不覺得臭。

「噯！該死的，又來打掃手樓的了，我真算倒血霉了，住的房子和公共廁所做鴉居，人家孟母有三遷，我將遷到那去呢？過日子靠廁所真是一件損事啊。一年到頭連點好味氣都聞不着，真是一個五味俱全的南菜館，廁所的蒼蠅和屋子裏的蒼蠅是一家人，飛來飛去到有個方便！」

呂乾娘說是遲那時快，未幾說完話的時候，只見六個身著短衣，頭纏黑的人，足登破布鞋，臉上流着汗，汗把臉的泥土都沖洗得乾淨的六個年青漢子，鐵筒是兩個人揹着一個，六個人揹着三個，每個鐵筒都沒有蓋，耀武揚威都從呂乾娘的身邊走過，臭氣有如千軍萬馬直衝入呂乾娘的鼻孔，幾乎把呂乾娘都臭得頭暈，他氣得說不出再能洩盡氣忿的話了。人家大便，在他房鄰，打掃手樓還要在他的房前經過，這是什麼道理呢？使他想不出一個結論來。

因為住坐困難的今日，他既不能搬家，又不能使公共廁所搬家，她又不能不拉屎，同時他又不能使全院的人們都在各家宅內建廁所。結論當然無從獲得的。

忽爾之間，她不知怎的聞到清潔夫的身上了，她不由的：

「呀！比這還呢，這樣人晚上上床睡覺，他的老婆不討厭他嗎？她轉爾又想：

——這樣人多半是光棍，就是有了老婆的話，早就離婚了。不！也許更愛他呢！

呂乾娘想了想，又注意到一個清潔夫的身上去。

但見這個清潔夫有一人來高，臉長，有兩三個月未會修理的頭髮，左眼睛大，右眼睛小，稀薄的眉毛，黝黑色的皮膚，兩隻狗牙總露在口唇之

外。

呂乾娘想：

——這人像誰呢？

呂乾娘又仔細想：

大嘴，大大的嘴，能塞進拳頭的大嘴，她忽然自言自語着：

——唔，像熊大嘴呢。真是熊大嘴，是熊大嘴一點也不差呀！

於是她好像發現對大陸的高聲聲，意思是這聲音傳到全院乃至全院的個人；

——嗚，好大嘴的小夥子呢！像熊大嘴，像熊大嘴，熊大嘴並沒有死，熊大嘴呀，你也復活了。

呂乾娘說出的話，她也不知所由出，可是她忘了什麼實在不實在的，聽把這句話，反複道念了數十遍。

一一

呂乾娘這一吵吵也不要緊，把隔壁夜間只顧打牌，白天睡香覺的胖七嚇醒了。胖七嚇也許正在做夢，夢着又是一個滿貫，一桌人，圍坐，男男女女的，說笑笑笑的，指尖和指尖擦擦的，眼睛和眼睛傳達消息，脚下桌下踢踢的，何等寫意呵！如果女人打牌會來着，什麼也不用，什麼就有什麼牌，管保贏。但是最緊要的，就是當那剎那之間的動作，最

爲緊要，男人最可利用的，如果你給他一點女人所具有的一點甜意，就是扒男人的心吃，血喝，都可以，何況一張牌呢？

女人呵，女人呵，女人和男人打牌是一件很稀有的一个好機會，要什麼有什麼，脚尖一觸，眼睛一溜，手尖一擦，什麼都天下太平了，都大吉大利了。

比如說罷，昨天晚上那個發財當的邢老板，雖然都快奔六十，兒子媳婦都快娶兩個，他還好這口，胖七嬌在桌下用脚尖輕輕一動彈，恰巧碰在那老板的腳上，接着就是一個眼神，你瞧啊，這位大老板就坐不穩站不牢了。不用細說，他早已會意，知道是要牌……真是便宜的呵，這一宿，借了那老板的光，邢老板真正好人，真正好玩的胖豬啊。

可憐的邢老板，被利用個痛快，如果做一個女人的，如果要拿着天所付與的特殊魔力去利用男人，那正是一個傻子。

胖七嬌醒來了。

胖七嬌醒從疲倦的夢里醒來了。

聽得外面吵吵鬧鬧的。

正是呂乾娘的聲音。

她的眼睛，還未睜開，她的鼻骨在陣里晃盪，披散着頭髮跑將出來。

——「嗚！呂乾娘，你大聲呼叫甚麼，有誰向着進你的被窩了嗎？你這種經病的患者啊！」

呂乾娘擡頭一看，知道是胖七嬌，所以急急用迎和胖七嬌的話，

——「嗚！胖七嬌，你這該死的東西呀！小冤家，你玩的寫意嗎。你竟敢和我開的那種的玩笑呀！」

胖七嬌的眼睛，這回可都完全睜開了，看看外面的太陽，日頭爺已經斜西了，知道又快到發財的時候，所以他很高興的而且又怕誰知道他的昨夜秘密似的說：

——「呂乾娘，不要追問我吧！我都被那群男人騙了，連一個好牌都不放鬆，男人是自私的東西，把我的錢都贏去了。」

呂乾娘不懂胖七嬌的話，仍繼續的說她的話：

——「我說胖七嬌！方才我看見熊大嘴了。」

胖七嬌聽見她看見了熊大嘴，真是晴天一個霹靂，深夜一個閃光，頭髮都說得立直了。

——「真的嗎，熊大嘴不是被狼吃了嗎？你怎麼能夠看見，莫非是你活見鬼了嗎？」

呂乾娘依然心平氣和的說：

——「不！他沒死呀！狼吃應是謠傳！」

胖七嬌雖然一腦袋打牌一腦袋男人，但是一個人被狼吃，而且真的沒有被狼吃，她只覺得這件事很生趣，拿它做爲談話資料也很有趣，並不是爲了一個人的復活喜欣，也不是爲了熊大嘴的去死的運命喜悅，更不覺得

熊大院多了一個熊大嘴爲大家慶，就是熊大院少了熊大嘴，也不是使人悲哀。在胖七爺自身看來，她沒有喜欣，她更沒有悲哀，白晝與黑夜，在她總是分不太清楚，她只曉得她的事情，除他之外，她會不加以理會的，因爲黑夜，是她快樂的時候，有一桌男男女女的朋友伴着，伊在這黑夜里，人們都沉睡下去時候，她充分，澈底的利用了邢老板，她覺得她們勝利，聰明；白晝，大家都工作，只有她一個人安適的睡着覺，把夜間得意的構圖再在夢裏素描出來！她覺得只有她才是一個幸福者。

邢老板爲人很慷慨，一個當舖老板，對一個女人，有熱誠，不苟且……真是一個好人，不過肚子大了，像豬啊。

怎辦呢！

胖七爺把話又轉回到熊大嘴的身上：

——「啊！呂乾娘，那是實在嗎？」

呂乾娘把方才的印象又使它在腦袋里打了個圈子。

——「是呢？熊大嘴並未死掉呢？管真的假的？」

——「我不相信！一個人被狼吃，還能活過來，除非他整個的從狼嘴進去，把狼肚子脹破跑出來，我真不相信，天地間有這段道理，熊大嘴，他也沒這大本領。」

呂乾娘往下簡直是無話打對了。

又聽胖七爺說：

——「呂乾娘！你活見鬼了。你有那病呀！」

呂乾娘，急的沒法子，強硬主張說：

——「不是鬼呀！決不是活見鬼，請放心！」

——「我不相信，天地間竟有這件事！」

——「天地間真有這樣的一段事啊。」

……

呂乾娘和胖七爺幾乎大聲爭論起來了，在她們覺得聲音還小，真的，早已被全院子的人們聽見，尤其是一提到熊大嘴。

三

正是單寡婦教子的時候，單寡婦和王九環爲隣，王九環是個老處女。

單寡婦守了十年寡在這院里整整住了十年，她決沒有聽說狼還能吃人。

她小時候在中國的中部住過，那地方是人吃人肉，此外誰敢吃人呢？狼？她沒有看見過，從守寡後，就去敢一個人獨身出去過，她什麼都怕，怕男人的眼睛，可是男人並不吃人，狼還能吃人，狼是動物，人是萬物之靈，熊大嘴竟被狼吃了，一個人怎麼被狼吃掉呢？一定是很勵害的東西，牙一定長，而且有力氣，它一定喜歡吃人肉，然而她並沒有見過狼。

她想：

狼的牙，和魚牙一樣。

她又想，

狼心狗肺，狼一定是忘恩的東西，

她再想：

小時候，講故事，小孩放羊，第一天小孩對人撒謊，說：「狼來了！狼來了！」村人跑出來救，小孩把村人騙了。第二回，狼果真來了，小孩招呼，村人以爲他仍撒謊，所以未能出來應救，狼終於把羊吃掉，狼還要吃羊，那時怎不把小孩也吃了呢？大概因爲羊肉比人肉美！

但是熊大嘴怎被狼吃了呢？

單寡婦不敢想下去。想她也是人，她又想起十歲的大柱子也是人，終不免有被狼吃掉的危險。

——大柱子 以后不要瞎跑了，嚇跑沒好處。

——大柱子，狼吃人呀！

——你要遇見狼，你就不能活了。

——如果你不能活，那麼我就不能守寡了，我守的不是寡，守的是你呀！

——熊大嘴，被大嘴狼吃了……你要留點仔細，狼有長牙啊……

——我們就這麼死，也別讓狼吃了，連屍首都找不回來呀！

單寡婦聽見外面是呂乾娘和胖七嫂的爭吵，原因是爲了熊大嘴的復活靈

題，她仔細分辨個清楚，原來是熊大嘴復活了。熊大嘴被呂乾娘看見，真的呂乾娘，從搬這院后就沒有說過一句謊話，說話總能找着依據……

她急忙跑出來。

這時候，胖七嫂的臉都爭論得漲紅了。

單寡婦：

——唉，你們兩個人，別爭論了。白天那能活見鬼呢。呂乾娘什麼時候也沒說一句假話，七嫂，你信吧！

胖七嫂自己以爲自己的理由站得住，一個人病死的都不能活過來。何況被狼吃掉的人，絕對不能活。熊大嘴的皮和肉和碎骨頭，怕早都變白鳥的狼糞了。

——不！單太太，熊大嘴怎能活呢？他早就變成鬼了！

單太太，知道胖七是熊家大院的女狀元，比別人都多條道，關於熊大嘴的活過來，總有獨特的意思，連自己也沒可應對了。不過胖七說的很透徹，不然胖七乾娘，怎能平空說假話呢？說假話也沒有什麼用處。

——噯！我說七妹呀，你信吧！詳必胖七乾娘說的實在，不然人家那能說呢？你信了沒有虧吃。爲了這點小事。

胖七雖看見單太太和胖七乾娘站在一個戰線，竟向她一個人攻擊起來。自己雖然占着一片理，可是勢太孤，於是她忽然想起來：女人多受男人的援助，如果一個女人在世界，沒有一個男人來理的話，簡直不能站一點脚步，所以女人不能離開男人生活，她要誰來援助呢？如果她在勢孤人單的時候，有一個男人幫她說上幾句話，她馬上可以得到勝利，那有多麼光榮的事。那個男人可以能援助她呢？她忽然想到昨夜打牌的事，是那老板，那老板給她過好牌，是那老板！如果那老板來，那老板替她爭論，一定能把胖七乾娘和單太太戰敗，那該怎樣愛那老板？她想到一個「愛」字，她對那老板什麼時候也沒說出愛字，愛是女人的最尊貴的東西，那能輕率的說出愛字。偉大的只有女人的愛，如果女人失掉了這種原素，那男人早就離開遠去的了。所以不能說出愛字，永遠保守着這愛，男人愈懂愈值錢，男人才能愈獻殷勤，爲那老板來說，好牌一定多給幾張啊！

胖七雖想到這，心像有了主張，有了力氣，像勝利了胖七乾娘和單太太。於是她大着聲說：

——我不相信，我不能信，打死我也不能信！我一定不信。……

四

——王九環呀！九環呀！

王九環是熊家大院的老處女，也許這大院的風水，不發姑娘呀。王九環從搬到大院來，就沒找到婆家，她自己對鏡照一照，不太好受，她和胖七是隣居，她很羨慕胖七，胖七雖竟和男人在一起打交際，一個女人和男人在一起，一定有一段好味道。

她對鏡子，照了照，自己對自己說：

——王九環呀，九環呀！

……

她忽然聽見是胖七乾娘，胖七，單太太的爭吵，又是熊大嘴的勾當，死就死了罷。什麼活不活的，狼吃，病死，都是死，還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她感到很羨慕熊大嘴，死了到乾乾，活着沒趣味！

聽見胖七乾娘的聲音最高，好像受了什麼委屈，總是單太太和胖七乾娘是一個戰線，把胖七乾娘戰敗了。

她想胖七雖是有用的，尤其胖七乾娘之對於王九環，用處大着呢。

所以她要應援胖七嬌，她爲胖七嬌辯論，替胖七嬌出口怨氣。

院裏，這回有四個人的吵聲了。

呂乾娘和單寡婦對胖七嬌與王九環。

呂乾娘和單寡婦是粗聲，像銅鑼。

胖七嬌和王九環是尖聲，像喇叭。

這樣，熊大院，真是像開鍋一樣了。

正看小孩往炕上拉屎的錢大媽，

大煙剛忌完新從康生院回來的史太太。

天天和男人吵嘴怕男人納妾的，小心謹慎的廖八奶奶。

小脚大屁股的顧老媽子

槍房子招待的白小姐

雖然金佛還敢殺雞叫林女信士弟子。

天天和胖七嬌那老板在一起打牌的也不知是太太，或是小姐，結婚與否的程大辮子。

她們都急跑回來了。圍觀熊家大院的四位辯論家。

單寡婦比手畫腳，一定要胖七嬌信，而王九環咬着牙，瞪着眼睛，替胖七嬌爭論非一定不信。

而呂乾娘說：這事單寡婦都能信，就讓胖七嬌不信！那麼胖七嬌說：王九環都不信，我怎能信？

聰明的金佛敢殺雞的林女信士弟子用右手食指點了點名，熊家大院的人幾乎全到場了，只有，住道德會的唐真人未到場，她知道這事無結果，所以說：

——喂！諸位，還是請真人給算吧！他是能算出來人間的吉凶禍福的！

五

在來到熊家大院。

滿院黑洞洞的。

胖七嬌的屋里熱鬧起來了。

老板，那個當舖那老板，此外還有新從衙門被差的什麼員，什麼代寫書信的謝近視，又是什麼的分銷處的楊先生。一屋子人，就是這胖七嬌也數不清了。

男人的臉，在胖七嬌的眼里有兩種意義，一種是男人是神秘的，他無論怎樣寂寞，悲哀，或者困難臨身的時候，她馬上可以想起男人來，如果一見了男人的臉，一切都消逝了。在她，男人是神秘的，是最神秘的。一種是

要利用男人，她感到男人對女人沒有一個不獻殷勤的，沒有一個不對女人有相當時候忠實的，如果對一個初交的男人說一句希望的話，那男人可以以用盡他所有的力氣去使它完成，使女人有最后的獲得與微笑。這不是男人永為女人奉仕嗎？單就那老板說吧！要對他說要吃飯的話，他就可以到街上買些酸的水菓回來，如果說想回吃，他定和胖七嬌一同去吃大餐。就是那回馬連良的排戲，顧爾君的活人公演，那老板早已陪着胖七嬌去看過……

那老板畢竟是神祕啊！

可是。

男人為什麼永為女人而奉仕呢？同樣是人類，女人可以永遠支配男人嗎？

真的，胖七嬌是勝利了，是代表女性而勝利了！

怎樣再進一步應付那老板呢？

她不相信對那老板有愛情，憑胖七嬌能和那老板有愛情，她不相信。

今天，那老板比平日高興的多，新刮的臉，皮鞋擦的油很亮，洋服領帶是紫紅色，牙刷的雪白。博士頭。

那老板比平日美的多了。那老板怎麼美起來了呢？

胖七嬌很奇怪，唯美，都是女人，只有女人才能夠唯美的條件，搽粉啦，抹口紅啦，燙髮啦，穿高跟鞋啦，描眉啦，打髮啦，說嘴拉細聲啦，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見男人不擡頭，種種……：那麼男人准的那樣美呢？

那麼女人為什麼唯美呢？

她想不下去了。

她對那老板更感到男人的神祕了。

那老板挾一個小包，這小包始終不離他的手，她兩眼釘釘的望着，這是慣例了，那老板就是不空手的，不是吃的，就是玩的，那老板真是好心臟啊。

今天，那老板拿來什麼，這包不同每天的颜色了，長形，軟軟的，彷彿有相當重量，從來在那老板的手裏也未看見這樣布奇的東西！

胖七嬌想：這東西一定給我的，是大衣料子？絲襪子？……

一夜，胖七嬌完全浴在喜悅里，熊大嘴是不是被狼吃掉，呂乾娘是否說謊，都讓她忘得一根毛也不剩了。

結果，臨近視線的擡不起頭來，楊先生和科員略有點損失，那老板平常而胖七嬌是贏了，不知怎麼贏的？

天還沒有亮，謝近視，楊先生，什麼科員都有點是支持不住了，不得不暫告敗北，他們都閉上眼睛，什麼都忘掉！

胖七嬌更有神氣對那老板說：

——叫我怎麼報達你！

——你竟給我好轉！

——你真是好人堆中挑出的好人！

——那老板，板着肚子不作聲，笑，的，一面吸着前門。

——胖七癱坐着那紙包，想說出什麼，那老板早就明白了：

——唔！你急了！

——胖七癱被喜悅包圍，但是她又忽然想白天和呂乾娘，單寡婦辯論的事

情：

——那先生，你不知道熊大嘴被狼吃了？

——我聽說。

——你看呂乾娘說她看見熊大嘴活了。我沒看見人在狼肚子裏還能活。

——

——那老板彷彿沒聽見，並未表示出什麼。

——胖七癱繼續着：

——我爲了熊大嘴的死活問題幾乎被呂乾娘，單寡婦氣壞，她們說熊大

嘴並沒死，讓我信，我憑什麼信？你必須幫忙我！明天替我出口氣。

——那老板：

——我那知道這些事，熊大嘴被狼吃誰也沒看見。他活了，誰也沒看

見，就是一個熊大嘴的死活，與我和你無關係，我們論他做什麼？還說我們之間的事吧！

——胖七癱也覺得有一番道理，但是：

——那到是不假，但是我不是爲了熊大嘴的死活表示如何，我爲了一口氣，我不能屈服呂乾娘！那王九環大姐到和我同志！

——那老板聽了王九環，他早就注意到王九環了，所以急急的說：

——王九環！

——胖七癱知道有些不妙，一個姑娘被男人愛比娘們容易得多，王九環所以

幫忙她辯論也許爲着和那老板怎樣也未可知，所以她急的：

——不！不是王九環！

——那老板搖了搖頭。

——反正那老板已經明白了。

——胖七癱：

——還是說熊大嘴好嗎？

——那老板用力記住王九環后：

——唉！不用管那些無用的事罷，把我們管好就行了。

——胖七癱聽了，也很贊成。

——那老板的禮物還未展覽，那有關工夫管人們的閑事。

——所以對那老板很快樂還含着慾望的說：

——是的，我不管了！熊大嘴是熊大嘴，我們是不必論他，護他自己論自己吧。

六

熊家大院的人們依然像開鍋的一樣，由熊大嘴被狼吃的事情，又轉到熊大嘴從狼肚子裡跑出來。或又不知什麼緣故活了的——一件大事了。

呂乾娘還是堅硬着主張，單寡婦勸每個人信，而王九環爲了種々依然更堅硬的維護着胖七婦。

那麼胖七婦呢？她不管這些了，因爲她覺得那老板的話有理，同時他覺得她和那老板之間的一股說不的滋味，總比爭論熊大嘴強得多。

其餘的人呢？
倒不覺得怎樣。

胖七婦原打算把這事放下，把那老板的高論傳給她們，使她們別管熊大嘴的勾當，死活，只是熊大嘴的一身上的問題，還是自己官自己好了，尤其王九環，快找一個男人吧，寂寞一輩子，到使人活不下呢。

而呂乾娘呢？她也忘記，她爲什麼說看見熊大嘴，熊大嘴是不是已經活了，她也忘記，但是她打算告訴她們，等々她再調查或者再用腦子想一下，但是她要有主張，她不能讓步，同時單寡婦已勸誘熊家大院的人們，真的，單寡婦是一個誠實人呢。

呂乾娘對單寡婦說：

——她們都信了嗎？

單寡婦：

——她們都可以信我！

單寡婦又理直的正說：

——我從來所說的話，都受人信的。

.....

.....

熊大嘴的問題，給在熊家大院的唐真人來解決了。

真人募集了許多香資，呂乾娘出資較多，胖七婦也拿出幾圓，就是那老板也開始提出了一個多數。王九環自己從前的莊產費提出了三分之一。

大家很切實的讓真人真香燒，來給解決熊大嘴的問題。

單寡婦，王九環連覺都睡不下了。

一日，

真人說：

——唉！熊大嘴死沒死呢？我已經對佛問過，如果他真被狼吃掉，我們給他超渡超渡罷！

種子

沈重

我是一粒種子
久埋無人的荒郊
我是一根幼芽
慢慢的伸出地表
生枝 發葉
自然的風雨
是我的撫育
土里的砂礫
也成了養料
伸縮 長嚼
青空的白雲
是我的希望
清溪的流水

也向我圍繞
伸縮 長嚼
我默默的開花
默默的謝凋
我不敢希求
滿樹香甜的果實
爲路人咀嚼
但願無營養的枝葉
也長得繁茂
我無意的延緩
我隨意的擺搖
縱使我一棵荊棘
也要長滿

長滿荒蕪了的野道

黃昏

不是太陽的西沈

天邊遊翔着烟雲

殘暉正塗血

殘暉正塗血

抹上碧瓦樓頭

抹遍腳下的湖濱

且坐湖畔石上

默對湖水傷神

讓魂飛千里外

千里外的此時

可有美麗的黃昏

那是誰呀

柱杖偎依朱門

昏花的老眼

遙隔天邊

是將嘆聲

當作了音訊

是想喚回嗎

天邊盡處

未歸的浪人

回憶的童年

從久置的記憶中

我把書頁殷翻

在那模糊的字跡里

要尋回我

遺失了的童年

我彷彿看見了

一瞬天真的尖臉

看見了

暮秋的傍晚

獨立溪畔

在注視那

將沈的夕陽

悠忽的想然

彷彿看見了

慣登的高山

一棵稚心是將開的花

將要飛着跑躍下

背後喊出了「危險」

彷彿看見了

飛舞的榆錢

點水的蜻蜓

和那蕭殺的西風

捲起黃葉

飄落荒蕪的庭院

彷彿看見了

晨光里

茫茫的寒烟

看見了

滾潤的荒原上

久積的白雪一片

彷彿看見了

夢里的海洋

砂石的彼岸

看見了

一葉孤舟

揚起了

希望的蓬帆

啊 這汪洋大水

環疊々重山

看也看不盡了啊

遺失了的

童年的邊緣

記憶思雖然沒有

百花般的燦爛

回憶的果實

該是如何的香甜

聽 又響起了

沈悶的鈴聲
怎麼又是變幻的
在催促我的睡眠

妳的歌聲

誰知怎的呢
只有妳的歌聲
迴響在我的耳邊
只有妳的歌聲呵
能擊蕩我寂寞的心絃

我在雨天
聽雨打殘花
聽半空裡雷鳴
晃過眩目的光閃
那時 我的心
真有些抖顫了
可是我却微弱的
聽見了妳的歌聲

便像在淒涼的寒夜
燃起一支熱烈的光焰

我的心
便像春花般開放
我的靈魂也得到了
無限的溫暖
只有妳的歌聲
才含蓄着無限的熱力
只有妳的歌聲
才是我一切源泉

呵 誰知怎的呢
只有妳的歌聲
能永在
我的週遭盤旋
只有妳的歌聲呵
能永久的響在
我這寂寞的耳邊

泡沫

藍 苓

走在瀟瀟正午的陽光的街路上，她感到了生疏，也感到了悵惘，對這陌生的縣城，她懷着新奇的好感。她愛着車站旁那寬曠的野原。她想，在夏天，那該是一個良好的散步的地方。她也頗愛着小石的寬寬的街道，比起自己現在住的地方來，雖然缺少着堂皇耀眼的樓房，和雜沓的奔馳的車輛，然而並不顯得過分簡陋與冷落，有些日本式的紅色建築，點綴在近車的地方，使這小縣城寧靜而又素樸，她頗喜歡這種寧靜與素樸，近來，她已經厭煩了都市的喧囂了，她想：自己如果在這裡覓到一個職業，總比都市節省得多，減掉一些生活上的煩慮與操勞，自己也可以安靜的讀一讀書，或是寫一點東西，但是，偏巧瑞又去奔祖母的喪事，兩禮拜後才會回來，自己怎能等到那麼長的時間呢？恐怕這次是要失掉良機了。於是她開始躊躇起來，四月的陽光，使她感到了熱意，解開大衣的鈕扣，她讓春天的小風，飄着薄紗的圍巾。

近而走來一個男人。她覺得這男人面熟得很。男人走到她的近旁，也驚

愕的停住了脚步。

「呵！偉民！」她喚着他的名字，她感到意外的欣喜。

「豈！是你——真想不到會在這兒遇到你！」男人也興奮的說。

「偉民！你準時到這想來的？」豈對着這闊別了五年的不知信息的愛

人，覺得有不少言語，要向他傾吐，但一時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到這裡已經二年了——是前年春天轉來的。」

豈看着他的整潔的衣服，和比較豐潤了的面龐，不覺問道：

「覺得好麼？」

「還好！」他大方而自然的笑了。「你是多麼到這來的？」

「昨天晚車。」

「有事情麼？」

「是的，有一點事情。」

「多麼回走！」

「不一定，三兩天吧，」豈稍微遲凝了一下說，「你還在要那兒去？」

很忙麼？」她問偉民。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我曾經訂購了一身衣料，今天那家商店打電話告訴我去取，我想趁着午休的時間去取回來——你現在有事情麼？」他微笑的注視着瑩的面龐，彷彿在期待着某種回答。

對着這含笑的面龐，瑩忽然覺得促促起來，這是一個以前曾經十分熟悉的親切的微笑呵！

「我現在倒沒有什麼事情……」她掠一掠被風颳亂了的長的髮絲，覺得臉在微微的潮熱了。

「那麼，可以一同去麼？」他禮貌的向她邀請着，瑩睜開那含着笑意的眼光，輕輕的點一點頭，便隨着他緩緩的向前走去。她覺得他是有一點變了，但她又不能明確的分辨出來他是什麼地方有了變化，她只覺得他有些不像以前那樣富有學生氣概的質樸姿態了。從他的衣履，從他的言語的聲調與態度，她感到他是變了。

「偉民，你現在從事什麼職業呢？」她覺得這句話彷彿有些冒失，但又覺得和一個曾經對自己披瀝過真誠的無話不說的，不應當有什麼隔閡似的，於是她仰起臉來，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現在是在稅捐局——你呢？聽說你在作着小學教師？」

「是的，我在作着小學教師——你聽誰說的？」

「去年，有一個朋友這樣告訴我……」

「你會向那朋友打聽過我麼？」

「唔！」他轉過臉來，向着瑩笑一笑。

「那麼，你為什麼不給我一些消息呢？」瑩怨艾的說。

「我自從賭氣離開了你，曾屢次想寫信給你，可是，我一想到你已訂了婚，我就失掉勇氣了！後來，我也同別的女人結了婚，更不能寫信給你了……」

「是的，我也聽人家說過你已經結了婚——你的太太現在也在這裡吧？她很好麼？」瑩抑制着一種奇妙的嫉妒的不快的感情笑着說。

「她麼？死了。」他收斂了笑容，莊重的。

「死了？真的？」這突然的回答，使瑩感到驚愕與懷疑。

「真的，她死了。是在去年冬天，現在剛剛五個月。」

她默然了。她在猜想着這男人是不是在說着謊語。

「瑩！他怎麼樣？他很好麼？」

「他？他是誰呀？」瑩彷彿不解的。

「你的丈夫！」偉民有些近於玩笑。

「我並沒有結婚呀！」瑩低下頭去偷偷的笑着。

「瑩！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已經五年了，你們還會不結婚麼？」他起始認真的問着。

「不會再有人強迫着我和他結婚了。」瑩仍舊低着頭。

「爲甚麼？」他詫異的看着她的低垂的頭，他覺得這女人並不見得比五年前大多少，但却有着一種明朗的成長的氣息，從她的身體內散佈出來。

「我的父親死了。我便和那人解除了婚約……」

「是麼？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他在快活裡含着詰責。

「走上那裡去告訴你呢？我一些也不知道你的行踪。」瑩擡起頭來看着

偉民的快活的臉。

「令尊幾時死的？」

「你離開我的第二年春天，家父便患腦溢血死了。那時候我又發覺了那個人染上了鴉片嗜好，所以我鬧着母親毅然的和他解除了婚約。本來他的

父親並不喜歡娶一個念過書的媳婦，不過是因爲和家父常有着營業上的連絡，爲了某種企圖權和我們締結的，我的父親死後，自然就容易解決了。

——從訂婚到解除婚約，只有一年……」

「那麼，他張大了眼睛。」正是在你解除婚約的那年冬天，我和死去的女人結的婚。我真後悔，爲什麼在我離開你以後，老也不寫信給你呢？

我們如果能彼此知道消息，也不致於——可是，現在我們又相遇了。而自事情竟是這樣湊巧……」他用喜悅的親切的目光看一下瑩。

瑩明白他的意思，但她却有一種矜持的感情暫時不想深談下去。她對他的話，只報以和婉的一笑。

「偉民！你現在還時常寫一點東西麼？」她改換了話題。

「我麼？早已和寫作絕緣了。」

「爲什麼？沒有時間麼？」

「也不是時間問題，我覺得寫詩，寫小說，這些個對於一個人並沒有什麼用處，我現在對於文學，已經不發生什麼興趣了。」他的聲調裡充滿了近於鄙夷般的淡漠。

這淡漠使瑩意外的驚訝，她想不到一個曾經酷愛過文學，拼命的讀，拼命的寫的青年，忽然會對文學這樣漠視起來。

「想不到一個對文藝充滿着熱情的人，這熱情會很快的冷卻了……」她彷彿在自語般的說。

「我覺得一個從事文學的人，時常會變得頹廢，傷感，甚至於怯懦，實際對生活並沒有補益呢！」

「不——我却不一樣想，我一向是一個文藝的愛好者，常常我會由一個作品裡得到啓示和鼓舞，得到一種推動生命的力量。」

「的確，文藝有時候會給人一種精神上的慰安，但是一達到多難的現實生活，文藝便成了無用的東西了。譬如說：今天沒有米下鍋了，讀一篇好的文藝作品，會當飯吃麼？明天急于等錢用，寫一篇不值錢的文章，能够

應急麼？不定過幾個月得一點區區的稿費，還不够還債用的……」

「你對文藝的價值是這樣的看法麼？你現在是這樣的想麼……」瑩的聲調裡充滿了失望，她說得很無力，她不想再和他談下去，她覺得，他是變

了！他和自己之間，彷彿有了一個屏障，有了一個距離，有一縷感傷的游絲，在她的心底飄蕩。這樣，好久，她默然的不作一聲。

「瑩！令慈和小弟弟都好麼？小弟弟很大了吧？」偉民發覺了瑩的沈默，衝破了沈寂。

「謝謝！她們都很好——我的弟弟今年十三歲了。已經是高小一年的學生。」

「光陰真是快呀……」

「……」

在一家商店的門前，他停住了脚步。

「到了！這家就是。」他推開了鑲着玻璃的門。

瑩隨着他走了進去。迎面是一面大的玻璃櫥櫃，擺着化粧品之類的東西。向西拐，有長長的欄櫃，欄櫃內的貨架上，填着些有花紋的更生布疋。

「馮股長來了？」一個穿長夾袍的中年男人恭敬的迎過來。

「呵，掌櫃！少見！」偉民熟練的向那位掌櫃寒暄着，「近幾天很忙吧？」

「對了！一配給東西就得比平常忙一氣！」

「這次都是什麼料子？」

「完全是洋服料子，給您留了一塊好的。」

「是什麼顏色的？」

「是丈青色的——去，把給股長留的那塊料子拿來！」掌櫃吩咐着一個年青店員，

偉民坐在就近的木橙上。

「太太也請坐吧！」掌櫃又移過來一張橙子，向瑩客氣着。

瑩的臉倏的紅了起來，忸怩的點點頭坐下了。她不安的瞥了偉民一眼，他正在展着笑容自然的觀望貨架。

衣料拿來了。是很純正的丈青色。

「瑩！你看怎麼樣？」偉民把衣料拿給瑩看。

「很好！」瑩笑着臉說。方才掌櫃對她的稱呼，彷彿依舊在她的耳旁響着。

着。

「一共多少錢呢？」他這樣問着掌櫃，一面掏出了錢夾。

「這是兩米八的料子，共合三十三元六角——不忙，帶着錢麼？什麼時候給都行呵！」掌櫃世故的讓讓着。

「有錢，有錢！」偉民付了錢，向掌櫃道了謝，便向着瑩出來了。

走在街上，瑩低着頭默默的想：偉民是變了！變成了一個善於應酬的小官吏了。以前雖然並不是囁於言辭的，却常常是善於言辭的，樸實而偏於

沉靜，往往會為別人一兩句調笑的話，而俯促不安起來。現在，則彷彿對於一切的事情，都會應付裕如了，這樣也許是較好一點的，但她却覺得好像失去了一點什麼似的感到一些悵惘。

「瑩！你有些餓了吧？」偉民對於她的靜默，好像有一點詫異。

「不！我不餓！」瑩仍是低着頭。

「你不是還沒有吃午飯麼？」

「可是，我還不覺餓。」她擡起頭來向他笑了一笑，對於他的關切的語氣，使她再不好意思過分說辭了。

「我們到這家食堂吃一點東西吧！」偉民在一家小飯館樣樣的門前站下了。瑩擡起頭來看一看，門上寫着「北濱食堂」四個黑字。

「我一點也不餓呢！我想回去休息休息，有點疲乏了。」瑩說。

「隨便少吃一點，再回去吧。」偉民已經推開門進去了，瑩也只好隨他走入。

裡面人很多，好像已經沒有地方了。他站着向週圍視了一下說：

「人真不少吧！也許沒有位置了。」

「那麼，我們走吧！」瑩有一些煩燥。

「等等看！」偉民說。

意外的，一個圍着有花紋的日本或小圍巾的年青女人迎過來了：

「馮股長！您來了！」女人有着悅耳的南方口音。「自己來的么？還是有別人同來？」女人的眼光掃在瑩的身上，但馬上又轉到偉民的臉上。

「兩個人！還有位置麼？」

「正好還有兩個人的位置，再多一個人也不成了。」女人愛嬌的笑了。

她引着偉民和瑩到北牆隅的兩個空位上去。

「生意真不錯呀！」偉民向那女人說。

「託您的福——吃點什麼呢？」女人有着一張會說話伶俐的嘴。

「你們現在都有什麼呢？」

「有餡餅，有麵片——點心沒有了。」

「我們吃點什麼好？」偉民轉過頭來看着瑩說。

「什麼都可以。」

「你說一樣吧！」

「那麼，就麵片吧！」瑩說，她覺得有些口渴，想吃一點有湯汁的東西。

「還有啤酒麼？」偉民低聲的問着女人。

「只剩兩瓶了。如果是生人來，我一定說沒有了。您想喝，當然我得拿出來。」

「那麼，實在謝謝吧！另外再請你隨便給配幾樣熱菜。」女人點點頭，向瑩巧妙的撇了一個眼風，酒脫的去了。

「想又到這地方還有這樣漂亮的女招待呀！別人家也有麼？」瑩看着那女人秀美的背影說。實在，瑩覺得這女人居在這不太繁華的縣城，彷彿有和點不大調和似的。

「不——她們這家是特殊的。在形式上，她好像是女侍，實際却是這裡

的主人，這食堂的主人就是她和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專司烹調的事情，另外還有一個助手，有時也幫助她的女兒招待客人，是相當能幹的。她們原籍是江蘇人。不知道爲什麼會到這地開起食堂來，不過，她們在這新興都市裡作買賣，也是另具眼光的吧？門是在去年秋天才開市，每天生意都是很好的——如果在大都市裡，也許還不着門了——那位窗洞裡的司機先生，就是她的父親，有人說，他並不是她真正的父親；可是，詳細情形，外人是不得而知的。偉民點起了一根紙烟。

瑩向接近廚房的窗洞裡望去，看見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年男人在低着頭寫帳，窗洞旁有兩個吃完飯的客人，正在付款，瑩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覺得那司機先生是一個帶了眼鏡的發胖的男人而已。

那女人來了。放了兩份茶碟，又端來了四樣熱菜，放在桌上，便燕子般的飛進廚房去了。

她們只作幾樣熱菜，幾種麵食，還有兩三樣點心，別的是不賣的——不過那作的相當好。偉民指着桌上的熱菜說。

瑩看那熱菜，有隄子，有鱈魚，有肉腸，還有一盤糖豆之類的東西，女人又拿來了一瓶啤酒，接着把瓶蓋旋開，每人的杯子裡都注滿了酒。

「請喝吧！」她說。

偉民和瑩都拿起了杯子喝了一口。

「這是真的什麼呀？」女人用手摸一摸偉民放在桌上的衣料。

「衣服料子！」

「配給的麼？」

「對了！是配給的。」

「這一塊多少錢？」

「七拾五元！」偉民夾了一塊隄子，自然的說，「呀！配給價還這樣貴，料子一定很好了！——我們也買了一件，不過沒有這個好！」女人彷彿很驚喜的用手翻弄着衣料的一角。

「喂！姑娘！」一個日本人以笨重的舌音喊着她，她旋過身去看一看，便迅速的去了。

「這塊衣料不是三十幾元麼？……」瑩有些不解似的說。

「和這種女人，不能說實話，否則她會瞧不起你的。」偉民笑了。大口地喝着酒。

「哦，你以爲是這樣的麼？——但是，別人瞧得起你，你能得到什麼？瞧不起你，你能損失什麼？」瑩壓着一種不快的情緒這樣着。

「瞧得起我，我會得到尊敬，瞧不起我，我會遭到輕蔑！」

瑩擡起頭來，開始注意的看着偉民的臉，她想在他的臉上找到一些和前不相同的地方。

她知道他比自己大着六歲，今年已經是將近三十的男人了；但她覺得他

好像並不比以前老，只在額上有了些細碎的皺紋，那比以前更潤了的面龐，浮著一層油脂的光，却在那油脂的光裡，彷彿存在著某種成長了的卑俗可厭的氣息，於是她低下頭去，默默的喝了一口酒，殘餘的酒，尚在白的玻璃杯裡泛著幾個美麗的泡沫，但不久，那泡沫却次第的消滅了。

「美麗的瞬息，是多麼短暫呵！」瑩感觸的發出了低微的嘆息。她覺得過去偉民留給她的許多美的可懷戀的影像，都如這泡沫般的破裂了，消逝了！

「瑩，你為什麼這樣沈默呀？」偉民向瑩的杯子添著酒，又將自己的杯子裡的滿。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瑩懶懶的說。

「是不是你對我才的話，覺得不滿？」他起始注意的看著瑩說。

「我覺得——你是變了。和以前不同了！」

「不錯！我是變了一些，我變得不像以前那樣倔強，那樣優了——一個人總要能夠想法適應自己的環境，才不致於吃苦。」

「倔強並不一定就是優！」瑩冷冷的說。

「雖然那樣說；可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竟逞著自己的血氣作去，常常是要行不通的，常常是要碰壁的，以前你的父親所以不滿意我，不使你接近我，不也是因為我是一個有著窮酸性格而沒有立身處世的能力麼？他不是說，我是一個無能的又酸又硬的窮小子，沒有一點出息麼？」偉民滔滔不

斷的說着，臉在泛著紅色。

「……」

「其實這種話，你並不會向我說過；可是，我從我的舅母那方面，已經知道你的父親是怎麼樣的厭惡我了。那時候我很憎恨你的父親，所以你的父親給你議婚的時候，我便負氣的離開了你——不過我現在想起來，你的父親也是很有道理的，如果那次我不受了刺激出走，也許到現在還是又酸又硬的優小子！」

「現在，你是出息了！好起來了！無論到那兒，都有人恭敬的。」瑩看著他的興奮自詠的樣子，有些調侃的說。

「出息倒不敢說，不過總不致於像以前那樣奇人難下，看人家的顏色吃飯了——現，我的舅舅舅母都搬到這裡來了。」他笑着舉起玻璃杯來一口氣喝乾了。

「瑩！你到這裡來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麼？」他一隻手撫著杯子，和婉的向瑩詢問着。

「我麼？我是來看一個同學，我有一個同學，在這作小學教師；我們二年不見了，我來看看她。」瑩不會說出要找職業的話。

「那麼，你是住在這位同學家麼？」

「不，我的同學是住在學校裡的，今天午前去訪她，她因為祖母死了，前天就回家去了，她的家是在龍城——這次來的很不湊巧！」

「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技巧！」偉民笑着說。瑩看着那親切的笑容，覺得這笑容是熟悉的，依然是和以前沒有什麼變化。她覺得她的心有些在跳了。

「是的！」瑩也點一點頭笑着說。

「你是住在旅館裡麼？」

「噢！」

「住在誰家？」

「是叫天豐吧！」

「哦！天豐呀？那家旅館並不好，屋子不大乾淨吧？爲什麼不找一家好的住？」偉民對瑩的住所有些不屑似的說。

「我因爲頭一次來，對這裡的情形都不熟悉，又是晚車到的，所以隨便找一家就住下了。」瑩的臉紅了一紅，她重新覺得，她與偉民之間是有着一層不易溝通的隔膜了。

「明天換一家住吧，朝陽旅館比較不錯！」

「不——不必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何必這樣忙呢？明天不是禮拜麼？」偉民急急的說。

「明天回去，後天正好上課。」

「瑩！我方才問你幾時回去，你不是說三兩天麼？爲什麼現在又要急忙的回去了……」

「早一點回去，免得母親掛念！」年青的女主人，又活潑潑的走來了。

「酒總不夠？還要添菜麼？」她說着，看看偉民，又看看瑩。

「再來一瓶酒吧？」偉民彷彿在徵求着瑩的意思「不，不，酒總了。菜也不必添了。我們吃飯吧，時間不早了！」——現在已經兩點十分。「瑩看了看手錶

「那麼，請你拿兩份麵來吧！」

不久，女人把麵端來，兩人靜默的吃着，吃完時，偉民再添一份，瑩說：

「我已經吃好，實在吃不下去了，我很疲乏，想回去休息一下。」

「好！那我們就回去吧！」

偉民會了錢，倆人便走出了北滿食堂，女人却隨在身後送了出來，在門外地低低的和偉民說了幾句話。瑩聽不清楚她說些什麼，只聽最後偉民說：

「以後再說吧！現在我還不想急於進行這種事情……」於是，便匆匆的走過來，臉上呈顯着不自然的紅色。

「從我的女人死後，老是有爲我的婚事向我糾纏，就好像討債一樣！他笑着向瑩說。

「……」

「方才那少女主人，也是向我說這件事情。她有一個親戚的女兒，比她

不兩歲，上月她的母親就和我提一次，我委婉的拒絕了，這回又來向我說，真是太無聊了。他以不耐煩的聲音向瑩表示着他的淡漠和厭煩。

「這是一種善意的關心，怎麼能說是無聊呢？」瑩的聲音很平靜，偉民不能從她的聲音裡，分辨出她說話時的情緒來。

「可是」瑩！我怎麼能再錯誤下去呢？現在……」瑩沒有兩道柔和的眼光，射了過來，但她却不敢和那眼光接觸，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語回答他才算適宜，只覺得有一種茫然失意的哀感，想傾吐而又不能傾吐出來。

「我送你回去吧！」在將近街拐角的地方，偉民停住了腳步說，

「不用，你不是還要上班麼！」

「晚一點不要緊。」

「那不必吧，我想一個人安靜的休息休息」再見吧！」瑩勉強的作了一個笑容，她不願意使這高興的男人，覺到她的過分的冷落。

「瑩！我六點鐘要赴一個宴會，如果回來的早，就去看你，要是晚的話，明早再去看你吧！希望你無論如何，要多留一兩天，我們難得在這裡相遇了……我家裡只有母親和舅母，沒有別人，明天也許請你到我家裡去……」

「好！」瑩點點頭便和偉民分開了。

驢轉在旅館裡冰冷的榻上，瑩被紛亂的記憶的絲牽引着，沒有一些睡意，白天和偉民分開後，曾經疲倦的睡了兩三小時，但現在却清醒得很，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了。她拂不掉偉民的影子，拂不掉那留在記憶上深刻的印痕。

她覺得過去六年的時光，好像並不長，現在想起來，有如昨日般的明晰，偉民明朗的聲音，和婉的笑容，沉靜質樸的態度，都映現到眼前來：六年前偉民的舅舅和他的父親是同伙的商人，恰好又是住在東西院的近隣，所以兩家有著頗密切的往還，那時，偉民正寄住在他的舅舅家裡。

他喜歡讀書，有着許多關於文藝方面的書籍，當瑩漸漸和他熟識了的時候，他便把他的書借給瑩讀。她是酷愛文學的，那時她還是高中二年的學生，在同學裡，是唯一喜歡讀書的一個，但比她偉民來，她的書還少得很。在偉民的書籍中，她讀了許多翻譯的東西，因此，她對於翻譯的作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覺得那些作品，是含着另一種活潑的生命力的。

從偉民的舅母方面，她知道他已經夫掉了父親，家裡只有一個母親。有幾間房子，是他的父親留給他們的僅有的遺產。他們賴以維持生活的，好像只有那一些微少的房租。偉民到這裡來，是想謀一個職業的。

在一個秋天的黃昏，晚飯後，瑩到偉民的舅母家去，偉民的舅舅舅母和他們六歲的女兒都不在家，只有偉民一個人在臨窗裡伏在桌上靜靜的寫一

些什麼。瑩去時，他便把寫的東西放到抽屜裡去，和她談着話。窗外有一棵榆樹，啾啾的立在秋的黄昏裡，偶而會有三兩枚落葉，在涼風裡悵然的飄墜，像民望着那飄墜的落葉說：

「我正像這渺小的秋天的落葉，迴旋在冷風裡尋找自己的出路；但無論落到那個階隅，也依然是冷的，不是一個適當的可以安身的地方！——在家鄉，我曾在縣署裡作過一年的小職員；但我不會適應那環境，所以又飄流到這裡來；可是，這裡也不像是適合於我的……」他的音沈重而悒鬱。瑩知道，在最近他的舅母彷彿對這沈默的不善逢迎奔走的外甥，感到

了不滿。

「我今天在書局裡，曾經看到一本書，」他繼續着說，「那是一本翻譯過來的東西，我沒有功夫細看；但是，當我翻弄着那本書時，却在某一頁裡看見了這樣的兩句話，『你應該學學把握各種事物的法子，你懂得麼？如何去把握，這真是十分難學的……』我覺得這兩句話，正好是對我說的；我不懂得把握各種事物的法子，所以我老不被人歡迎，我老遭到冷落……」

瑩注意的傾聽着他的話語，她覺得她理解他，在她初獲的多感的少女的心裡，泛起了同情的感動的波紋，她對他說：

「你並沒有錯，一個人儘應該照着自己的意志去作，別人的冷落與否，是不必放在心上的。我永遠討厭那些趨炎附勢，諂媚虛偽的小人，假如我

作了官的話，我一定提拔那些坦白，質樸而又埋頭苦幹的屬員……」她笑了。漸漸的他也變得明朗起來：

「我現在也常常是樂觀的，對未來抱着無限希望；因為我覺得我在這冰冷的生之旅途上，並不是像以前一樣的孤獨了，無助了。有一個純潔熱情的人，能够了解我，鼓勵我，給我前進的勇氣，」他紅着臉低聲的說着，他的聲音有些顫抖，當他的眼光，和瑩接觸時，便迅速的移到窗外去。瑩也起始靜默起來，第一次，他們感到了靈魂的契合。

有一次，像民得了十五元稿費，他把這消息告訴了瑩，雖然只是一筆微小的數目；但兩人都興奮極了，瑩說了許多鼓勵他的話，第二天他買了兩隻自來水筆，一隻送給了瑩，一隻留給自己，用這支筆，他會努力的賣了許多東西。

初冬的一個寒冷的日子，恰好是禮拜日，瑩從街上買東西回來，在僻靜的斜街上，遇見了像民。他挾着一個包袱，匆匆的低了頭向前走。

「你到那兒去？」瑩迎着他問。

「我——我到街上去一轉，買一點東西……」像民的樣子，有點不很自然似的。

「句裡是什麼？」

「是——衣服……」

「挾着衣服作什麼去呀？」

偉民的臉紅了。

「我想——」他猶疑的低下了頭。登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還沒有告訴你，」他擡起頭來說：「昨天晚上我的舅舅和我說，他已經托人給我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是一個私立小學校，明後天就可以去上課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你有用錢的地方吧？」登委婉的問着他。

「沒有，——我想去買雙棉鞋。」偉民向前邁着步子。

「偉民！——登鄭重的說，」你不用瞞我，我知道你現在手裡有多少錢，又不肯向你的舅母要——你現在多半是到當舖裡去——這一點錢，我還可以用給你幫忙，我這裏還有三十塊錢，也許够了吧？」登從衣袋裡把錢拿出來，向偉民遞過去。不！不！不！有錢，我有錢！他紅着臉急急的說：「你這樣不坦白，我心裡真難過，你好像不應該向我這樣客氣，你現在先把這錢拿去用，等你就職後，不是還可以還我麼？何必這樣固執呢？」登把鈔塞到他的手裡。

「那麼，我將來可，可要還你的，」他口吻的說，却不再拒絕了。

看着那孩子般靦腆的樣子，登笑着點頭走開了。

漸漸的，不愉快的事情來了，登的父親，對登的行動開始限制起來，他不使登到偉民的舅母家去，他好像已經從某方面知道了她。偉民的關係了，有兩次，他當着她的面，故意對她的母親批評着偉民，他說偉民是一

個窮書呆子，一天除了看書，吃飯，寫字以外，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不會作，頂多也只能作一個窮教師，不會有更大的出息的，登知道父親在暗示給自己，他是怎樣的不喜歡偉民。

她很難過，也很擔心，知道她父親是以商人的另一種虛榮的眼光，給偉民以低廉的估價，她知道她。偉民的未來，是暗淡無光的，但她却不願這灰色的消息，立刻告訴他，她只告訴他，他們應該在形式上疏遠一些。不幸的事情，終於降臨到她的身上，在一個暖和的窒悶的春夜，她的母親告訴她，她的父親賞使她一個姓黃的商人的兒子訂親了。那商人相當富有的。

她恐懼，悲傷，她流着淚懇求母親向父親通融，打消這件親事，但過了兩天，她對母親告訴她，她的父親的意思，是十分堅決的，她越作絕，越會進行強快些。

她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偉民，並向他商量着辦法，起初偉民很激動，他想離開這裡，和登到遠處的地方去；但是登顧慮着這不是一個妥當的辦法，後來，偉民悲哀而又失望的說：

「登！一切都是空想！我知道，像我這樣到處飄泊的窮小子，是不配作你的伴侶的，假如你和我同走的話，過着一些凄風苦雨的日子，也許是你的一種犧牲，我不能要求別人為我犧牲……」她難過極了。她安慰他，向他解釋着，她說她還可以慢一點一個較好的拒絕這件事情的方法，

但他終於垂頭喪氣的和她分開了。接連好幾天沒有機會再見到偉民，有一次，偉民的舅母到她家去，她才知他已經辭掉了教師的位置，走了。悄悄的拋開她走了。

如今，兩人又在這異地重逢；而且又是奇蹟般的湊巧；一個是娶了妻而又死道，一個是訂過親却又解除了婚約。她想：從父親死後，五年來平凡勞累的日子，很快的逝去，自己已是一個踏進了社會四五年的二十三歲的女人了，也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應該結婚的年齡。假如要和偉民結婚的話，母親是不會阻止的；但是，她曾反復的想過，偉民已不是五年前的偉民了！雖然他還是很熱情的傾向着自己；但她却覺得兩人之中，隔了一層厚的屏障。時間和空間使她變成完全和從前不相同的人了。他需要面子，他愛好虛榮，他樂於一般世俗的敷衍，熱情的應酬，自己能麼？她不喜歡偉民的世姑偽裝的樣子；與其說是厭惡了他，莫如說是她對他感到了失望。她爲他設想，假如是那食堂的少女主人，作他的配偶，也許是最適合的一對；她這樣想着，她感到了一種空虛的、近於毀滅了的悲哀，熱的淚液，沿着雙頰流到脖頸上了。

外面的鐘，響了三下，榮然然的覺得時間已經很遲了。她必須休息一會，臨睡前她曾經告訴管樓，她想趁早五點五十分的車回去，要他早一些知會她。她擦一擦臉上的淚痕，從枕邊拿起來留給偉民的信，重復的讀着：

偉民：

我走了！這也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是的，起初，當我剛一見到你時，我自己也不會想到會這樣快的離開你，此刻，我却覺得我必須離開你了。

你變了，現在的你，絕不是以前的你了。也許我是一個不諳世故，而又感情過熱的女人；但是，我却覺得你已失掉了質樸的純情，你太社會化了！你不再像以前那樣倔強，你隨和極了，這也許是很好的；可是，我爲這一點可愛的倔強的人性的喪失，感到了悲哀和失望，

我願永遠保有着你以往所留給我的發光的記憶！

我走了。願你的前途是幸福的！

榮 留存

她把信封好，悵然的望着那蒼白的燈光，她看見了偉民的臉，偉民的親切的笑容，那食堂裡活潑的少女主人伶俐的身段，和那啤酒杯裡泛着的美麗的泡沫，隨着，那泡沫便接二連三的消滅了。隔窗的街道上，響起了沉重的大馬車聲，她披着衣服坐起，用手按住了暈眩的發熱的頭額。

黃塵

田兵

澄藍天色被你染黃了

人們都在你的動搖中呼吸

你的狂流使人們不敢張開咀

不敢像打開窗子的眼開眼

你神使鮮艷的衣衫變了顏色

你能使猩紅的朱唇覆上口罩

你能使有支開帆的心緒頹下去

你是要以你的黃土粒填平了海嗎

你是要使顆顆土粒都踉蹌到異地

你老在狂瀾着使人們如逆水的魚

使樹木如當流的叢藻

使夢兒不敢進詩人的門

我知道人們嘗以你封口而長眠

我知道人們嘗以尸骨化爲你的分子

你現在飛出了你的故鄉經過荒草原

經過了溪谷與立例的大山

經了鞘斂與栗林

你竟把太平洋上飛來的雲逐飛

你竟把松花江吐出的溫語攪渾

你竟把這高樓之街吼得不敢擡頭

你竟把行着之馬呼停了蹄

你竟把美嬌的女人都化醜裝

你竟把每粒土粒來埋人

人們都在你的狂流裏躲閃

人們都在你的動搖中迷離

這整個的天地都被你佔據了

澄藍的天色都被你染黃了

記憶的可怕

我，不想留些惡的記憶

我怕它時時出現在我的憂鬱時

它正如些亂反射的毒光

又如毒菌繁殖穿我的肉體

擾亂了

腐糜了我這樣寧靜的心
不，我也怕善的記憶

因為它也會使我的盪漾漣漪

如果人人都不有記憶

那該多麼舒適呀

誰也不因債務而紛爭

因讐恨而較計

因記憶而憂傷

而疲弊

而讓後人知道宇宙間還有

相殺相欺

街上去

我有什麼實圖

我有什麼實圖

我爲人家作些什麼

我自己又作些什麼

啊，我有無盡的愁思

胸膛有跳動着火箭

我怕熄滅了奢華的命運

豎起來憤怒之旗於狂風前

讓狂風盡量吹動我的旗角

讓旗角骨盡狂風的摧殘

我要所有的精力作大聲的呼喊

莫再昏迷莫再慵懶

看，我們的隊伍都排的整齊

我們不要畏懼而戰慄

我們要趁着暗夜的酷訂

翻身打開國旗我們血肉之門

衝，用饑餓鍊成的肉身

衝，用鞭撻鑄成的聲音

呼着：「還我頭來，還我頭來！」

呼着：「還我頭來，還我頭來！」

誘惑

韋長明

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當我由一處法學專門的大學走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我會流落到什麼地方去，對於那些橫擺在眼前的人生的種種途徑，我失掉了辨識與估價的能力，在它們的面前，我祇感到一片空曠與岑寂。偶而，受了別人的德惠，我也曾很奇妙的想過，我也許會做一名印刷場的職工，或是報館的校對員，再不然的話最幸運的是一家書店的編輯助手……實在說，那時我所接觸的文化機關和文化人士眩迷了我的眼睛，除了這些之外我就連想也沒有去想過。滿以為我的職業問題一時是很難解決的了，至少也得延遲一些時日，對於我這樣連給自已找個職業作的事都馬馬虎虎的人，延遲些時日也可以說正是罪有應得吧！可是，誰能猜得到呢？就是這一年政府重新修正了文官令，同時對於各級官吏的任用採用了全面的文官考試制度。對於我們這一群徘徊十字街頭而找不到一個適當安身處所的新社會人，不啻是一盞引導我們歸依的明燈。我畢竟不能說是名利場外的人吧！我也和別人一樣以一張大學畢業的證書作為履歷，換

取了一張高等文官考試的應試票。

後來，我怎麼準備的考試種？必讀學科呢？我又怎麼應試了呢？現在，我已記不清了。我祇記得是那年的夏天，外邊熱，屋子更熱。而況且並不算太大的考試場里聚集了約二三百名的應試者，實在使人悶熱得頭昏。虧得我在臨期的前幾日把睡眠都守定時，比較接連多少夜沒有安睡過的人還挺得住的多，不過，就是這樣在每次解答完試卷以後，總得要喝兩三杯涼咖啡之類的清涼飲料，不然的話就覺得喘不上氣來。

考試完了，一天也沒有停留，我一個人開始了松花江的行程。無可諱言的，拿我一己的性格來說，我是愛江水的，遠甚於愛山嶺。即便我的家在水鄉臨着江住了那麼許多年，我對日夜不停的江流的酷愛却可以說是無增無減吧！這次，我爲了不願在別人的面前嚐些失敗的苦菓，聽別人的把握着勝利的錦繡的談笑，我纔假借了一個事由到松花江的岸旁去，看一看悠悠的江流，來藉以滌洗我的三年多的這些些腐蓋了的記憶的絲縷，並換取給我以亘久地新鮮的長流的氣息。

松花江，可愛的「克家子」，無語地綠色的長流呵！來到松花江的岸邊，我獨自坐在一家酒亭的展望台前眺望，望江水，望白雲，望那望不盡的遠帆，望那望不斷的煙霧。長時間的眺望，它們在我底視野里竟那麼自由自在地走來走去，宛如它們逐漸滲進到我底生命里，它們都一一給我以強力的啓示。使我知道，名利場並不是我底永久的家鄉，我底愛憎注定了我必須有一段完全無染的恬靜的日子，讓我一個人也好，同另一個人在一起也好，沒有糾纏也沒有憂煩地這樣相安直到生命攬來了暮年……。

一種渴想而去而復返地盤踞在我底胸頭，種種卑劣的世俗之念還沒有除淨，我也並沒有全盤確立好我的心意的時候，突然地，接到了一封我的友人某君拍給我「高文及第」的祝賀電報，是它使我的一度靜下去的心又開始混亂而又不安。我將走那一條路呢？我是該追覓我的永久的家鄉呢？可還是暫先涉足於人生的鬧場呢？我底心意爲這兩項疑問爭執得不能產生出一個結論，它們在我的眼前，一點輕重的差別也量不出來，一點取捨的信心也不存在。在多少苦悶的時光中，我凝神耽於我底思索，希望能有一條爲我喜愛的路……。終於，終於現實牽引我走上了第二條向人群走去的大道。這樣取決之後，我幾乎也辯識不出彼時我底真實的感情，我空空洞洞地搭一班夜間的急行車就跑了回來。

就在這年的下半年，我任了政府的高等文官。又一年的春天，我由行政官一轉而爲擔當犯罪搜查的檢察官。我的任地一直就沒有離開過這里。

這篇小說的開端，正是當我某次定期視察當管內的監獄，照例順着勞作場和監房走了一遍，由典獄長和其他看守長引導我歸還向西面二階的待客室。我們一行人穿過了寂寞無人的中庭，突然地，跟隨在我身邊的一個不相識的看守，悄悄地走近我的身邊恭謹的問着：

——您就是今日視察的官長嗎？

我弄不清他的來意，含混地我向他點了一點頭。他就把一張疊在一起不滿三寸寬的紙條交付給我了。當時，我沒有機會能急遽解開這樣曖昧似的故事，一直到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室去，才從插手兜里掏出來那張紙條，最先，我在紙條的下角發現了一個頗像燕子似的略號。

我真想不到在這里又遇到了蘇燕這個女孩子，也許他已經走出了女孩子的年齡了，可是，蘇燕在我的記憶里永遠是那幾年青的，活潑的一副影子。

看完了草草的幾個字的紙條，就把珍重地放在我的日記冊里。我底心，我難說出它的激動，有一點重疊着雨的喜悅的同時，又使我猜疑起來他爲什麼會到了這里？而且他分明是個羈押中的囚犯。雖然，他寫着：「不久你自然會明白的」。但總也釋不清我的疑竇。

這天的午後，不安的情緒始終在我胸內衝激着。什麼也不想作，什麼也不愛作。懶懶地仰在靠椅背上晒着淡淡的陽光，肢體和腦筋的疲勞，使我迅速地沉入於雜亂的幻想中。

一一

和蘇燕別後有多麼久了呢？我記不清了。這麼多任他的歲月，使我的生活龐雜而紛亂，把記憶也荒蕪了的時候，既或是最難於忘掉的影子也終於爲我忘掉了。

可是，蘇燕是我記憶里的一顆明珠呵！容或我的記憶逐漸變爲一片蒼灰，也沒有法子能掩藏住明珠所投給的光華吧！

那時候，是在若干的生命群體中，有一個最美的生命誘發了我。那完全是一個傑出的創作，是集合神的聖潔和人的美貌而出現於我的面前的，使我不能不捨棄了我自己而投身於這個美的誘惑里，使我爲了沾到這生命的尤亮而感到幸福。——這樣，我結識了蘇燕。

第一次，我和蘇燕一起走在向音樂會去的路上。

邁着有節奏的步伐，我記了那是一個怎樣的季節，微微的我感到了溫暖的天氣。我們談的話雖然並不算太多，可是我們談得很投機。談藝術，談文學，談電影，談運動，談人生，談夢……。

聽我給人生下的假定的結論：

——人生，是夢里的曇花吧！

蘇燕就笑了。笑得有些使我不好意思起來，我以爲他也許在訕笑我把話說得太空洞，可是，當蘇燕看見我的忸怩的樣子，就彷彿一下子猜透了我

的心似的。

——章先生，我是更愛重你的主張的。

我望望蘇燕那誠懇的面色，我也微微的笑了。

然後，蘇燕大方的握着我底手，我們在一帶柏油的馬路上放開了脚步，崇高的教堂，俄羅斯人的墓地，明亮的臨江閣，都仍在後面了。

青春的氣流包溢着我和蘇燕，我和蘇燕正當需要有一點慰藉的年齡，青春給不住人的心，理智又當得了什麼呢？在我和蘇燕的青春的王國里，雖然花開的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不是世俗的贊議。是熱情，祇，熱情。

熱情，可怕的年青人的熱情呵！

在音樂會歸來的路上，是都市的宵晚了，夜黯黯地閃動着遠處樓上的燈光，夜風溫存地拂盪着蘇燕的頭髮，蘇燕的臉上的神情竟那樣美，美麗的臉上閃着街燈的光亮，這影子如今想記起來彷彿猶使我不能不極力向眼前描繪而眷戀無已。那時，我忘記了我自己，我覺得我的全生命都不過是爲了蘇燕的愛好而存在的。假如，我應該有一個始終不渝的信仰，那麼，蘇燕就可以比喻作是我的神了吧！

直率地說，從這之後我深切地愛着蘇燕。

我想到了蘇燕的時候，就會驅走了不斷的侵襲着我的年青人的愁苦，而使我覺得即便在這莽莽的大地或荒漠之中，也有友愛的眼睛和思想一步不離地跟着我。由是，我感到了渺茫的幸福。

同時，我也再不是孤獨的。有時候，我自己也發覺出來：我是怎樣把對青春的憧憬和愛念，都匯集地流灌到蘇燕的身上來了。這種感情，較之戀戀於我的自身的青春，似乎更熾烈，更切膚，更溫柔，雖然這並不相同於戀愛；對此，我沒有一點不安，一點嫉妒，也沒有情熱的成見，這祇是心的甘美的安息，而不是環境上感官上的甜膩與熱狂。我和蘇燕在一起的時分，我從沒有想到以另一種方式來愛或是更進一層的被愛着。我不知道她是我底一位伴侶，朋友，妹妹，或是別的什麼，我祇知道：我和他在一起是幸福的，他和我在一起也是幸福的。

我並不希望些什麼，也不願作別的奢想。那時候，我還不到那種年齡，對於自己所感受的能與以分析，而將幸福與以不着邊際的定義。祇平平靜靜地，愛着與被愛着，快樂的，不知道是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於我便心滿意足了。

蘇燕的天真和美貌，在他像不自知似的，而逐漸地將我和他中間的柔和無知的幽狎促緊起來，在放任中他是純潔的，有如他的青春少女的靈魂一樣。有時候，我煩惱了他，他就對他自己更氣惱，也不對我發出他的怨艾。我看着他幾乎要哭出來的情緒，我就和緩地向他說出我的罪愆，於是，他就憤怒的挽緊了我的手，臉微紅的望着我故意隱藏着微笑。

約摸有兩個年的這麼長的時間里，我和蘇燕享盡了真正可以說是幸福的友誼。演藝會，音樂會，遠足，水泳，溜冰，影劇……凡有的年青人的正

當的娛樂場所大概都一一為我和蘇燕踏遍。可是，在我們中間，無論是蘇燕或是我，除了帶一點孩子氣的親暱和可喜的挑逗之外，我們永遠也未嘗引起別種念頭的。也有時為了向山岳地帶的旅行而疲憊下來的時候，在寂寂的深山林海里，蘇燕就仰在我的膝頭睡去，我除了為防山風對他加與的侵害而緊緊擁他於我的胸前，我就從未起過破壞友情的邪念。彷彿就好像兩個更小一點的小孩子，除了單純的娛樂之外不曾想到其餘的事情一樣。

可是，一件不幸的消息，有一天傳到我的耳邊來了。這在我蘇燕熱愛着的日子，不啻是滿天淒涼的風雨，使我感到一陣寒顫顫過了我的全身。說蘇燕已經和一個男人在最近訂婚了，說蘇燕始終表示不同意，說是他的僅有的長兄以為這不過是爲了少女的羞怯和溫馴所致，說他的沈默和眼淚不過是發之於驚喜和興奮的情緒，而就草率地訂定了婚約，說是在一個月之內即將完成這個幸福的婚禮……這些，由蘇燕的院子裏的一位我的友人，當我訪蘇燕不遇的時候，他用最低的聲音悄悄地全都說給了我。

另外他還說過好多，我都沒有勇氣再傾聽下去了。

我一個人從蘇燕的家里走出來，走過了一趟街，又一趟街，經過了多少條不知名的陌生的街道，我就站在了秋天流着冷清的江水的江邊。望江的水，將近黃昏時分的落日，照着黯淡起來的隔岸的一帶林叢，江水沿着林叢的堰橋悠悠的流動不已。我也覆地徘徊於江邊的砂灘，直到我底腿腳覺

出有點酸楚，我登上了一隻空空的繫在岸邊的刺木船，我就坐在那船舷上。我想起，蘇燕，我最初地感到愛交給我的苦痛，我最初地臨受於不可解的靈魂的激動，我知道江水忽忽將怎樣送走了我的夢……。

不久，夜色輕輕地瀾動着，黑莽莽地江水在夜裏響起嗚咽的調子。在夜里，潮次的一種平靜佔據了我的心，在我底極端激動的靈魂中，不管是什麼，就即便是苦痛也是一樣，時常會使我停止疑慮而心神意外安定起來。

我好像是一塊死去了的石頭，紛亂的幻想投入我於茫然的罔覺之中。

將近子夜，我猶豫不決的走向家里。在離我家幾十步的道上，我迎着了一個垂髮蕭頭的年青的姑娘，借着淡淡的巷口的燈光，我看出了這正是蘇燕。

蘇燕！

忍不住我這樣脫口叫了出來。叫出來之後，我就深悔我的魯莽了。我為什麼要以必欲的把暗來驅取兩個人的不安的心境的交換呢？

蘇燕聽着我的聲音，彷彿突然地受了當心的一擊，可是接着又低垂下頭去，一聲也不語地，挪動着步子走向了我佇立的地方。

今夜的蘇燕，是一隻受了傷的哀傷的燕子了呵。

我完全明白了。蘇燕。

悄聲地，一如會給我自己似的。

兩隻含有水一樣的深情的眼睛，那麼熱熱地向我移動了一下，然後，就持續下去無言的沉默。

——太晚了。我來到你底生命里，已是太晚了。

……聽着永遠永遠的喪鐘，我受了傷了。

過了子夜，一天寒星如一片霜，夜風涼冷地打透了衣裳。我看着依舊

垂髮蕭頭的蘇燕，由於長髮披肩的抽動着的背影，我知道這，個女孩子在為我流淚了。可是，我已沒有權利再給他一點更大的溫存，再給他以擁抱的溫暖。我靜靜地說給他：

——回去吧，明天，我去看望你。

這樣，送走了蘇燕。邇夕地新月掛出在隣巷的柳枝頭了。我攬着這秋天的夜晚，如果在另一個日子也許會為我譁譁或浸沉的，今夜却於我漠然無感。

夜裏，我失掉酣暢的睡眠。捻開燈，翻開了一冊使我愛讀再三的拉瑪丁底葛萊齊拉。從那里的一頁上我讀到了：

——時間是一個大洋洋，如同其他的海洋一樣，滿載着我們的遺骸。我們不能為一切人流淚；各人有各人的痛苦，每世紀有每世紀的憾事，便足

够了。

我開始執拗地詰問我自己：我和蘇燕將永遠淪陷於痛苦的沉淵麼？不

然，我將無法處理這眼前的現實。從前，我對蘇燕除了一些純情的友誼，愛戀，親暱，或是集合諸般的情感構成對他的傾心，我不知道當怎樣去愛他。但是，一想到將要在我們底眼前必須看見不知不覺地他和我的中間凝同膠結着的心與心生命與生命的聯繫會突如地改變；想到有人會將他從我的身邊奪去而授給另一個人；想到現在他是我底同伴，妹妹，而不久與我即將成爲路人就再漠不相識；想到他將離開他自己的家而使我不能隨時隨地看到他，聽他喚着我的名字的聲音；想到我將不能重新在一個夜晚聚會歸來的路上，自他的眼中讀出時常投向我的溫柔而又沈着的視線，那麼肅然地照臨着我底心……。想着，深夜的重重的空虛突然圍繞向我，使我預感到一個即將走近的不幸的日子。那以後，這間他將不再走進來的臥室，這張他將不再在這兒輕弱地躺下來的木床；這張我將再看不見他坐着的桌子；這個常絕早醒來我將聽不見他赤足跑來的腳步聲和笑語的露台，這以後的禮拜天我將再不能伴他一同去祝禱的教堂；這條下我孤獨的步子走着而找不到他的影子的街路；這所在秋天的烈日下爲一個嚮往於逝去的故事的人而寂寞了的頹廢的堡壘，這隻他的坐位將永遠虛空而我祇能和風和江邊攀談的小艇……。所有的，諸般印象，諸般事務，印刻有我和蘇燕過去生活一切高潔的習慣的，在我底不盡的意念中一齊湧上來，

如電光的一閃，不待我能一一辯識出它們的正體，旋復突然歸於消滅，而將我自己留在無限的空虛與寂寞的深淵中。

至今，纔今我最初感到我對於這少女的交誼究竟是什麼？並且露骨地指示出我對他依戀着的愛情，友誼，或是親暱如何地遠超過我自己不能相信的強烈。而我所以在我的生活中享受到好多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樂趣的，並不是江水，小艇，不是崇高的教堂，不是秋日的山崗，不是萬人空巷的音樂殿堂，不是黃昏，不是夜晚，而是一個唯一的生靈，是蘇燕。如果，他從我的身邊走開，一切都曾因他而消失了。在我的現在的生活中，假如失去了他，一切都完了。

我底心這樣長長地迴轉着的時候，一夜過得是較往常更不知綿長了幾倍，我却仍然無從找到妥當的解釋，在我的痛苦中，有如在感覺上一樣，一切都紛亂了我。好像被突然的一擊所昏迷，不知道痛在什麼地方，但周身都在發痛。可是，也就在無限的痛苦中，我感到了愛情的無際。

的天還沒有放亮之前，我就離床起來了。不知道是那一種本能命令我必須離開蘇燕。爲了蘇燕的幸福也好，爲了自己的寧靜也好，爲了要保持蘇燕的記憶於我永恆的愛情之中也好。總之，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我寫了一張紙條留給蘇燕，任是誰也沒有通知，我就走了。

我寫給蘇燕的紙條上到底是寫的什麼話，我雖然記不清了；大意我是寫着：

該是離開的時候就離開吧，我們相信神的恩惠是無盡的，那麼，第二次的會合將降福給我們。

我不曉得彼時我為什麼要寫出會再相見的話來，誰知道這言竟一絲不爽地從萬千個生命里把我和蘇燕又安排到一起。而且在今日，我已經做了一個妻子的丈夫，一個孩子的爸爸，一個始終抱着正義的信念的檢察官的今日，我又重遇見了蘇燕，這是幸呢？還是不幸呢？我猜不出來了呵。

三

望着窗子外的晴空，如一面藍色的海洋似的，澄清而又平靜。不由得我不把事務停頓下來的極短促的時光，從困倦的審訊的餘暇里拋向窗外的世界去，在那里，我就感到了我底胸懷與天空，海洋，同樣地洶湧伸張無已。於是，我被着秋天的太陽的溫暖的光線，於漸近於假期的迷惘狀態中，我底思索馳向了無邊無際的曠想的境地，在那里我停駐了好久，直待下一次的審訊開始之前的準備，又把我喚回來的時候。

充滿了這個偵查室的每個時間的分野里的，不外是囚犯的哀泣，告白，乞憐與悔惱而已。這許許多多的人的不愉快的情緒使這小屋子變得沉暗而陰鬱，秋日的陽光彷彿也照不進來似的，燃亮着五十燭光的電燈，把一幢一幢的影子雜亂的映射在灰白色的牆壁上，書記官的筆尖沙沙地在訊問筆錄上滑動不停，我呢？我以我底智慧遇語言向被告入開始審訊。

當一冊記錄遞到我的眼前的時候，我看到那上面有一個頗熟檢而又很響亮的名字：蘇小燕。是以竊盜的罪名由某一處公安局送來的。我偷想了好久，我就命令看守靈先把這個人提到偵查室里來。

我默默地想：

——也許，這就是蘇燕麼？

果然，當我猶在沈緬於我的疑慮，看守領着一個女人走進來了。他疑懼而又謹慎地走向了我底桌子前，從他的披散着藉以覆蓋額頭的頭髮上，從他的走路的身段和體態上，從他的服飾上，使我看得出他就是蘇燕。

——叫什麼名字？

他爲我底語聲所震驚了似的，譫然地擡起頭來望着我，他的視線接觸到我的視線的時候，我覺到了一股熱流滑進了我的胸膛，我感到了一口渴，我的喉嚨也就結了冰。

他沒有答覆我的話。

——你是蘇小燕麼？

深怕這僵局會惹起來我和蘇燕以外的人的疑心，我就這樣提示似的誘發着他的答覆。

他點了點頭。

——你是因爲竊盜而被公安局送來的嗎？

——是的。

——你爲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呢？

——還沒有什麼理由。

——你不知道偷東西是犯法的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爲別人偷去了我的東西，他們任什麼懲罰也沒有受到，即或一點社會上的責難也沒有受到。所以，我才就偷他們的東西，盡量的偷，我以爲偷了愈多的東西，就愈是說明了我底光榮……

——你的神經衰弱嗎？

——不，一點也沒有。

——不過，你的精神上一定有了障礙。

——那更是沒有的事，我可以給你背出我的歷史，來證明我和普通人的記憶，並沒有一點差異，而且，也許是更清楚呢！

——誰偷過你的東西呢？

——就是被公安局稱做被害人的那群東西，他們用甘美的言語和顯赫的財富誘惑我，使我走向了他們，他們就利用不斷的歲月偷去了我的貞操，我的青春，與我的美貌。先生，還有比匯聚於一身的這些更可貴的嗎？特

別是對於一個女人，對其失掉了這些就相同於失掉了自己，我盜取他們的一點點手飾或是錢鈔是抵不過我的損害的，是抵不過我的那些損害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零數的……

——可是，你知道，這些在法律上是沒有罰則的，也就是說在罪刑法定主義下的今日，這些都不能構成犯罪的。

——你們張口法律，閉口主義的。我且問你，法律是爲誰而設置的呢？哦，我知道，你底心里一定要這樣說：法律是爲保護強者而定的，是爲使弱者更弱下去而存在的。那麼，你就是一個無可諱議的法律的惡用者，你撞出了法律掩飾你的過錯，你撞出了法律欺瞞你自己的心，可是，你的過錯是顯然地擺在這裡，受欺瞞的你自己的心也有一日會反抗你自己。那，你還該怎麼辦呢？

我底頭眩然地昏眩起來，他的每一句話無非是對我的一種可怕的迴擊而已。使我堅強我的堡壘作最後致死的抗禦的同時，我又預感到即將到來的必須放棄我的堡壘的時機我已不遠。那時候，我將失掉了好些東西，失掉了我向職務的信心。

——那麼，你以爲你的所爲都是正當的麼？

——當然是正當的。

——你要知道，在今日的社會理論下，你的見解是難以確立得住的。因爲私力救濟是會使社會的秩序更混亂，更複雜，而瀕於破壞之危機的。

——除「私刀救濟」之外，我又能仰靠之於誰呢？我的力量薄弱，我的財富也有限。我打算告狀，沒有錢去請律師，我打算告狀，沒有人指導給我以求公正裁判的途徑。先生，你也許想得到，假如你不是喪心病狂的話，你也許會想得到有多少人他們對於法律在望洋興嘆。他們沒有訴之於法律的能力，他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用自己的力量報復一切。

……
……
……
——所以，我求你能開釋我。因為，我是無罪的。即便是觸犯了法律的規定，我也是出之於無心的。我從沒有打算過誰，我從沒有欺騙過誰，對誰，我都是坦白的供出了我自己，我並不想從誰身上沾一點便宜，或是榨取一點什麼……

——我很慚愧，我為你的言論駁倒了。

——不過，你還可以舉出更光明正大的盾牌，來掩飾你的無能和惶恐。

——那是什麼呢？

我真後悔，我以什麼理由能向一個關了罪條的犯人問出這樣的話來呢？顯然地，我此心開始煩燥而失掉了矜持，我簡直虛置不了我自己的一顆心。

——那是你們的臉臉。

這句惡魔似的語句一直在啃蝕着我，撕裂着我。給我不動的向職務的信

心與以全心能顧的一擊，這一擊回響貫通了我整個的肉身，令我再沒有力量繼續下去沒有完成的訊問。

我看看桌子前面站立的蘇燕，在黑色的長髮覆遮下，他的臉上從暗污與銷瘦里迸發出愛和快樂的神采。她，於我看來，好像是一座受難的青春的女神，法律所加給他的殘害，使他在生命上添了無限光輝，將他的美麗從凡俗里愈提高了。

他的光輝，照亮了我的全身，照亮了這封鎖於陰暗的小屋子。

四

第二回，我審訊蘇燕是在翌日的上午。

蘇燕還沒有被提到偵查室里來，我一邊整理着記錄的內容，查看着這件案子是不是已快到了成熟的地步，書記官不時的在一旁探聽着我對於蘇燕的意見，在平素也許是偶而有過的事情，現在却令我疑慮他看破了我與蘇燕的斷不斷的情愛而使我羞赧得面紅耳熱起來，若不是我面向着蘇子坐着，說不定會因而更惹起他的疑心。

不久，蘇燕就被引導走入這小屋子裏來了。他走進了這屋子之後，彷彿訪問一位久違了的友人似的，很自在的向我點了點頭，然後就在我特意為他預備的一張黑色背靠的椅子上坐下來。他的眼睛里閃露着喜悅的光，有如降自天際的繁星，固定不移的發着光，在望着我。

在這情形下，我是很難於應付的。一面我不說不鄭重地行使我的搜查權，而對蘇燕作必要的訊問，一面我又不能不用我底眼睛，我底語言，我底所有的每個動作，轉達給他以我對他的好感來助長他的喜悅。

開過了他的名字之後，我就把記錄最前面所記載的犯罪事實約略讀了一遍。

——這些記載都對麼？

——都不錯。

——你用了這些東西都以什麼方法處分了呢？是變賣了呢，還是自己便用了呢？

——也沒有賣也沒有使用。大多數都作為酒資而留給一家我的鄰居的商店了。也有一點，被我隨便贈送給經過我的門前的討飯的小孩子們了。

——你是很喜歡飲酒的嗎？

——是的先生，我特別喜歡威士忌，或是渥吐克。

我記得蘇燕是不會飲酒的，他却說他極喜歡飲酒，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的路綫了。由是，我想到他的生活，我簡直急於想明白這些年他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就去開了關於於犯罪的動機，結果，犯後的情況等等這些問題，而問到了他的身世。

——你什麼時候結的婚呢？

——是當我最初訂婚的後一年的秋天，那真是一個淒涼的秋天，我還記

得我們結婚的那天是一個落着冷雨的日子，雨點淋濕了我的禮服的後裙……

——你的丈夫是誰呢？

——他麼？他的名姓我已記不清了。他可真是一個好人，當我將這訂婚之後正打算逃婚的時候，他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從四面恭歌里營救了我，他毅然地和我結了婚，他不避諱社會上流傳的輿論，他祇是愛我。

——以後呢？

——他愛我愛到了極點，他愛我甚於我愛他多多，可是，他就是太貧苦了一點，爲了我們的生活費用，他負了一筆債。他不願意一再拖延下去而使我不能安心，他就整天整夜拚命地爲一家書店執筆一部辭典，企圖能彌補這項債務，誰知道，還沒有寫到半部，他就支不支了。他却依舊要寫下去，因而就害了他自己，他負着這筆沒有償還的債就死去了。

——他最終的一句話，告訴我說：記着我的時候，就不要背棄了我啊！

可是，我正當負義和忘情的年齡，我擋不住奔向我而來的衆多誘惑，那誘惑像一副溫柔的手似的輕輕地抓住了我，一旦抓緊了之後，就變成了一具僵屍的鐵掌似的，使我再也掙不脫，一直我爲它輾轉於長期的苦痛和暫刻的歡娛，快到十年了。由於這些日子牢獄的生活，陷自己於無助的時候，所有的誘惑也都散盡了。現在，什麼也不是我的願望，即便是出獄這事情

我始終都沒有切盼過……

——不過，你也不應該這樣消極。

——是的，我不應該這樣消極。但是，像我這樣一個女人還有什麼所謂希望呢？如果是必須開花的薔薇，則我底花已飄零了。如果是得結果實的荔枝，則我底果實在去達到生命成熟的時候已爲水分的斷絕而枯落……。如果，我必須有一個適當的譬喻，則我該是貝殼草吧！沒有香氣，沒有光澤，也沒有寵愛。這就是我的生命。

他說着他自己，彷彿並不是說着他自己，像是在說着一樁動人的故事似的，他的目光始終凝集在我的臉上，這時候，他底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他垂下了頭，用兩隻手蒙上了臉。蘇燕憂鬱着。

——現在，我可以向你說。如果你能對你的罪狀表示你的懺悔與改過。我將執行神的旨意，從罪惡里拯救你，免除了法律應加給你的制裁，替你求社會的原諒而引導你回到你本來應走的路，回到你的幸福，回到你的自由，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那裏去。

——我願從你的呢告。

他用最微弱的聲音，向我回答。一直到他退出這個屋子之前，他沒有說過另外一句話。好像他的靈魂經過了一次激烈的搏鬥，而疲憊得乃至於不堪了似的。

我呢？我也不敢再表情的望他，恐怕我的眼睛會說出我是依舊愛他，或

是早已不愛他。對她，我想：這都是有害的。

五

晚上，沒有人來。

我自己傍着桌子孤寂地坐着，就着淡綠色的座燈，我翻起了一冊爲我攪帶了這些年年的日記冊。在那上面，每一頁都記載有我和蘇燕的纏綿的故事，那時，在我底心頭都會是我底心窩的重壓，直到我用筆寫出來它們才輕鬆了許多。現在我想：也許語言和文字同樣都是人的唯一的宿命吧！它們是專爲產生思想而產生的，正如樹是爲產生果實而創造的一樣。一個人爲他的感情所揉着的時候，直到他的內心的髓髓產到體外來爲止，否則，他就不能從感情里解放他自己。

讀着這些過往的記錄，我就止不住我底心爲它搖動不已。好像從前的這許多熱情的預感，到現在，都變成爲記憶和感傷了。若是在一個感情脆弱的人也許就會爲它流淚的吧！我雖然沒有流淚，我的胸里却泛濫起不平復的感情如潮水！

到了實在無力讀下去的時候，我就把它扔開去。

望着綠色的燈光，綠色的夜。我中輟了每晚爲起訴事件審考的夜課，開始吸起一枝煙，又一枝煙，讓煙的氣氛纏繞住了我，把我的這居室塞滿了白茫茫的煙霧，我就如同隔絕了好多事物，隔絕了我自己。而四處彷彿着

的我的靈魂，就愈彷彿了。

我漸近於殘酷地，擊着我底頭迫問我自己：

你將來真把你和另一個人的命運拉向不可測的懸獄同沉陷麼？

不，不會的。無論如何，我是不會這樣愚拙的。以我的地位，我的聲望，我的榮譽，我的職責……它們每一個都在向我懇求我不要那樣做。

爲了要顧全我們的延續，我不能那麼做。而況且是檢察官，去決女囚犯，色情，枉法，背議……。哦！我底頭在昏沉而又笨重，像有千萬斤的巨

開向我底頭上傾壓下來，我不能再想下去，我不能再想下去。

我的額角上滲出了一排冷冷地汗珠，彷彿幽夢的記憶猶壓在我底胸頭似的，使我底心激烈地鼓動不已。我默默地祈禱着：

——聖保護者呵！請你顯一回奇蹟吧！假如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請你不要必須我爲一個人的愛情背德，而給我以偉大的神力，在一個危機落下來的生活的邊緣把我止住吧！那便是我不要他的指示，我將永遠離開他不再會面，像棄掉我的一樁心愛的物件一樣。

可是，就在這淡綠色的燈光圓下，就在我的不斷的動盪着的我的無可如何的思惟里，蘇燕的悄悄的耳語，惡魔似地在我的耳邊又響起來了。

——先生，我是無罪的，我求你能開釋我。

率直一點說的話，我實在是在這記憶的耳語所騷擾了。它搖動了我的適才的妥切的考慮，它搖動了我對於我自己的不動的信心。我思量着我的地

位，聲望，榮譽……。我開始覺得放在另一端的東西逐漸地沉重起來，那沉重的東西是：我的感情。

雖則，我自己也承認，我底心還是太輕浮，太年青，沒有達到成熟，沒有達到長成，能夠自動產生這樣神聖的熱燒着的熱情，但是，落在我的心上上的另一個人的熱情，與我以如此甘美如此新鮮的印象，正因體會到了這一點不容我不相信這熱情是由我自己產生的了。

動搖我者畢竟永遠是我自己！

我無力排除我的感情，也就是說我無力拒絕身外的火光向我所投的反影，而我又不能過分虐待一個人的期望與愛戀。在這重重疊疊的複雜的情感與理智，現實與憧憬，人的慾求與動物的慾求的搏戰下，我覺得我自己彷彿變成了一條昏庸的虫子，向變得辯不清的人生的路上開始彷徨……。

蘇燕的幽影時隱時現的在我底眼前晃動不已。這麼從前所去曾經有的可喜，又復從前所未曾經有的固執。我仔細地鑑賞着這面影，一如放置於我身側的每日習見的物件，祇在將失去它的時候才覺到它的可貴。無疑地，是他的面影不斷地投給我以誘惑，使我分辨不清是基因於我對他的友誼而感覺到的印象，抑或是基因於他的類面的表情所給與我的印象；正相同於我窺不清一個人的靈魂的顏色一樣，我是陷於絕大的自我衝突與矛盾。

極度的倦怠不能引我入睡，耐着心，這樣守着燈光，又開始了拉瑪了的葛萊齊拉的沉讀……

我天天想着葛萊齊拉。

他的可愛而悲哀的情影於我是一種遺憾，有時復像是溫柔的自責。……

我是正當負義的年齡，輕浮，近墨則黑的，將青年人最優美的感情視為一種不良的恥辱。我是正當強忍的年齡，將上帝最美好的賜與，純潔的

愛，天真的依戀，委棄沙土中，讓它隨世俗之風舞舞風散……

葛萊齊拉不會被遺忘。只是隱藏在我的生命中。這樁愛情，使我底心得到了喜悅，但令我在人前低首了。

對於他的回憶，確在無人時獨自咀嚼着，在人間，幾乎是當作一種寂寞在躑躅着我。

現在我是多麼臉紅，一想到那時竟會因此臉紅。

他幽濕的眼中的一滴眼淚和一線歡樂的光輝，是抵得過我幾乎要因而拋棄他的影像的一切冷眼，一切挖苦，和一切說笑呵！

年紀太輕的人是不能愛的。他不知道愛的價值，他只是在失去了之後才懂得真的幸福。

……
真的愛情是生命的成熟的果實。

……
我底眼睛灼熱起來了。我感到了我底心在我底胸膛裏面翻騰而咆哮，我

得到了：我底理智將是最堅忍而又最忠實地斷絕了我所隱藏在心底滋養着的愛情麼？

雖然，葛萊齊拉並不同於蘇燕，可是，我堅確的要說這冊書是為我所寫的，不過是我自己的一部來日的懺悔錄的預言。這書中的故事，就不當是我的故事，這書中的主人公就不當是我自己。

我可是要仿效書中的主人公的心的負義和無情麼？那樣，無非是在製造晚年的感傷的回憶，用來悔恨自己的輕率與懦弱而已。愛情如果是人間不滅的陽光，則別人的贊美又算得了什麼呢？

幾次，我底眼睛睜睜起來，我是需要睡眠了。熄滅了燈，清冷的是光無間歇地透過窗前的紗幔，映一片破碎的花影在牆壁上，好似無數隻火熱的眼睛。

風，如同饑餓的群犬似的在奔號着。

六

早晨，冷的風在街路上逡巡着。

我踏着淺黃色的新的落葉，在向衙門去的路上。我悠閒地觀賞着路側的嬌艷的為霜染成紅黃相雜的園林，我極力想推開去昨夜裏我失眠了的感情上的重荷，可是，並不太久，我底思想就輕易的跌落在新的落葉上了。

我想：該對一枚搖搖了的葉子的命運與以援拯吧！

在無助的天空里翻飛着的葉子，在污穢的街路上打着旋轉的葉子，在行人的腳步下碾成碎片了的葉子，昨天還是綠頭碧油的一片，今天却開始了顛簸和流浪了。

誰能夠預卜自己的向前走來的命運呢？人生中如果不盡是坦途，如果也有突然的洪水和不測的暴風，那麼這落葉也是在象徵一個人的宿命麼？

我怕這樣想，這樣的想像的哀愁是會使我仰鬱的。

匆匆地，我懷着一種逃避什麼的心情，跑進了衙門。是太早了，守門的人爲我破例的早來所驚訝了，我沒有與繼去和他打招呼，推開我自己的辦公室門，我走進去。

岑寂地，我一個人坐在朱色皮製的輪椅中。

從二階的窗子，我看見了在秋天分外清澈的南湖湖水，湖上的長橋，疎林，島嶼，好像在比炎熱的夏日更的還要蔚藍還要清淨的液體中游泳，好像這長橋，疎林，島嶼，已經感到這使空氣結晶發光得有如水河中凝凍的露水一樣的冬天的最初的顫慄，黃色的淺黃色的葉子散滿了堤岸，有人踏着落葉從堤岸上走過了。

這樣清明的天地，是該爲誰安排下的。

秋天，同樣也可以使我感到了年青的醞釀；我底印象，我底感覺，我底概念，蒐集它們於一起的時候，就組織成了我的意念中的璀璨的王國……

由是：我思索到了一個可愛的年青的生命的成長，我覺得我必須這樣

做，必須扶助年青的生命的成長，我必須釋放了蘇燕。

疑地，我承認了蘇燕的命運是不平凡的。

我翻開我的職務的經典：六法全書。

在某一頁的某一項上這樣記載着：

搜查之結果有足以維持公訴之犯罪嫌疑時，應提起公訴。但對被告人之性行年齡境遇並犯罪之性質，動機，結果，犯罪後之情況，或其他情形，以訴追爲不必要者，得爲不起訴處分。

我應該選擇那一個理由呢？我自己想：蘇燕的性行，蘇燕的年齡，蘇燕的境遇……：無論依據什麼理由，蘇燕是該永遠被列在刑罰之外的。

我應該這樣說，拯救蘇燕的是蘇燕自己。不是我，也不是法典。蘇燕是會受一切的神與人的加惠的，正如他的青春；美麗，值得一個戀人爲他傾倒一樣。

馬上，我除了一切仍纏繞我而來的疑念：我寫成了關於蘇燕的不起訴處分書。我如同做了一件最開心而最尊貴的工作，在那一紙文書上面鄭重地按上了我底官印。隨後，我就用電話告訴給書記官，準備在正午之前要對蘇燕作末一次的審訊。

我靜靜地，仰起頭來噓了一口氣。

接連着，我又擔心到了蘇燕此後的日子可怎樣過：一個年青的女人，沒有家，什麼也沒有。可讓他到什麼地方去呢？惡劣的境遇會使他重新走

上過去的路的，就如同把鮮花植在了污濁之中，難免他不會長成了失掉色
香的野卉，這不能怪罪它本身，應該歸罪於去能善於處理鮮花的種植的人
……。

若然，我怎麼處理蘇燕的今後生命的路呢？

我想，我想不出。昏起來的頭，載着我走進了偵查室的門。書記官已經
等候我好久了。

先是監獄的守衛走進來，爲我捻亮了燈。這時候，我正坐在椅子上望着
天棚，很奇怪地我覺到了我最好能吸一隻煙，我若能吸一隻煙該是多麼好
呢？……想着，想着，纏着守衛的後面，蘇燕就走進來了。

蘇燕坐在我的面前，沒有羞赧，也沒有恐懼。我猜想他也許已猜出了我
傳喚他的本意？雖然，我明知道那是不會的。我的去發表的事實，是不會
爲誰得知的。

這兩天生活得很苦麼？

嚴肅點，我又帶點溫情似的向蘇燕開始了我底發問。

很苦，也很甜。

我望着他頑皮的笑臉，我心里想：多麼頑皮地女人呵！可是，我不能用
我的笑謔來改變了搜查時間應有的緊張而又沉悶的空氣，這時候，我把我
底視線放在記錄上。

爲什麼呢？

——因爲我太幸運我的遭遇。

——你的遭遇？

——是的，我的遭遇。

——不過，你不要曲解了眼前的事實。

——我爲什麼要曲解了眼前的事實呢？

——那麼，你不能太樂觀你的遭遇。

——我是始終這樣相信我的意識是對的，先生。

——你不會有時候對你的某一種行爲表示你的過失麼？

——不會，不會的。

蘇燕嚙似的確鑿地說着。

我起始感到輕度的靈魂上的痙攣，我是又一次爲蘇燕的意志征服了。我
的眼前彷彿存在有一個絕大的危獄，我的發問就是嚮導我向危獄跌落的一
途。

在這里我不能不認清了我的地位，蘇燕的地位。我們的地位相差那麼
遠，這小屋子就不啻是橫在我和蘇燕之間的空谷里的斷崖，使我們的距離
彷彿是那麼近而實際又那麼遠。

——我已經決定把你釋放了。

再沒有別的話可以向蘇燕說，就是適才爲我熟思過的關於他的此後的日
子，我也不願意說出來擾亂這頭使我難堪的心境了。無論如何，這總算算

一個結束，結束了的故事最好不必要留過多的記憶的種子。

蘇燕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似的，看了看我的臉，也許爲我底嚴肅的面色所威脅了吧！僅僅躊躇了一下他的嘴唇，什麼話也沒有說出。

我怕這樣無語的寂寞的場面再接再續下去，我向看守擺了一擺手，把釋放命令票交給他，於是，蘇燕的影子縮着看守走出去了。

聽着關上了門的聲音。我始終沒有擡頭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身側的書記官也走出去了，這屋子里就剩下我自己，和我持有的一灘愛情的記憶。

伸手，我捻滅了燈光。

我站起身來而向着窗子，靜靜地中午的陽光爬上了我底臉，我底手，我底身上。我底冷顫過來的心也爲它給溫熱了。我的眼睛開始潤濕……

七

携着一身疲憊，我走向昏昏起來的歸路。

燈的影子，人的影子，流水一樣的車馬來往，流雲一樣的車馬來往，這些使我相同走在一隻夢里。

我數着自己的脚步，蹣跚地。

我的職務上的碎屑紛亂地集中到我的腦里來，主觀的構成要件：結果的加重犯，正當防衛，酌量減輕，從刑專科……這些每日懸於我的臉

務中的不祥的字句，不待我的呼喚就又要來騷擾我了。

當然，我是對於我的職務具有較大的信心的。可是，今天晚上沒有緣由地我却生出了一點點厭惡的感情，這種厭惡的感情的發端是和百萬富翁厭惡他的過多的存款捐沒有什麼兩樣的。也許這可以說是人類的一種共同的習性吧！即便是狂啖着垂涎已久的豐饌，在其間也很容易生出不滿的感觸來的。

我底脚步顯然地是遲緩了下來。慵倦地懶洋洋地曳着不整齊的步子，好像把我的感情上的重荷一步步印入土中而後已似的。

遠遠地，我望見了我的巷口。在這巷口，當我走過的時候，一隻手從側面的陰影里伸出來攔住了我。

起初頗使我是驚愕的，當我由赤露着的臂腕看到這個人的臉，借道不太亮的巷口的燈光，我認出來了原來是蘇燕。

——你爲什麼攔住了我呢？

我裝着嚴厲和不耐煩的神情責備着。雖然，我底心在內面跳得很利害，簡直保持不住平揚的語調。

——我爲什麼不可以攔住你呢？

——難道，你又要擺出你的檢察官的架子麼？這不是在你的偵查室裏，這是在街上。公私混爲一談的人總是不大聰明的吧！

他笑了一笑。雖然看不清他的臉上的神情，但由他的全身顫抖的情形看來，他是很迷惑人的笑着了。

我竟不知如何應付下去這個難卒的場面。這個和我分開了將近十年的爲我夢戀過的人，他如今竟又在這驚夜無人的街頭，我又正是一個異鄉獨身的漢子，我們宿命似的遇到一起了。假如相信這都是上帝的錯排，不能不使我確信愛，並不會欺我，而重新拾起我和蘇燕的交誼。不過，依舊是太晚了，我們的重逢也太晚了。

——我知道你是必須從這兒走過的。
看着我說不出話的苦臉，蘇燕這樣向我解釋似的臉。

——唔，是的。

我不安地低着頭，移動着我的鞋尖

——陪我走走好麼？

他竟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對他的請求，我想不出以如何的理由來拒絕他。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我和蘇燕走向一條幽靜的街路。

兩側的人家在夜里靜靜地伏着，黑色的屋影籠在街上。夜，也許深了。
大吠的聲音也沒有，天上不知閃爍着多少顆晶瑩的星子。

——我們別來已是多麼久了。

蘇燕向自己獨語似的。

——我們談一談過往好麼？

蘇燕悄聲地靠近了我。

——我不想把我們再丟向過去的夢裏。

我冷冷地望着夜空，望着星子。我如同一座將要爆發的火山，內面的熔岩已把我燙焦了。外面却永遠是那麼冷冷地。

——那麼，你是不認過去的人啦！

——也不能那樣說。

——你在向我說謊了。

——我是從來不會向誰說過謊的。

——不然的話，你以爲否認過去就是你該走的路麼？

——相反的，我以爲建設明日才是我該走的路。

——章，你變了。你變得這麼倔強，這麼更使人可愛……

——你要答應我，協定我的明日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也許當我神馳於我的今後生命的展開的正中，我們竟走在一起了。像從前一樣地，蘇燕携着我底左腕。我和蘇燕踏着夜色，走

在一條幽暗的狹街，落葉不時被風頑皮地吹上了衣襟。

走出了街口，就是靠近湖邊的教堂了。

教堂的塔頂在無窮的夜空裏屹立着，那麼高高地伸向夜空的塔頂雖然看不清楚了，也許一點也看不見了，那裏却彷彿聚集有多少信仰的精華，向下，睨着這人世間的背叛主的意旨的人物的活動，而預備隨時加給他們以必然的懲罰……。

我和蘇燕在教堂的石階上站下來。

我們開始用手向身上畫了十字，然後，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我們的新禱。

虔誠地，這是我有生以來，皈依於主的座前的第一次虔誠的新禱。

默默地，我們走下了一段長的石製的階梯。

走在南湖的堤路上，踏着軟綿綿的砂子，背後的教堂的影子丟向一片昏黑的夜色里了。如翻翻起來的沈沈的湖上的冷霧似地，漂蕩了這教堂，這堤路，這湖上。秋天的夜色是朦朧而又凄清的幽藍呵！

——你向主在新願着什麼呢？幸福呢？還是其他呢？

我不經心地看着蘇燕的爲風吹起來的髮絲。

——這是我的一個願心，一個最誠懇的願心，在監房裏的日子，我遺憾地約定給我自己了。當我再度獲得我自己的時候，我要把所有的過去的記憶一點也不要存留地獻給上帝。現在，我已經照我的信誓作了。我求主爲我接受，而也爲我保存。在我底幸福和苦痛中，可以時常向我顯示，使我記

起，當我是屬於所愛的人的時候，我底生命的歷史應永遠歸屬於上帝，正如我的青春的產物，已在我的記憶中獻給上帝了一樣。

他以一種柔和的沒有抑揚的單調的聲音十分輕地對我說。好像他的胸膈已失去了震動和激蕩，語聲中僅餘有單獨的音符似的。可是那麼深深地透澈了底心，像潺潺的泉水流入了密林，沒有聲息地沒入了林木的根梢。在此時，我正彷彿於歧途莫可擇選一條路而使我舉足的時候，即便是一點點感情上的狂妄的迷信，也都給與了我以極可注目的意義和價值。彷彿，一層一層我底眼前的煙霧都爲驅揚去了，逐漸地將我赤裸裸地顯露出來，在我底面前，在蘇燕底面前。

走上了一條在夜裏看不清顏色的板橋。

——你可以向我說，你對主的新禱嗎？

蘇燕閃着期的眼光向我說。借着堤上的星光，我可以看得出蘇燕的眼光裏說着他的期待。

——我求主不要引導我去向誘惑呵！

我望着幽暗的遠天，這樣答覆給他。

蘇燕聽着我的話就笑了，不過只是輕々地一笑。然後揮揮地說：

——那麼，你是在說你正去向誘惑麼？

——章，你說呀！

我能說給你以什麼呢？我底感情，我底願望，我底夢。無一不是爲你的存在而存在的，無一不是發源於你的聰穎的靈魂。蘇燕：我底可愛的誘惑者呵！在你的試煉里我永遠是位在負手一方的，我永遠控制不了我自己。雖然，我底理智教我不要接近你，不要重陷於縷縷。可是，完全相反的，我底熱情無時不在向我煽動，向我挑撥，向我攻擊。終於，是我底熱情戰勝了。爲了它，我甘願犧牲了我自己，我又怎麼能把相識這麼久了的你棄絕於我底心的藩離之外呢？

八

欣快地，我和蘇燕用過了一次豐厚的晚餐。

然後，我們就坐在一條長的軟靠椅裏，飲着濃烈地今夜由我親自調製的咖啡，我們時而交換了一句友愛的話，一個眼花，一個微笑。不知道爲什麼，我都感覺到有不盡的幸福，直到靈魂的奧底。

特別從我底浴室走出來之後，他慵然無力地曳着兩隻裸露着的腳，走向化粧台前去修整他的夜裝，屢屢顧盼着，極而復擡起頭來，以一種慣常的頸的搖動，使髮絲在肩際飄揚不已。當他又發現我在看着他的時候，他底臉上籠罩上了陣陣微紅，好像是羞於這樣美麗似的，有好幾次他的更圓潤更豐滿的美麗的新的光輝呆住了我，彷彿我不過是第一次見到他，而且

過往的親密，也都因了他的使我達於驚訝的美麗變成一種生怯和迷離了。從前我所不曾想到，或鑑賞到的，在他的新的光輝中，他的青春與美貌替他造成一種莫大的魅力，於別人是讚美，於我則是一種危機。

蘇燕並坐於我底身旁的時光，我不斷地可以嗅到了自他的身上漂散出來的濃郁的香氣；加上案頭新插換上的自花園買來的碧菊，在燈光裏也吐露着一縷清幽的幽馨。這夜晚，真太使人迷戀了。詩意的夜晚，詩意的來客，秋天的夜裏雖然是更寂寥而又落寞，在我底屋子裏却擁有比春天更可愛的溫暖。

由是，我們的談話的路線，總括談起來，不外是互相披露纏綿之情罷了。這些日子的冷酷的生活的陰影，到今天都在他的心原上一掃而盡，他說着不是聽見我在這里，他將不復再拾起新的生活，除掉了死亡與瘋狂之外，是沒有一條路可以再容他走下去的。他說，他的心靈中的熱情已找到了最初也是最後的投贈，他說好多，說一切。我將他的手掌握在我底手中，我覺到了熱流開始在兩個人的血液里激盪，沸騰。惟願夜與岑寂的永續，好使我們能在沒有人來打插的喁喁地私語中渡過這幸福的宵晚。

可是，夜逐漸地深了。夜深起來的時候，這空宇就一點聲音也沒有地悄悄睡去了。我和蘇燕雖然都披上了一件夾衣，却終於難以抵禦夜寒和困怠的侵襲。該是需要有一次沈睡了吧，我望了望蘇燕，蘇燕也望了望我。說明了我們正有一個共同

的願望與期望，却都難以說出嘴外來。

無言地，又坐了一刻。睡意愈使我和蘇燕不支了。在不時地，我們都打起了瞌睡。

我極力壓抑着我底心波的鼓動。我說：

——爲什麼你還猶豫呢？如果，我們是真摯地相愛着，也許就是無關的吧！我以爲我們不必過於拘謹，你不是可以這樣和我寢息在——張床上麼？

蘇燕用女人的最嬌羞的表情望了望我，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成。就解開了層層衣襟而躺向我底床上了。我底心雖然並不太大，容着兩個相愛的人的身軀却是會綽綽有餘的。從這夜起始，蘇燕就這樣毫無忌憚地和我更揭破了一層帷幕地纏綿下去了。

耽於自身的悅樂的人，每每是會麻痺於現實的。好些個日子，我沒有到班上去執行我的職務。這期間，我和蘇燕幾乎沒有離開過一瞬，即便是極暫短的時間的行動，我們也都是樂意在一起取一致的行動的。想到這一天沒有什麼事情必要去做的時候，我們就擁在枕衾里直到光透過屋簷照遍了我們的床上。我們毫無軌跡的談天，談海，談人生，談夢，結果是傾聽着彼此的愛情的甜蜜的信誓，就都痛快地從心里把笑貫在臉上了。

怎樣地，使我始而感到了愛情的無限和生命的可貴，繼而使我忘掉了我的遠離開的家鄉的妻兒，我底神聖的職務，我底身外的一切。我完全妥協我自己於現實的享樂里，無疑地，我是變成了一條昏庸而又自私的虫子。

可是，在那些個時候，我是始終不相信我對我自己的批判是對的。我以爲那不過是偶然的理智的作祟而已。所謂理智的又不過是基於習慣的傳統而發生的，它既不能做爲我的歧途的指燈，它也不復能做爲我的終身服膺的作人的規範。

所以，當我和蘇燕同居了的消息，更曼妙而又廣汎的於我的友朋們中間傳播起來的時候，即便遭遇到了那麼許多熱情的善意的勸阻。他們所採用的方式雖然並不相同，而其歸綫在一起的意見不外是：

——你們必須離開！

——你們這樣下去會害了你們自己。

——像這樣的愛情就不啻是陷阱，特別是對於你的前途，這簡直是不可諱言的陷阱……

——你們該昇華了你們的愛情，爲你們自己，也爲你們的朋友……

……

對這衆多的友誼的忠告，在我，也僅僅能報之以輕蔑的一笑而已。也許有人以爲我這樣以最大的無言的輕蔑來對待一些忠實的友人是過分的，其實，這勿寧說正是爲了我不忍心我的自由意志的沮喪吧！我永遠這樣執拗地想：唯有類人的感情才是最殘酷的。人們無時不在以粉碎別人的夢想來完成自己的希望爲榮譽：勸阻，諍諫，忠告……這些都不外是一種自私

的期望的顯現而已。在其對政敵對手的主張而建議自己的主張這一點，與前面我所闡明的結論是沒有什麼兩樣的。這是人類的尊貴，也是人類的卑鄙。在人類之外的動物群中，僅就成長起來的鳥啄食它的兩親的肉來說，便從來也未嘗聽見過有經過過同種的鳥，當然它們之間既沒有所謂聖者，也沒有所謂明哲的存在了。這不外是說明着，在人類之外的動物群中，它們以自由意志的活動為一種美德，而在聰明的人類之中，却無時無地不在壓抑着自由意志的發展，使它沮喪，使它降服，使它毀滅……。

因此，我之所以毫無有躊躇地樂於了友情的忠告，也絕不是沒有理由的吧，由於，我愛我底意志。

這樣，我和蘇燕安然地渡過了一個幸福的冬天。什麼也沒有來擾擾我們生活中的寧謐，我們是如何甜蜜而深濃地過着相愛的日子，對於我底友人們對我的背棄，在我實引為是莫大的嘉惠哩！

九

季節又到了又一個年的春天。

春天，我底蘇燕在不知名的窠前小鳥的歌唱與不時由窠間送渡過來的花香中醒來，睜了睜眼睛，一股春天的有力的生機掠上了小頭，使我底塵封已久的胸臆豁然開朗，而承受了春天的最初的祝福。

春天終於是一個萬物發祥的季節吧！我們的昨日的歡樂彷彿都抵不住春

天的襲來似的，由顛倒而至於破裂成致命的罅隙。昨日的愛情所交給我們的幸福，至此也不過僅餘有渺茫的回味罷了。好像是一切的歡樂與幸福只是曇花一現的熱狂，好像是為了要捉住幸福的一刹那，青春和美麗就得眩迷在昏亂的狀態里並沈醉於癡顛的動作中。而這種熱狂之極的情形，不過是一時的幻想的果實，他的極微的現實性只消一觸便會歸之於碎滅。這樣的歡樂與幸福是築在雲端里的。

我和蘇燕的狂想的世界，便這樣很輕易地為春天給粉碎了。

伴着春天的到來，我們都有了不可言喻的懊惱。無論是我與蘇燕在一起的時候，或是蘇燕丟下我一個人走去的時候，一種心靈上的重壓使我沈默乃至於無言。這里，包括有我底對家鄉的懷念，對妻兒的懺悔，對自我的指摘，它們之中的每一個都不能教我掃盡心原上的陰霾而脫卸重壓於烏有。只是與時日共進的重壓的加重愈使我喘不過一口氣來，愈使我難於忘却它於一刻而已。

蘇燕的懊惱也許是更遠過於我的，他每當日親於我這樣耽於無言，就如同透視了我的靈魂的內面，因而擺佈了種種取悅於我的遊戲或是笑諷向我挑逗，這些在昨日都會使我熱狂得發瘋的把戲，現在却都無從惹起我底感情。我知道，這樣會使蘇燕難堪，我却又不能撤掉靈魂的憂鬱的面紗而重新抓回來昨日的歡樂與幸福，因為，這完全是愛情的枯竭。蘇燕？呢長的寒酸的日子顯然地使他失去了同愛的執拗的耐心，而傷鬱如一隻

秋天的燕子了。

豐潤的肉體的頹健也添復不了靈魂的空洞的。蘇燕的美麗隨着愛情日長夜大的發育起來，使他的臉，腰肢，與腿脛無一處不更爲充實而又富於彈性。可是，靈魂的底蘊一失却了平整，那徒然的肉體又當得了什麼呢？

一天，是星期日。我和蘇燕坐在窻前。

溫暖的陽光洗在我的身上，蘇燕的身上。沐着這陽光，我們仍然持續着無語的沉思好久，好久，看着賣花的人喊着走來又走去了。看着蝴蝶向窻子飛近又飛遠了。蘇燕乃就悄聲地向着窻子：

——這季節，我祇有恨你。對你，我祇有說不出的我的咀咒，我的責備

……。

——你，你以什麼理由來冒這季節呢？

我用力壓抑着我的懊惱，平靜而又溫柔的發問着。

——你明知道，却故意來問我。也好，讓我來說：我所以這樣厭厭這季節的，它與我的世界有多麼不相調和呵！

——那麼，你是在暗暗的恨着我麼？

——不，我也並不恨你。我知道：男人總是當他們獲得了愛情的滿足，馬上就會想起他的事業來。現在，我祇有恨我自己，爲了要始終抓緊你，我便不該在極短的日時里給你以極大的滿足……。

蘇燕的長的睫毛透過陽光而伏貼於他的眼臉上。他也許正瞑目地思索

的境地里盤桓。愛情的苦痛如果是多端的，則他已一一的嚐味盡了，而沒有了爲愛忍受下去苦痛的決心了吧！

又一天，是我從班上歸來的夜晚。

在一件我爲他買來不久的青色的外衣上，我看見他在用粗拙的縫紉向上面縫綴一枚已是舊了的黃金色的扣子。我爲這現象所困惑了，我記得這件外衣上的扣子從沒有丟失過，而且，他正在縫綴的又是多麼不相襯的一枚黃金色的扣子。是爲了什麼呢？我問不出。

——你在忙着縫綴它麼？

我走近了蘇燕的身邊。

——是的。

他淡淡地擡起頭來望了望我，他的淡淡的神情使我最初對蘇燕生出了不痛快的情緒。

——爲什麼，你單單要綴上這一枚舊污了的扣子呢？

——它誠然是舊污了，它却是從前的我的一位友人給我買到的，縫綴上它，就是爲了使這身新的外衣上也有一點舊的東西。正如同上古的人，在舊殿基上建築一所新廟宇的時候，總得很細心地在新建築物里鑲置一點舊的材料，至少是一根柱子；爲要使得在新的建築物里有一點古舊的事物，即便回憶本身易於磨滅而粗俗，在新的聖殿的傑作中間，對於人心，却是有的崇拜和魅力的。這些，你明白麼？

帶有一點不高興，一點訕笑，一點輕蔑的回答，更加重了橫在我底胸膛里的不痛快的情緒。

——是那一位友人送給你的呢？可以告訴給我麼？恐怕是一位很漂亮而又很會交際的男朋友送給你的吧！你說，我底話說得可對麼？

我忍耐着我底激憤，這樣向蘇燕試探着報復的進攻。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你簡直在侮辱我，你拿我並沒有當作一個人待。章，你看錯了人，我不是隨便可以爲你欺弄的。而且你沒有權利向我問這些廢話……。

他突然哭了，他中止了他的辯護。他把已經纏繞上了的扣子扯下來扔得好遠。一面哭着，以不服氣的聲調向我。

這個時候，我纔覺得我錯了。對他取嘲得太過火，而且，刺傷了他底心。即使他對我那樣做，我也不應該即時給與相等的報復，這樣人的心地是狹隘得有多麼可憐呢？我求他諒解，我對他說，我所以故意那樣問的，正因爲我愛他至深的緣故，是對他沒有夾雜着任何惡意的。但是，我已傷了他底心他不再聽我的話，他哽咽着。

從此，已有無限的憂愁的背景在我們的生活中時隱時現了。它是完全沒有法子可以彌補地，逐漸擴大了它的陰暗的影子。我們也弄不清楚，這都到底是爲了什麼，但是，命運是會知道的，它將是我們在一起的時間短促了的預感吧。

十

世界太遼闊了。人生也太遼闊了。我和蘇燕的世界也正不止於此，我以爲將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彼此不再是在同一的陽光或是月光底下相聚。這勿寧說是一種必要的分離吧！那時，我們會別開得好遠，會自然地忘掉了愛情的信誓，會割捨了好多如潮水似的翻騰不已的記憶。

果然，時辰挨近了。

黃昏，踏着五月的黃昏，我伴着蘇燕走過了一段長長的寂靜無人的街路。好久，我們都沒有說話，我們避免說話；我們彷彿怕有什麼會把這零有的時光給驅走了似的，我們都噤着口。

穿過去一條狹窄的小巷，再走幾步，就該是神聖的教堂；再過去，就是南湖的湖水了。

蘇燕用最微弱的聲音，像低語給自己：

——好了。我們把過去清算了吧！

我顫慄地接受了我底最後的命運的告知。也許，我是得了這麼久的命運，終於，今天由蘇燕把它交付給我了。我沒有悲哀，沒有恐懼，也沒有憎恨我底感情平靜得一如一塊落下來了的重重的鉛石。我完全沒有知覺似的，隨着蘇燕走。

經過教堂的門前，望着巍巍地靜立在翠晚的煙霧里巍然不動的教堂的塔尖，蘇燕安靜地站在石階上低垂着頭，用庾削了的手指畫着十字了。我也茫然地用我底分不清是那個手指向我底胸上畫起十字……。

編輯後記

本來，東北文學的創刊號應當在十月一日左右發刊的，但進行途中由於好多不得已的變故，才一再地延遲下來，不但是對不起殷殷待望着的讀者，而且也很愧對熱誠為本刊執筆的各位作者。

創刊號集稿的時期比較短促，而且又正當着大局安定不久交通機構還沒有復原的狀態中，以致我們想要聯絡的好多寫作的朋友們，都因而失却了聯絡的方法。等候過些時日，祇要彼此間的消息能夠互通，我們一定會把本刊的內容更加充實起來。

這期的內容，翻開目次一看便很明白；說實在的話，是異常貧弱的。可是，我們也却有一點苦衷，能取到聯絡並肯為執筆的各位作者的作品，我們幾乎都搜集到這里了。限於時日和寫作能力，這已經無可如何的事實。我們不須掩飾，並也勿庸諱辯。

尤其是這期的稿件，完全側重於創作一方面了。無論怎樣說，這樣的純

文學雜誌是有點過於枯燥的。從下一期起，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預計刊入一點評論文字，並也擬開出幾頁來專事介紹國外文學。

關於本刊的編輯人選，最初我們打算臨時組成一個「東北文學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而且，我們也擬定了七名委員來共同担負起這個責任。

可是，後來我們覺得這樣作很不方便：第一，由於編輯委員制度，很容易使認不清楚本刊發刊趣旨所在的人，視本刊不過是幾個人的同人雜誌。第二，也很容易基於對編輯委員幾個人所存的私見，而來對本刊妄加判斷。

以上兩種情形，無論是視目為同人也好，或是因人論事也好，對於本刊的生成發展都是會加以無形的阻障的。所以，才徹底取消了這個意見，本刊的編輯完全由本刊編輯部負責，本刊的稿件完全有待於廣汎的寫作層。

寫作的朋友，希望交出你們的作品來。關心的讀者，也希望不吝付出你們的珍貴的意見。

本刊的封皮，是蒼鳳先生百忙中偷閑給繪製出來的，我們在此謹致以甚深的謝意。

冀記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西曆一九四六年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新國民日記

三十三開版
總計五百餘頁

這裏有正確的曆表 這裏有豐富的附錄

裝幀豪華
印刷精美
內容嚴整
定價低廉

諸位：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的新年即將來臨了。這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第一個和平的新年，這是中國抗戰八年以來的第一個戰捷的新年，我們做中國國民的當然要在這新年的開始——新我們的決意，向建設中國的途上猛進。爲了幫助諸位能收到時時反省刻刻奮勉的功效，特在新年的開始，貢獻給諸位一件珍貴的禮物。就是「新國民日記」。這裏有新生活實踐的南針，有新行政區劃的圖表，有新國民必需一讀的常識，有新國民必須躬身履行的每日格言，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是中國國民必須要人手一冊的，座右必備，旅行必携的珍貴日記！

新世紀叢書之一

勿忘珍珠灣

普雷·克拉克著

韓護譯

原著者是一位美國大學教授，他以偶然旅行夏威夷的機會，碰見四年前——十二月八日，日本用飛行機部隊襲擊美國遠東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灣軍港。他把當時目擊的情形，記錄起來，事後在紐約出版。日本對於偷襲珍珠灣，認爲戰果極大，努力作虛偽的宣傳，實際決不是那樣了不得，本書所記述的事實可以證明。

新世紀叢書之二

亞細亞的烽火

佛哥爾·欣歐著

韓護譯

自七七以後，中國全國怎樣地抗戰呢？用什麼樣戰略呢？抗戰的後線又怎樣呢？本書便是徹底地直政，經，軍三方面去作徹底的說明。原著者是美國一位遠東特派員，精通東亞一切。他以親自視察與體驗所得到的材料，用收流利大膽地文字記述下來了。可以說是中國自抗戰以來第一部最忠實地記錄。

新世紀叢書之三

東北痛史

齊玉峰著

自九一八以來，迄於東北光復，十四年間日本侵略東北的實相，以及全東北民衆所受的種種痛苦，本書描寫無遺。全書約二十二萬字，文筆簡潔通俗，爲作者最近的精神作品，讀了這本書，對於東北淪陷十四年的歷史與民衆的苦難生活，一定會令人引起更深刻的警惕。

死魂靈 近刊

果戈里的「死魂靈」可以說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以他的有力的筆，劃破了大時代下傀儡的群像。唯其是含有大量的憐憫，才愈顯得真摯，又唯其是沒有一點寬容，才愈刻畫無遺，當我們從長期的抗戰中又爭取到勝利光復之日，我們一讀這冊書尤會給我們以無限覺省。特別是在本書的當中插入了有名的阿庚給的死魂靈插圖百幅，印刷精美，是愛好文學的人們必讀的良書。

西廂記

三十二開本三六〇頁
定價 每册十圓

這是一部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中國文學名作。近年來由於搬上影壇，搬上劇場，更使人為之神往。可是，西廂記的原本到底是怎么寫記着的呢？這祇有看一看本書便知道了。而且，又附有金聖嘆的妙筆，會真記的全文，實在可以說是相得益彰了。

愛讀新書

屠格涅夫散文詩 近刊

屠格涅夫是蘇聯文壇巨匠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羅亭」「前夜」「貴族之家」「煙」「處女地」等早已有了中文的譯本，廣泛的為一般愛好文學的人們嗜讀着。可是，他的寫作生活中最真實而又最為他所珍愛的散文詩，始終還沒有被托盤地介紹到中國來。現在由章長明和張惠芝兩位

合力全譯出來，包括「散文詩和「散文詩拾遺」兩部份彙成一冊，譯筆流暢而又忠實，並附有解說和註釋。

獵人手記

三十二開本二一〇頁
定價 每册七圓

拜瀾夫是居於東北的唯一蘇聯作家。他的作品曾被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而普遍的被愛讀着，這事實是他在與安嶺一帶這北極境狩獵時的身邊隨記，所述翔實，文字雋永。是欣賞文學中的最高峯，是東北文學界的一株珍貴收穫。

新書

安慰你光復後一顆興奮的心

預告

指導着大國民胸襟更深的教養

爐火

韋長明 著

B 列六·定價六圓

這裡是幾個精細纖巧的短篇小說，在光復後，本書出版是有着更深的意義，他用優美而流暢的筆，寫出自己體驗的生活，令人無限感動！

歸來

遼鷗 著

B 列六·定價八圓

遼鷗是一位熱烈追求最善生活的人，可惜他的青年的一段過程，完全陷在偽滿統制之中，所以他有志不能發展，有懷不能舒伸，讀過歸來，定會不吝而賜以最高的評價。

國民小字典

A 列六·二五〇頁

定價 五圓

這冊字典是為中小學生字備的字典，正確詳實，檢索方便。而且版型精小，攜帶便利，有此一冊，是供通常閱覽卷之用。可以說是啓蒙工作的一支生力軍。

國民大字典

B 列六·六四〇頁

定價 十五圓

東北受日本蹂躪，最甚的是文化，焚書傾儒的事，時有所聞，本字典是用的國音符號，當時禁止出版現在覺得東北民衆，是極需要有這樣一部字典的，所以聘專人加以整理，期其毫無遺憾，供獻給東北同胞，不久出書，歡迎訂購。

長春市二馬路

國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圖書雜誌 · 出版 · 歡迎函購 · 獎勵 · 插銷

投稿規則

- 一、本刊絕對公開，歡迎讀者投稿。
- 二、來稿須用稿紙楷書寫，並須加用標點符號於格內。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欲刪改者須附有聲明。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須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五、稿酬千字二十圓至四十圓，刊出後立即奉酬。
- 六、登載稿件之著作權，歸作者所有。但集結單行本時本刊有優先權。
- 七、來稿凡附足郵資者，於不登載時立即退還。
- 八、稿末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但發表時之署名聽便。
- 九、來稿請寄至：長春市北大街一三號國民圖書公司內本刊編輯部。

備考	普通			特別		
	四分之一	半面	全面	四分之一	半面	全面
一、文化事業廣告五折二、彩色加倍	每期二百圓	每期四百圓	每期六百圓	每期三百圓	每期六百圓	每期一千圓
	全年一千圓	全年二千圓	全年三千圓	全年二千圓	全年三千圓	全年六千圓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東北文學

定價八圓

創刊號 第一卷 第一期

編輯者 東北文學編輯部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者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印刷者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處 國民圖書公司

備考	每月一册一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全年	半年	零售
一、定閱半年或全年時須直接向本圖書公司辦理 二、定閱半年或全年者於出特大號時不另加價	玖十六圓	四十八圓	八圓
	不加郵費	不加郵費	郵費另加



司公書圖民國